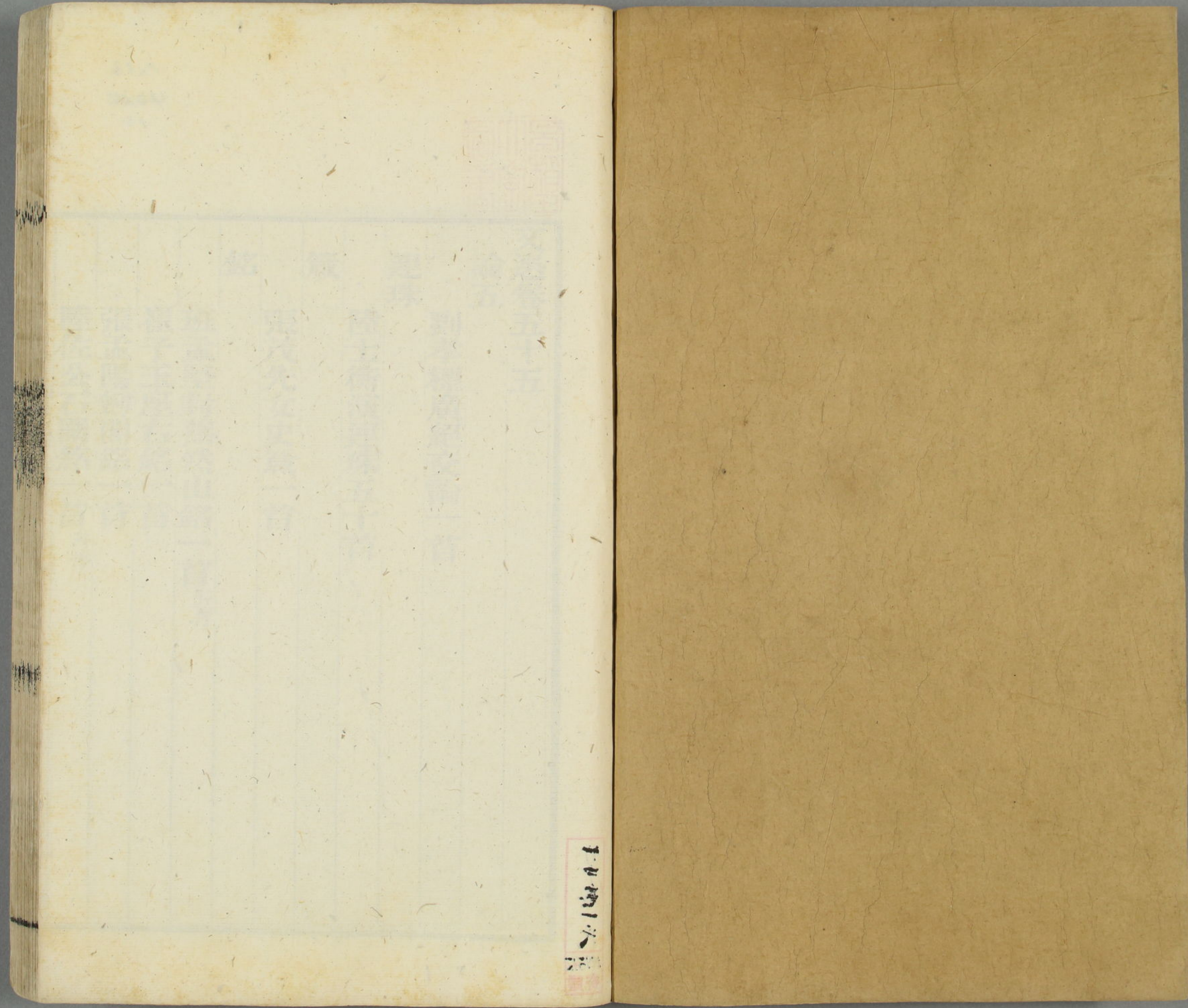




~ 16
4034
10





1
1
1
1
1

八16
4034
10



文選卷五十五

論五

劉孝標廣絕交論一首

連珠

陸士衡演連珠五十首

箴

張茂先女史箴一首

銘

班孟堅封燕然山銘一首 并序

崔子玉座右銘一首

張孟陽劔閣銘一首

陸佐公石闕銘一首 并序

及行同毛紙

< 96-111 >

竹中卷一氏

199512
寄贈

新刻漏銘一首 并序

誄上

曹子建王仲宣誄一首 并序

潘安仁揚荊州誄一首 并序

楊仲武誄一首 并序

論下

廣絕交論 劉璠梁典曰劉峻見任昉諸子西華兄弟等流離不能自振生平舊交莫有收恤西華冬月著葛巾披練裙路逢峻峻泣然矜之乃廣朱公叔

絕交論到溉見其論抵几於地終身恨之

劉孝標

客問主人曰朱公叔絕交論為是乎為非乎 此假言也為是非疑而問之也范曄後漢書曰朱穆字公叔

曰夫草蟲鳴則阜螽躍雕虎嘯而清風起 欲明交道不可絕故陳四事以喻之毛詩曰嘒嘒草蟲躍躍阜螽

云蒸嚶鳴相召星流電激 元氣相感霧涌雲蒸以相應鳥鳴相召星流電激以相從言感應之速也周易曰天地絪縕萬物化醇淮南子曰山

云蒸而柱礎潤毛詩曰伐木丁丁鳥鳴嚶嚶鄭玄云其鳴之志似於友 道然曹植辨問曰游說之士星流電耀答賓戲曰游說之徒風颺電激是以王陽登則貢

公喜罕生逝而國子悲 此明良朋也良朋之道情同休戚故貢禹喜王陽之登朝子產

公彈冠言其趣舍同也罕生子皮國子子產也左氏傳曰 且心同琴瑟言鬱郁於蘭

且心同琴瑟言鬱郁於蘭 宣誄曰好合琴瑟鬱郁香也上林賦曰芳香溫鬱酷烈淑郁楚辭曰蘭茝幽而獨芳周易曰同心

道叶膠漆志婉變於墳篋 順之甚也毛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曹子建王仲

宣誄曰好合琴瑟鬱郁香也上林賦曰芳香溫鬱酷烈淑郁楚辭曰蘭茝幽而獨芳周易曰同心

之言其真如蘭范曄後漢書曰陳重字景公雷義字仲預重少與義友鄉里為之言曰膠漆自謂

堅不如雷與陳班固漢書贊曰 聖賢以此鏤金版而鐫盤盂書玉牒而刻鍾

鼎 聖賢以良朋之道故著簡策而傳之太公金匱曰屈一人之下申萬人之上若乃匠人輟

成風之妙巧伯子息流波之雅引 此言良朋之難遇也莊子曰莊子送葬過惠子

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斲之盡堊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容宋元君聞之召匠石曰嘗試為寡人

為之匠石曰臣則嘗能斲之雖然臣質死久矣自夫子之死也吾無以為質矣吾無與言也伯牙

及雅引已 范曄後漢書曰范式字巨卿少與

見上文 張劭為友劭字元伯元伯卒式忽

范張款款於下泉尹班陶陶於永夕

張劭為友劭字元伯元伯卒式忽

范曄後漢書曰范式字巨卿少與

張劭為友劭字元伯元伯卒式忽

范曄後漢書曰范式字巨卿少與

夢見元伯呼曰巨卿吾以某日死當以某時葬永歸黃泉子未我忘豈能相及式恍然覺悟便服朋友之服數其葬日馳往赴之既至墳將窆而極不進其母撫之曰元伯豈有望邪遂停柩移時乃見素車白馬號哭而來其母望之必范巨卿既至叩喪言曰行矣元伯死生各異承從此辭式執引柩乃前式遂留冢次修墳種樹然後乃去司馬遷書曰試欲効其款款之愚王仲宣七哀詩曰悟彼下泉人東觀漢記曰尹敏與班彪相厚每相與談常晏莫不食晝即至駱驛縱橫煙冥夜徹巨彪曰相與久語為俗人所怪然鍾子期死伯牙破琴曷為陶陶哉

霏雨散巧曆所不知心計莫能測駱驛縱橫不絕也煙霏雨散眾多也魯靈光殿賦曰縱橫駱驛各有所趣陸機列倦賦曰騰煙霧之霏霏劇秦美新曰霧集雨散莊子曰巧曆不能得而况凡乎漢書曰桑弘羊雒陽賈人子以心計年十三侍中**而朱益州汨葬敘粵謨訓**

捶直切絕交游比黔首以鷹鷂人靈於豺虎蒙有猜焉請辨其

惑言朋友之義備在典謨公叔亂常道而絕之故以為疑也尚書曰舜倫攸敘又曰聖有謨訓家語孔子曰祁奚對平公云羊舌大夫信而好直其切也王肅曰言其切直也爾雅曰丁丁嬰嬰者相切直也列子曰公孫穆屏親昵絕交游司馬遷書曰交游莫救視鷹鷂豺虎貪殘而無親也黔首已見過秦論左氏傳太史克曰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爾雅曰媿妃也尚書曰惟人萬物之靈杜夷幽求子曰不仁之人心懷豺**主人听**魚**然而笑曰客所謂撫**

絃徽音未達燥溼變響張羅沮澤不覩鴻雁雲飛言朋友之道隨時盛衰醇則志叶斷金醜則昌

言交絕今以絕交為惑是未達隨時之義猶無絃者未知變響張羅者不覩雲飛謬之甚也上林賦曰是公听然而笑鄭玄禮記注曰撫以手按之也許慎淮南子注曰鼓琴循絃謂之徽也韓詩外傳曰趙遣使於楚臨去趙王謂之曰必如吾言辭時趙王方鼓琴使者因跪曰大王鼓琴未

有如今日之悲也請記其處後將法焉王曰不可天時有燥溼絃有緩急徽柱推移不可記也使

者曰臣愚請借此以譬之何者楚之去趙二千餘里變改萬端亦猶絃不可記也難蜀父老蓋曰鷦鷯已翔乎寥廓之宇而羅者猶視乎數澤悲夫沮澤已見蜀都賦吳都賦曰雲飛水宿蓋

聖人握金鏡闡風烈龍驤夔屈從道汗隆言聖人懷明道而闡風化如龍夔錄法曰有人卯金刀握天鏡雜書曰秦失金鏡鄭玄曰金鏡喻明道也春秋考異郵曰後雖殊世風烈猶合於持方宋均曰持方受命者名也班固漢書韓彭述曰雲起龍驤化為侯王夔屈已見潘正叔贈王元況詩禮記子思曰道隆則從而隆道汗則從而汗鄭玄曰汗猶殺也**日月聯璧贊疊疊之弘致雲飛電薄**

顯棣華之微旨若五音之變化濟九成之妙曲此朱生得玄珠於

赤水謨神睿而為言日月聯璧謂太平也雲飛電薄謂衰亂也王者設教從道汗隆太

之義理非一塗也若五音之變化乃濟九成之妙曲今朱公叔絕交是得矯時之義此猶得玄珠於赤水謨神睿而為言謂窮妙理之極也易坤靈圖曰至德之萌日月若聯璧周易曰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善於著龜王弼曰亹亹微妙之意也鄭玄周禮注曰致至也漢書高祖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淮南子曰陰陽相薄為雷激而為電論語曰棠棣之華偏其反而何晏曰逸詩也棠棣之華反而後合賦此詩以言權反而後至於大順也長笛賦曰五音代轉尚書曰蕭韶九成鳳皇來儀莊子曰黃帝遊於赤水之北遺其玄珠乃使象罔求而得之司馬彪曰赤水而假名玄珠喻道也孔安國**至夫組織仁義琢磨道德驩其愉樂恤其陵夷**

尚書傳曰謨謀也睿聖也

此言良友每事相成道德資以琢磨仁義因之組織居憂其戚處樂同驩仲長統昌言曰道德仁義天性也織之以成其物練之以成其禮禮記曰如切如磋道學也如琢如磨自修也白虎通曰朋友之交樂則思之患則**寄通靈臺之下遺迹江湖之上風雨急而不輟其**

死之陵夷已見五等論

寄通靈臺之下遺迹江湖之上風雨急而不輟其

死之陵夷已見五等論

死之陵夷已見五等論

死之陵夷已見五等論

死之陵夷已見五等論

死之陵夷已見五等論

死之陵夷已見五等論

死之陵夷已見五等論

死之陵夷已見五等論

死之陵夷已見五等論

死之陵夷已見五等論

死之陵夷已見五等論

死之陵夷已見五等論

音霜雪零而不渝其色斯賢達之素交歷萬古而一遇良朋款誠終始若一故寄通神

於心府之下遺迹相忘於江湖之上也莊子曰萬惡不可內於靈臺司馬彪曰心為神靈之臺也

李陵書曰人之相知貴相知心莊子曰魚相忘於江湖人相忘於道術郭象曰各自足故相忘也

今引江湖唯取相忘之義也不較其音已見辨命論莊子曰天寒既至逮叔世民訛狙詐

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素雅素也萬古一遇難逢之甚也

聽起谿谷不能踰其險鬼神無以究其變競毛羽之輕趨錐刀之末上明良朋此明損友也左氏傳叔向曰三辟之興皆叔世也毛詩曰民之訛言鄭玄曰訛偽也

末漢書曰狙詐之兵音義曰狙伺人之閒隙也答賓戲曰游說之徒風馳電激並起而救之莊子

孔子曰凡人之心險於山川難於知天董仲舒士不遇賦曰生不丁三代之盛隆兮丁三季之末

俗鬼神不能正人事之變反聖賢亦不能開愚夫之遠惑葛巢集曰龔以毛羽之身戴丘山之施

左氏傳叔向曰錐於是素交盡利交興天下蚩蚩鳥驚雷駭毛詩曰岷之蚩蚩

刀之末將盡爭之於是有五術焉廣雅曰較明也韓詩曰報

有五術焉廣雅曰較明也韓詩曰報若其寵鈞董石權壓梁寶董寶石顯已見

也范曄後漢書曰梁冀字伯卓為大將軍專雕刻百工鑪捶朱萬物吐漱興雲雨

呼噏下霜露九域聳其風塵四海疊其燠灼雕刻鑪捶喻造物也覆載天地

工惟時莊子曰黃帝之忌其習皆在鑪捶之間鑪火所居也李頴莊子音義曰捶排口鐵

以灼火也范曄後漢書曰舉動迴山海呼吸變霜露九域已見潘元茂九錫文爾雅曰營懼也夏

侯混東方朔畫贊曰彷彿風塵用垂頰聲毛萇詩傳曰疊靡不望影星奔藉響川驚

雞人始唱鶴蓋成陰高門日開流水接軫蔡伯喈郭林宗碑曰于時紳佩之

者猶百川之歸巨海鱗介之宗龜龍也周禮曰雞人凡國事為期則告之時鄭玄曰象雞知時也

劉禎魯都賦曰蓋如飛鶴馬似游魚高門已見辨命論范曄後漢書明德皇后曰前過濯龍門上

見外家問起居者車如流水馬如龍也皆願摩頂至踵嚙膽抽腸約同要離焚妻子誓殉荆

卿湛沈七族是日勢交其流一也孟子曰墨子兼愛摩頂放踵趙岐曰放至也鄒陽上

鄒陽上書曰荆軻湛七族要離焚妻子豈足為大王道哉富埒陶白貫巨程羅山擅銅陵家藏金穴出平

原而聯騎居里閤而鳴鍾陶朱公已見過秦論程鄭已見蜀都賦漢書曰白圭周人

鉅萬又曰鄧通蜀郡人也文帝賜通蜀嚴道銅山得鑄錢鄧氏錢布天下揚雄蜀都賦曰西有鹽

泉鐵冶橋林銅陵范曄後漢書曰光武帝郭皇后弟況為大鴻臚數賞賜金錢京師號況家為金

穴連騎鳴鍾已見西京賦則有窮巷之貧繩樞之士莫宵燭之末光邀潤

屋之微澤魚貫鳧躍應劭漢書注曰里門曰閤則有窮巷之貧繩樞之士莫宵燭之末光邀潤

日限云家貧負郭窮巷以席為門過秦論曰陳涉賈躡繩樞之子戰國策曰甘茂去秦且之齊出

關過蘇子曰君聞夫江上之處女乎夫江上之處女有家貧而無燭者處女相與語欲去之家貧

無燭者將去矣謂處女曰妾以無燭之故常先掃室布席何愛餘明之照四壁者處女以為然聞

之今臣棄逐於秦出關願為足下掃室布席幸無我逐也賈逵國語注曰邀求也禮記曰富潤

屋德潤身貫魚已見鮑昭出自薊北門行潘岳哀辭曰望歸管見覺藻踴躍張衡羽獵賦曰輕車
殿香西京賦曰鳥集鱗萃魯連子曰君雁鷺有餘粟韓詩外傳田饒謂魯哀公曰黃鵠止君園池
啄君稻梁說文曰暈玉爵也史記淳于
髡曰親有嚴客持酒於前時賜餘瀝
銜恩遇進款誠援青松以示心指白水

而旌信是日賄交其流二也陸士龍為顧彥先贈婦詩曰銜恩非望始遇謂以恩相
接也秦嘉婦詩曰何用敘我心惟思致款誠禮記曰其

在人如松柏之有心周松執友論曰推誠歲寒功標
松竹左氏傳晉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
陸大夫宴喜西都郭有道入

倫東國公卿貴其籍甚縉紳羨其登僊漢書曰高祖拜陸賈為大中大夫陳平
以錢五百萬遺賈為食飲賈貴以此遊

公卿間名聲籍甚音義曰狼籍甚盛也西征賦曰陸賈之優游宴喜范曄後漢書曰郭泰字林宗
博通墳籍善談論游洛陽後歸鄉諸儒送之與李膺同舟而濟眾賓望之為神仙舉有道不應林

宗雖善論人不為危
加以頌羌頌蹙頞涕唾流沫騁黃馬之劇談縱碧雞

之雄辯解嘲曰蔡澤頽頽折頰涕唾流沫西指強秦之相而奪其位時也莊子曰惠施其言黃
馬騁牛三辯者以此與惠施相應終身無窮司馬彪曰牛馬以二為三兼與別也曰馬

掌馮衍與鄧禹書曰衍以為寫神翰意則聊城之說碧雞之辯不足難也王褒碧雞頽頽曰持節使
者敬移金精神馬劉劉碧雞歸來歸來漢德無疆黃龍見

今白虎仁歸來歸來可以為倫歸來翔何事南荒也
敘溫郁則寒谷成暄論嚴

苦則春叢零葉飛沈出其顧指榮辱定其二言毛萇詩傳曰煥煥也郁與煥
古字通也寒谷已見顏延年

秋胡詩王逸楚辭注曰嚴壯也風霜壯謂之嚴說文曰苦猶急也張升反論語曰噓枯則冬榮咆
生則夏落荀爽與李膺書曰任其飛沈與時抑揚莊子曰手撓顧指四方之民莫不俱至周易曰

極機之發
榮辱之主於是有弱冠王孫綺紉公子道不挂於通人聲未適於雲

閣攀其鱗翼巧其餘論附駟子驥之旌端軼歸鴻於碣石是日談交

其流三也弱冠已見辨區論漢書漂母謂韓信曰吾哀王孫而進食又曰班伯與王許子弟
為羣在於綺襦紉袴之閒論衡曰夫能該一經者為儒生博覽古今者為通人應

勅漢書注曰適好也應瑒釋賓曰子猶不能騰雲閣攀天衢揚子法言曰攀龍鱗附鳳翼子虛賦
曰願聞先生之餘論說文曰駟壯馬也張敞集曰蒼蠅之飛不過十步託驥之旌乃騰千里之路

何休公羊傳注曰軼過也淮南子曰
陽舒陰慘生民大情憂合驩離品物恒性

馮遲大丙之御也過歸鴻於碣石也
故魚以泉涸而

西京賦曰人在陽時則舒在陰時則慘莊子曰藏天下於天下而不得所遷
是恒物之大情也相煦以沫憂合也相念江湖驩離也周易曰品物咸亨

煦沫鳥因將死而鳴哀莊子曰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煦以溼相
濡以沫論語曾子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同病相憐綴

河上之悲曲恐懼實懷昭谷風之盛典吳越春秋曰伯嚭來奔於吳子胥請以
為大夫吳大夫被離承宴問子胥曰何

見而信伯嚭乎子胥曰吾之怨與諸同子聞河上之歌者乎同病相憐同憂相救驚翔之鳥相
隨而集瀨下之水回復俱留誰不愛其所近悲其所鄉者乎詩谷風曰將恐將懼憂子子懷

斯則斷金由於湫隘刎頸起於苦益周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左氏傳曰景公欲
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湫隘糞塵漢書曰張耳

陳餘相與為刎頸之交左氏傳范宣
子數戎子駒支曰乃祖吾離被苦益

是以伍員濯漑於宰詒浦張王撫翼於陳

相是日窮交其流四也言宰詒由伍員濯漑而榮顯詒既貴而譜員陳餘因張耳撫翼
而奮飛餘既尊而襲耳故曰窮交也毛詩曰可以濯漑說文曰

而奮飛餘既尊而襲耳故曰窮交也毛詩曰可以濯漑說文曰

而奮飛餘既尊而襲耳故曰窮交也毛詩曰可以濯漑說文曰

而奮飛餘既尊而襲耳故曰窮交也毛詩曰可以濯漑說文曰

而奮飛餘既尊而襲耳故曰窮交也毛詩曰可以濯漑說文曰

濯浣也毛萇詩曰澣濯也在於貧賤類乎泥滓縻之好爵同於濯浣史記曰伍子胥者楚人名員楚王誅員父奢子胥往吳闔廬既立得志以子胥為行人楚又誅大臣伯州犁州犁之孫匹奔吳亦以語為大夫吳越春秋曰帛否來奔於吳王闔廬問伍子胥帛否何如人也伍子胥對帛否者楚州犁孫楚平王誅州犁否因懼出奔聞臣在吳而來吳王因子胥請帛否以為大夫與之謀於國事史記曰闔廬死夫差既立以伯嚭為太宰吳敗越於會稽大夫種厚幣遺吳太宰請和將許之子胥諫不聽太宰既與子胥有隙因讒子胥王乃使賜子胥屬鏹之劍乃自剄左氏傳曰哀公會吳橐皋吳子使太宰嚭請盟然本或作伯喜或作帛否或作太宰嚭字馳騫之俗澣薄雖不同其一人也班固漢書述曰張陳之交好如父子攜手逐秦撫翼俱起馳騫之俗澣薄

之倫無不操權衡秉纖績衡所以揣其輕重績所以屬其鼻息若
衡不能舉績不能飛雖顏冉龍翰鳳雛曾史蘭薰雪白
阮子政論曰交遊之黨為馳騫之所廢淮南子曰澣天下之清許慎曰澣薄也漢書曰衡平也權重也衡所以任權而鈞物平輕重也鄭眾考工注曰梅鍾曰權鄭玄尚書注曰稱上曰衡尚書曰厥篚織績說文曰揣量也儀禮曰屬績以候氣運命論曰顏冉大賢魏志崔瑗曰邴原張範所謂龍翰鳳雛習鑿齒襄陽記曰舊目諸葛孔明為臥龍龐士元為鳳雛曾參史史魚也莊子曰削曾史之行紺楊墨之口魏都賦曰信陵之名蘭芬也葛翼薦郝

舒向金玉淵海卿雲黼黻河漢
言舒向之辭同於彥文曰雪白冰折傲然曜世也世之金玉又曰劉子駿漢朝之智囊筆墨之淵海言卿雲之文類於河漢也論衡曰繡之未刺錦之未織恒絲庸帛何以異哉加五采之巧施針黹之飾文章炫耀黼黻華蟲學士有文章猶絲帛之有五采之巧也又曰漢諸儒作書者以

視若游塵遇同土梗莫肯費其半菽罕
司馬長卿揚子雲河漢也其餘涇渭也

有落其一毛
游塵土梗喻輕賤也左太冲詠史詩曰視之若埃塵稽含司馬諫曰命危朝露身輕游塵莊子魏文侯曰吾所學者真土梗耳司馬彪曰梗土之榛梗也漢書

隱驩兜之掩義南荆之跋扈東陵之巨猾
驩兜已見任彥升彈曹景宗文侯楊子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若衡重鎔銖績微影撇雖共工之蒐氏傅季孫行父曰少吳氏有子靖濬庸回伏讒鬼隱杜預曰謂其工也蒐隱惡也左氏傅季孫行父曰帝鴻氏有子掩義隱賊奸行凶德杜預曰謂驩兜也南荆謂楚也演連珠曰南荆有寡和之歌韓子莊周子謂楚莊王曰莊駒為盜於境內吏不能禁西京賦曰雖肝跋扈東陵盜跖也已見任昉王儉集序東京賦曰巨猾開竇驕其略切皆為匍匐逶迤

折枝舐痔金膏翠羽將其意脂韋便辟
婢導其誠說文曰逶迤邪行去也前踞而後恭嫂逶迤蒲服而謝曰見季子位高金多也孟子曰為長者折枝語人曰吾不能是為也非不能也趙岐曰折枝按摩折手節解罷枝也莊子謂宋人曹商曰秦王有病召醫破癰潰瘻者得車一乘舐痔者得車五乘子豈療其痔邪金膏已見江賦漢書曰絲王閻侯亦遣江都王建屏甲翠羽毛詩序曰又實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鄭玄曰將助也楚辭曰如脂如韋王逸曰柔弱曲也論語孔子曰損者三友友便辟損矣

故輪蓋所游必非夷惠之室苞苴所入實行張霍
禮記曰苞苴簞筭問人者鄭也答賓戲曰銳思毫芒之內凡斯五交義同賈

嚮故桓譚譬之於闔閭林
譚拾子曰富貴則就之貧賤則去之請以市喻市朝則滿夕則虛非朝愛市而夕憎之也求存故往亡故去願君勿怨然此以市喻交疑拾誤為桓遂居譚上耳莊子林回曰君子之交淡若水小

人之交甘如醴司馬彪曰林同人姓名也夫寒暑遞進盛衰相襲或前榮而後悴或始富而終

貧或初存而末亾或古約而今泰循環翻覆迅若波瀾周易曰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盛衰已見琴賦說文曰襲因也說苑雍門周對孟嘗君曰臣之能令悲者先貴而後賤故富而

今貧筮賦曰有始泰終約前榮後悴尙書大傳曰三王之統若循環周則復始窮則反本陸機

樂府詩曰休咎相乘躡翻覆若波瀾此則殉利之情未嘗異變化之道不得一由是觀之張

陳所以凶終蕭朱所以隙末斷焉可知矣言貪利情同譎詐殊道也范曄後漢書王丹曰交道之難未易言也張陳

凶其終蕭朱隙其未故知全之者鮮矣漢書蕭育字次君朱博字子元育少與博爲友而翟公

故長安語曰蕭朱結綬王貢彈冠言相薦達也後育爲九卿博先至丞相與博有隙也漢書曰下邳翟

方規規然勒門以箴客何所見之晚乎莊子曰規規然自失也漢書曰下邳翟公爲廷尉賓客至者填門及廢門外可

設爵羅後復爲廷尉賓客欲往翟公大署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穀梁傳曰至城下然後知何知之晚也

因此五交是生二釁杜預左氏傳注敗德殄義禽獸相若一釁也尙書曰侮慢自賢反道敗德史記衛平曰天有五色以辨白黑

與禽獸相若也難固易攜讐訟所聚二釁也杜預左氏傳注名陷饕餮貞介所羞三釁也饕餮已見上漢書贊曰

古人知三釁之爲梗懼五交之速尤毛長故王丹威子以檟楚朱穆昌言而示絕有旨哉有旨哉有梁

淳風已喪俗多馳競人尙浮華故敘叔世之交情刺當時之輕薄朱生示絕良會其宜重言之者

歎美之至范曄後漢書曰王丹字仲回其子有同門生喪親家在中山白丹欲奔慰丹怒而撻之

令寄縑以祠焉禮記曰夏楚二物收其威也鄭玄曰夏栝也楚荆也夏與縑古今字

也昌言已見上元長策秀才文孫綽子曰莊多寄言渾沌得宗象罔得珠旨哉言乎近世有

樂安任昉海內髦傑早縮銀黃夙昭民譽漢書上以書敕貢楊僕曰懷銀黃

卽位六官之長皆民譽也道文麗藻方駕曹王英詩俊邁聯橫許郭類田文之愛客

同鄭莊之好賢孫綽集序曰綽文藻麗方駕已見西京賦曹王子建仲宣也魏志曰崔

論曰武將連衡范曄後漢書曰許劭少峻名節好人倫多所賞識故天下言拔士者咸稱許郭史

記曰孟嘗君名文姓田氏在薛招致諸侯賓客食客數千人漢書曰鄭當時字莊爲大司農每朝

候上問說未嘗不言天下長者見一善則盱衡扼腕遇一才則揚眉抵掌雌

黃出其脣吻朱紫由其月旦孟子曰舜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

愀然揚眉戰國策曰蘇秦說趙王抵掌而言孫盛晉陽秋曰王衍字夷甫能言於意有不妥者輒

更易之時號口中雌黃東觀漢記曰汝南太守宗資等任用善士朱紫區別范曄後漢書曰許子

將與從兄靖俱有高能其嚴論鄉黨人於是冠蓋輻湊衣裳雲合輜駟擊鞞爲

坐客恒滿蹈其闥闕若升闕里之堂入其奧隅謂登龍門之阪西都

冠蓋如雲漢書曰郡國輻湊浮食者多解嘲曰天下之士雷動雲合范曄後漢書曰袁紹賓客所

歸輜駟比穀填接街陌說文曰駟車前衣車後爲輜史記蘇秦曰臨菑之塗車轂相擊說文曰輜

駟車前衣車後爲輜史記蘇秦曰臨菑之塗車轂相擊說文曰輜

駟車前衣車後爲輜史記蘇秦曰臨菑之塗車轂相擊說文曰輜

駟車前衣車後爲輜史記蘇秦曰臨菑之塗車轂相擊說文曰輜

駟車前衣車後爲輜史記蘇秦曰臨菑之塗車轂相擊說文曰輜

車軸端范曄後漢書孔融曰座上客恒滿鄭玄禮記注曰闔閭皆門限也闔里孔子所居也升堂

至於顧盼增其倍價翦拂使其長鳴影組雲臺者摩肩趨走丹墀

者疊跡戰國策蘇代說淳于髡曰客有謂伯樂曰臣有駿馬欲賣之比三旦而立于市人莫與

者疊跡言願子還而視之去而顧之臣請獻一朝之費伯樂乃旋視之去而顧之一旦而馬價

義同也長鳴已見劉琨答盧諶詩雲臺已見命論史記蘇秦說齊王曰臨

義同也長鳴已見劉琨答盧諶詩雲臺已見命論史記蘇秦說齊王曰臨

義同也長鳴已見劉琨答盧諶詩雲臺已見命論史記蘇秦說齊王曰臨

義同也長鳴已見劉琨答盧諶詩雲臺已見命論史記蘇秦說齊王曰臨

義同也長鳴已見劉琨答盧諶詩雲臺已見命論史記蘇秦說齊王曰臨

義同也長鳴已見劉琨答盧諶詩雲臺已見命論史記蘇秦說齊王曰臨

義同也長鳴已見劉琨答盧諶詩雲臺已見命論史記蘇秦說齊王曰臨

義同也長鳴已見劉琨答盧諶詩雲臺已見命論史記蘇秦說齊王曰臨

義同也長鳴已見劉琨答盧諶詩雲臺已見命論史記蘇秦說齊王曰臨

義同也長鳴已見劉琨答盧諶詩雲臺已見命論史記蘇秦說齊王曰臨

義同也長鳴已見劉琨答盧諶詩雲臺已見命論史記蘇秦說齊王曰臨

義同也長鳴已見劉琨答盧諶詩雲臺已見命論史記蘇秦說齊王曰臨

義同也長鳴已見劉琨答盧諶詩雲臺已見命論史記蘇秦說齊王曰臨

義同也長鳴已見劉琨答盧諶詩雲臺已見命論史記蘇秦說齊王曰臨

義同也長鳴已見劉琨答盧諶詩雲臺已見命論史記蘇秦說齊王曰臨

義同也長鳴已見劉琨答盧諶詩雲臺已見命論史記蘇秦說齊王曰臨

義同也長鳴已見劉琨答盧諶詩雲臺已見命論史記蘇秦說齊王曰臨

義同也長鳴已見劉琨答盧諶詩雲臺已見命論史記蘇秦說齊王曰臨

義同也長鳴已見劉琨答盧諶詩雲臺已見命論史記蘇秦說齊王曰臨

義同也長鳴已見劉琨答盧諶詩雲臺已見命論史記蘇秦說齊王曰臨

義同也長鳴已見劉琨答盧諶詩雲臺已見命論史記蘇秦說齊王曰臨

義同也長鳴已見劉琨答盧諶詩雲臺已見命論史記蘇秦說齊王曰臨

義同也長鳴已見劉琨答盧諶詩雲臺已見命論史記蘇秦說齊王曰臨

義同也長鳴已見劉琨答盧諶詩雲臺已見命論史記蘇秦說齊王曰臨

義同也長鳴已見劉琨答盧諶詩雲臺已見命論史記蘇秦說齊王曰臨

義同也長鳴已見劉琨答盧諶詩雲臺已見命論史記蘇秦說齊王曰臨

義同也長鳴已見劉琨答盧諶詩雲臺已見命論史記蘇秦說齊王曰臨

義同也長鳴已見劉琨答盧諶詩雲臺已見命論史記蘇秦說齊王曰臨

義同也長鳴已見劉琨答盧諶詩雲臺已見命論史記蘇秦說齊王曰臨

文選卷五十五

未宿草野絕動輪之賓東粵謂新安防死所也洛浦謂歸葬揚州也莊子曰夫差與目

未宿草野絕動輪之賓東粵謂新安防死所也洛浦謂歸葬揚州也莊子曰夫差與目

未宿草野絕動輪之賓東粵謂新安防死所也洛浦謂歸葬揚州也莊子曰夫差與目

未宿草野絕動輪之賓東粵謂新安防死所也洛浦謂歸葬揚州也莊子曰夫差與目

未宿草野絕動輪之賓東粵謂新安防死所也洛浦謂歸葬揚州也莊子曰夫差與目

未宿草野絕動輪之賓東粵謂新安防死所也洛浦謂歸葬揚州也莊子曰夫差與目

未宿草野絕動輪之賓東粵謂新安防死所也洛浦謂歸葬揚州也莊子曰夫差與目

未宿草野絕動輪之賓東粵謂新安防死所也洛浦謂歸葬揚州也莊子曰夫差與目

未宿草野絕動輪之賓東粵謂新安防死所也洛浦謂歸葬揚州也莊子曰夫差與目

未宿草野絕動輪之賓東粵謂新安防死所也洛浦謂歸葬揚州也莊子曰夫差與目

未宿草野絕動輪之賓東粵謂新安防死所也洛浦謂歸葬揚州也莊子曰夫差與目

未宿草野絕動輪之賓東粵謂新安防死所也洛浦謂歸葬揚州也莊子曰夫差與目

未宿草野絕動輪之賓東粵謂新安防死所也洛浦謂歸葬揚州也莊子曰夫差與目

未宿草野絕動輪之賓東粵謂新安防死所也洛浦謂歸葬揚州也莊子曰夫差與目

未宿草野絕動輪之賓東粵謂新安防死所也洛浦謂歸葬揚州也莊子曰夫差與目

未宿草野絕動輪之賓東粵謂新安防死所也洛浦謂歸葬揚州也莊子曰夫差與目

未宿草野絕動輪之賓東粵謂新安防死所也洛浦謂歸葬揚州也莊子曰夫差與目

未宿草野絕動輪之賓東粵謂新安防死所也洛浦謂歸葬揚州也莊子曰夫差與目

未宿草野絕動輪之賓東粵謂新安防死所也洛浦謂歸葬揚州也莊子曰夫差與目

未宿草野絕動輪之賓東粵謂新安防死所也洛浦謂歸葬揚州也莊子曰夫差與目

未宿草野絕動輪之賓東粵謂新安防死所也洛浦謂歸葬揚州也莊子曰夫差與目

未宿草野絕動輪之賓東粵謂新安防死所也洛浦謂歸葬揚州也莊子曰夫差與目

連珠

傳玄敘連珠曰所謂連珠者興於漢章之世班固賈逵傳殺三子受詔作之其文體辭麗而言約不指說事情必假喻以達其旨而賢者微悟合於古詩諷興之義欲使歷歷如貫珠易看而可悅故謂之連珠

演連珠五十首

陸士衡

劉孝標注

臣聞日薄星迴穹天所以紀物山盈川冲后土所以播氣

天地所以施生日薄於天

星迴於漢穹蒼所以紀陰陽之節在山則實在地則化所以散剛柔之氣也善曰禮記曰季冬之月日窮於次月窮於紀星迴於天數將幾終歲且更始國語太子晉曰山土之聚也川氣之通也天地成而聚於高歸物於下疏為川谷以通其氣也字書曰冲虛也鄭玄考工記注曰播散也五行錯而致用四時違而成歲夫五行俱濟一歲之功也善曰莊子曰四時殊氣天不私故歲成五官殊職君不私故國治也是以百官恪居以赴八音之離明君執契以要克諧之會三才理通越舍不異天地既然人理得不效之哉所以臣敬治其職膺金石之別響君執契居中納鏗鏘之合韻善曰左氏傳閔子騫曰敬恭朝夕恪居官次老子曰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有德司契無德司徵尚書曰八音克諧呂氏春秋曰宮徵商羽角各處其處音皆調均而不可以相違此所以無不受也賢主之立官有似於此百官各處其職治其事以待主主無不安矣

臣聞任重於力才盡則困用廣其器應博則凶是以物勝權而衡

殆形過鏡則照窮

夫鎔銖之衡懸千斤之重徑尺之鏡照尋丈之形用過其力傷其本性故在權則衡危於鏡則照暗也善曰勝或為稱爾雅曰稱舉也一曰稱

亦勝也吳錄子胥曰越未能與我爭稱負也

故明主程才以効業貞臣底力而辭豐

由衡危鏡凶哲人所以為戒故

主則程其才而授官臣則辭其豐而致力此唐虞所以緝熙稷契所以垂美也善曰說文曰程品也廣雅曰効驗也王肅尚書注曰底致也

臣聞髦俊之才世所希之巨園之秀因時則揚是以大人基命不

擢才於后士明主聿興不降佐於昊蒼

此章言賢人雖希而無世不有故因殷非天地特為生賢才在引而用之為貴爾善曰毛萇詩傳曰髦俊也周易曰六五賁于巨園束帛

非天地特為生賢才在引而用之為貴爾善曰毛萇詩傳曰髦俊也周易曰六五賁于巨園束帛

爰喪王肅曰失位無應隱處巨園蓋象衡門之人道德彌明必有束帛之聘

臣聞世之所遺未為非寶主之所珍不必適治是以俊乂之數希

蒙翹車之招金碧之巖必辱鳳舉之使

言未代閭主崇神棄賢故俊乂無翹車之徵金碧有鳳舉之使也善曰毛萇詩

傳曰適之也陳敬仲曰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我友朋漢書曰或言益州有金馬碧雞之神可醮而致於是遣諫議大夫王褒使持節而求之班固功德論曰朱軒之使鳳舉於龍堆之表

臣聞祿放於寵非隆家之舉官私於親非興邦之選是以三卿世

及東國多衰弊之政五侯竝軌西京有陵夷之運

籠謂五侯親謂三卿言三桓專魯而哀公見逐五侯用權而漢氏以匹善曰孔安國論語注曰放依也論語孔子曰政逮大夫四世夫三桓子孫微矣孔安國曰三桓謂仲孫叔孫季孫也東國謂魯也法言曰夷惠無仲尼西山之餓夫東國之黜臣漢書曰成帝悉封舅王譚王商王立王根王逢時為列侯五人同日封故世謂之五侯廣雅曰軌迹也陵夷已見上文春秋命歷敘曰五德之運應錄次相代也

臣聞靈輝朝靚稱物納照時風夕灑程形賦音是以至道之行萬

類取足於世大化既洽百姓無置於心言以至道均被萬物取而咸足清化普洽百姓用而不置猶靈耀觀而品物納

光清風流而百籟含響也善曰淮南子曰猶條風之時灑許慎曰灑猶汎也

臣聞頓網探淵不能招龍振網羅雲不必招鳳是以巢箕之叟不

眄丘園之幣洗渭之民不發傅巖之夢古之隱人結巢以居故曰巢父或言即許由也洗耳一說巢父也記籍不同未能詳孰是又傳說築於傅巖而精通武丁言巢許冥心長往故無發夢之符善曰頓猶整也說文曰振舉也陸云洗渭而劉之意云洗耳據劉之意則以洗渭為洗耳乎呂氏春秋曰昔者堯朝許

天子由以其言不善乃臨河而洗耳李陵詩曰許由不洗耳後世有何徵魏子曰昔者許由之立身也恬然守志存己不甘祿位洗耳不受帝堯之讓謙退之高也益部耆舊傳秦密對王商曰昔堯優許由非不弘也洗其兩耳皇甫謐逸士傳曰巢父者堯時隱人也及堯讓位乎許由也由以告巢父焉巢父責由曰汝何不隱汝光何故見若身揚若名令聞若汝非友也乃擊其膺而下之由悵然不自得乃過清冷之水洗其耳皇甫謐高士傳云巢父聞許由之為堯所讓也以爲汚乃

臨池水而洗耳譙周古史考曰許由堯時人也隱箕山恬泊養性無欲於世堯禮待之終不肯就時人高其無欲遂崇大之曰堯將以天下讓許由由恥聞之乃洗其耳或曰又有巢父與許由同志或曰許由夏常居巢故一號巢父不可知也凡書傳言許由則多言巢父者少矣范曄後漢書嚴子陵謂光武曰昔唐堯著德巢父洗耳士故有志何至相迫乎然書傳之說洗耳參差不同陸既以巢箕為許由洗耳為巢父且復水名不一或亦洗於渭乎

臣聞鑑之積也無厚而照有重淵之深目之察也有畔而眡周天

壤之際何則應事以精不以形造物以神不以器是以萬邦凱樂

非悅鍾鼓之娛天下歸仁非感玉帛之惠鏡質薄而能照目形小而能視以其精明也故聖人以至精感人至神應物為樂不假鍾鼓之音為禮不待玉帛之惠此所感之至也善曰廣雅曰鑑謂之鏡莊子曰千金之珠在九重之淵又曰壺子曰吾示之以天壤司馬彪曰壤地也論語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

臣聞積實雖微必動於物崇虛雖廣不能移心是以都人冶容不

悅西施之影乘馬班如不輟太山之陰美女之影不惑荒淫之人高山之陰不止不進之馬虛實之驗在茲也善曰冶

容已見陸機樂府詩潛夫論曰夫圖西施毛嬙可說於心而不若醜妻陋妾而可御於前也周易曰乘馬班如王肅曰班如榮桓不進也呂氏春秋曰審堂下之陰而知日月之行高誘曰陰晷影之候也

臣聞應物有方居難則易藏器在身所乏者時是以充堂之芳非幽蘭所難繞梁之音實繁絃所思

此章言賢明有才不遇知者所以自古為難芬芳之氣罕有而幽蘭豐其氣才明之術所希而賢人懷其術然則繁曲之絃思繞梁以盡妙不世之姿寡明時以取窮善曰劉云繁曲之絃謂絃被繁曲而不申者也言繁曲之絃思繞梁以盡妙以喻藏器之士候明時以効績鄭玄論語注曰方常也何休公羊傳曰充滿也周易曰君子藏器於身尸子曰繞梁之鳴許史鼓之非不樂也墨子曰為傷義是弗聽也

臣聞智周通塞不為時窮才經夷險不為世屈是以凌鸞之羽不求反風耀夜之目不思倒日

鸞能飛不假風力鳴鵲夜見豈籍還曜此與聖人通塞而不窮夷險而不屈何以異哉善曰莊子曰鵲巢於高榆之顛巢折凌風而起淮南子曰鳴鵲夜撮蚤察毫末晝出瞑目而不見丘山言殊性也高誘曰鳴鵲謂之老鶩鶩音休蚤音爪

臣聞忠臣率志不謀其報貞士發憤期在明賢是以柳莊黜殯非食瓜衍之賞禽息碎首豈要先茅之田

夫黜尸以明諫觸車以進賢並發之於忠誠豈有求而然哉善曰韓詩外傳曰昔衛大夫史魚病且死謂其子曰我數言蘧伯玉之賢而不能進蘧子瑕不肯而不能退死不當居喪正堂殯我於室足矣衛君問其故子以父言聞於君乃召蘧伯玉而貴之蘧子瑕退之徒殯於正堂成禮而後去可謂生以身諫死以尸諫然經籍唯有史魚黜殯非是柳莊豈為書典散亡而或陸氏謬也左氏傳曰晉侯賞桓子狄臣千室亦賞士伯以瓜衍之縣曰吾獲狄士子之功微子吾喪伯氏矣韓詩外傳曰禽息秦人知百里奚之賢薦之於穆公為私而加刑焉公後知百里之賢乃召禽息謝之禽息對曰臣聞忠臣進賢不私顯烈士憂國不喪志奚陷刑臣之罪也乃對

使者以首觸楹而死以上卿之禮葬之論衡曰傳言禽息薦百里奚穆公出當門什頭碎首以達其友應劭漢書注曰穆公出當車以頭擊門而劉云觸車未詳其旨左氏傳曰襄公以再命命先茅之縣賞胥臣曰舉卻缺子之功也杜預曰先茅絕後故取而縣以賞胥臣也

臣聞利眼臨雲不能垂照朗璞蒙垢不能吐輝是以明哲之君時有蔽壅之累俊乂之臣屢抱後時之悲

言讓人在朝君臣否隔明君時有蔽壅喻利眼臨雲而息照俊乂後時而屢歎喻明玉蒙垢而掩輝善曰論衡曰日月猶人有目任子云日月天下眼目而人不知德抱朴子云日月之蝕乃至於盡天何為常故壞其眼目以行禮人乎尸子曰鄭人謂玉未理者為璞

臣聞郁烈之芳出於委灰繁會之音生於絕絃是以貞女要名於沒世烈士赴節於當年

香以燔質而發芳絃以特絕而流響喻貞女沒身而譽立烈士也楚辭曰五音紛其繁會

臣聞良宰謀朝不必借威貞臣衛主修身則足以三晉之強屈於齊堂之俎千乘之勢弱於陽門之哭

晏嬰立威於樽俎子罕慟哭於介夫終使晉人輟謀齊宋不撓良宰貞臣有効於斯者也善曰晏子春秋曰晉平公使范昭觀齊國政景公觴之范昭起曰願得君之樽為壽公命左右酌樽以獻晏子命撤去之范昭不悅而起舞願太師曰為我奏成周之樂太師曰盲臣不習也范昭歸謂平公曰齊未可并吾欲試其君晏子知之吾欲犯其樂太師知之於是輟伐齊師孔子問曰善不出樽俎之間而折衝千里之外晏子之謂也禮記曰晉人之規宋者反報於晉侯

曰陽門之介夫死而子卒哭之哀而人說殆不可伐也孔子聞之曰善哉規國乎史記曰韓哀侯魏武侯趙敬侯共滅晉三分其地故曰三晉陸氏從後通言爾非謂平公之日已有三晉之名也

臣聞赴曲之音洪細入韻蹈節之容俯仰依詠是以言苟適事精麤可施士苟適道修短可命此言取其正事而已豈復係門闕乎婁敬一言漢以遷也善曰高誘呂氏春秋注曰適中適也

臣聞因雲灑潤則芬澤易流乘風載響則音徽自遠是以德教俟物而濟榮名緣時而顯此言物有因而易彰也善曰乘猶因也孔安國尚書傳曰載行也孫卿曰吾嘗順風而呼聲非加疾而聞者彰君子生非異也善假於物也

臣聞覽影偶質不能解獨指迹慕遠無救於遲是以循虛器者非應物之具翫空言者非致治之機此言為事非虛立功須實故三章設而漢隆玄言流而晉滅此其驗也

臣聞鑽燧吐火以續湯谷之晷揮翻生風而繼飛廉之功是以物有微而毗著事有瑣而助洪物有小而益大不可忽也若緹縈獻書而除肉刑此其例也善曰論語宰子曰鑽燧改火楚辭曰後飛廉使奔屬王逸曰飛廉風伯也

臣聞春風朝煦蕭艾蒙其溫秋霜宵墜芝蕙被其涼是故威以齊物為肅德以普濟為弘春秋不以善惡殊其彫榮人君不以賈賤革其賞罰故詩云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也善曰薛君韓詩章句曰煦暖也

臣聞巧盡於器習數則貫道繫於神人匹則滅是以輪匠肆目不之奚仲之妙瞽叟清耳而無伶倫之察此言事在外則易致妙在內則難精奚仲巧見於器故輪工能繼其致也伶倫妙在其神故樂人不傳其術也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肆極也世本曰奚仲作車尸子曰造車者奚仲也伶倫已見上文

臣聞性之所期貴賤同量理之所極卑高一歸是以準月稟水不能加涼晞日引火不必增輝言物雖貴賤殊流高卑異級至其極也殊塗共歸雖方火之輝也善曰周禮曰司烜氏掌以夫遂取明火於日以鑿取明水於月以其祭祀之明盥明燭共明水鄭玄曰夫遂陽燧也鑿鏡屬也取水者世謂之方諸鄭司農曰夫發聲也明盥謂以明滌

臣聞絕節高唱非凡耳所悲肆義芳訊非庸聽所善是以南荆有寡和之歌東野有不釋之辯商鞅言帝王之術而孝公以之睡此其義也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肆陳也宋玉集楚襄王問於宋玉曰先生

有遺行歟宋玉對曰唯然有之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俚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十人既而陽春白雪含商吐角絕節赴曲國中唱而和之者彌寡呂氏春秋曰孔子行於東野馬逸食野人

烜音煨

稼野人留其馬子貢說而請之野人終不聽於是鄙人馬圉乃復往
說曰子耕東海至於西海吾馬何得不食子苗野人大悅解馬還之

臣聞尋煙染芬薰息猶芳德音錄響操終則絕何則垂於世者可

繼止乎身者難結是以玄晏之風恒存動神之化已滅周孔以禮樂訓世故其迹可尋

臣聞託闇藏形不為巧密倚智隱情不足自匿是以重光發藻尋

虛捕景大人貞觀探心昭忒日月發輝既尋虛而捕影欲藏形而託暗豈得施其巧

足自匿其事乎善曰鄧析子曰藏形匿影鬼谷子曰藏形其有欲也不能隱其情重光曰也尚書

五行傳曰明王踐位則日儺其精重光以見吉祥說文曰捕取也思玄賦曰朝貞觀而夕化應劭

曰貞正也易曰天地之道貞觀者也仲長子昌言曰探心測意世加甚焉

臣聞披雲看霄則天文清澄風觀水則川流平是以四族放而唐

劭二臣誅而楚靈凶邪亂正亦由浮雲蔽天疾風激水故舜流四凶而朝穆穆楚戮費鄲而王道洽也善曰尚書舜流其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

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爾雅曰劭美也二臣費無極與鄆將師也已見李蕭遠運命論

臣聞音以比耳為美色以悅目為歡是以眾聽所傾非假北里之

操萬夫婉變非俟西子之顏故聖人隨世以擢佐明主因時而命

官物之企競由乎不足政之不治才不合時故也心苟自足不假美女之麗用會其朝不勞稷契之賢矣善曰揚雄答客難曰工聲調於比耳張衡舞賦曰既娛心以悅目孟子曰西子蒙不潔

則人皆掩鼻而過之趙岐曰西子古好女西施也

臣聞出乎身者非假物所隆牽乎時者非克己所助是以利盡萬

物不能叡童昏之心德表生民不能救棲遑之辱下愚由性非假物所移弊俗係時非克己能正

是以放勳化被四表不革丹朱之心仲尼德冠生人不救棲遑之辱按西漢劉向上疏曰雖有堯舜之聖不能化丹朱答賓戲曰聖哲之治棲棲遑遑孔席不煖學突不黔

臣聞動循定檢天有可察應無常節身或難照是以望景揆日盈

數可期撫臆論心有時而謬檢謂定檢不瀾漫也此言景有節尺圭可以知其數深情難測淵識不能知其心故光武蔽於龐萌魏武失

之張逸善曰趙岐孟子章指曰言循性守故天道可知矣改常心乖性命之指蒼頡篇曰檢法度也

臣聞傾耳求音眠優聽苦澄心徇物形逸神勞是以天殊其數雖

同方不能分其感理塞其通則竝質不能共其休耳之與目同在於身而苦樂有殊不能相救良

由造化隔其通七竅理其用也善曰莊子曰棄生以徇物又曰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猶百官眾技皆有所長時有所用也

臣聞遯世之士非受匏瓜之性幽居之女非無懷春之情是以名勝欲故偶影之操矜窮愈達故凌霄之節厲名則傳之不朽窮則身居萬全而取此也善曰周易曰遯世無悶王逸楚辭注曰遯隱也論語子曰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禮記曰幽居而不淫漢書蒯通曰婦人有幽居守寡者毛詩曰有女懷春吉士誘之廣雅曰矜急也厲高也

臣聞聽極於音不慕鈞天之樂身足於蔭無假垂天之雲是以蒲密之黎遺時雍之世豐沛之士忘桓撥之君此故不願天帝之音故子路之

惠政卓茂之仁恕豐沛之甄復三者自足其樂矣豈復思時雍桓撥之治哉善曰身蔭既足故無假垂天之雲垂天言雲之大也莊子曰北溟有魚名之曰鯢化為鵬怒而飛翼若垂天之雲家語曰子路為蒲宰夫子入其境而歎子貢執轡而問曰夫子未見由而三稱善何也曰吾入其境田疇甚易草萊甚辟此恭敬以信故其人盡力也入其邑墟屋甚嚴樹木甚茂此忠信以寬故其民不偷也至其庭甚開此明察以斷其民不擾也密令卓茂已見孔德璋北山遺文尚書堯典曰黎民於變時雍豐沛謂漢也桓撥謂殷也毛詩曰玄王桓撥毛萇曰玄王契也或者以密為宓子賤但子賤為政雖則有聞以邑對姓恐文非體也

臣聞飛轡西頓則離朱與矇眴收察懸景東秀則夜光與玳瑁匿耀是以才換世則俱困功偶時而竝劭運若時來則賢明易與數逢澆李則愚聖一揆故堯在朝而舜登庸哀公居位

而仲尼逐也善曰飛轡懸景謂日也日有御故云轡也頓猶舍也西頓謂已夕也東秀謂旦明也廣雅曰秀出也慎子曰離朱之明矇眴之暗矇眴功辭君曰無珠子曰矇珠器具而無見曰矇大戴禮云日歸於西起明於東月歸於東起明於西翺陽上書曰夜光之璧戰國策曰白骨疑象玳瑁珠類玉

臣聞示應於近遠有可察託驗於顯微或可包是以寸管下倭天地不能以氣欺尺表逆立日月不能以形逃寸管黃鍾九寸之律以尺飛所

以夏至立丈二表於陽城表觀其晷影以知日月之度斯所謂託驗於顯者也善曰司馬彪續漢書曰候氣之法為室三重戶閉塗墜必周密布緹幔室中以木為按每律各一內庫外高從其方位加律上以葭灰抑其內端按曆而候之氣至者灰去其氣所動者其灰散不及氣所動者其灰聚鄭玄禮記注曰倭猶向也周禮曰土土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惠也陰陽之所和也

臣聞絃有常音故曲終則改鏡無畜影故觸形則照是以虛已應物必究千變之容挾情適事不觀萬殊之妙常音謂君臣宮商之音夫絃節有恒清濁之聲難越對物有恒

則應化之功不廣然明鏡無心物來斯照聖人玄同感至皆應是以帶之與懷豁道難得而校也善曰文子曰事猶琴瑟每終改調淮南子曰鏡不設形故能形也高誘曰鏡不豫設人形貌清明以待人形形見則見之鵬鳥賦曰千變萬化未始有極淮南子曰隔而不通分為萬殊

臣聞祝敵希聲以諧金石之和鞀鼓疎擊以節繁絃之契是以經

治必宣其通圖物恒審其會夫道上環中理貴持會希發而節樂者繫一祝之功也一契而御眾者聖人之能也善曰廣雅曰疎遲也

臣聞日無常音之察耳無照景之神故在乎我者不誅之於己存

乎物者不求備於人言為政之道恕己及物也耳目在身故之異務不以通塞之故而誅之於己是以存乎物者豈求其備哉杜預左氏傳注曰嘗試也

臣聞放身而居體逸則安肆口而食屬厭則充是以王鮪登俎不

假吞波之魚蘭膏停室不思銜燭之龍此欲令各當其所而無企羨之心抑亦肆放也左氏傳閻沒汝寬曰及饋之畢願以小人之心屬厭而已鄭玄周禮注曰充猶足也周禮曰春獻王鮪劉邵趙都賦曰巨鼈冠山陵魚吞舟吸潦吐波氣成雲霧楚詞曰蘭膏明燭華容備王逸曰以蘭香練膏也楚辭曰日安不到燭龍何照王逸曰言天西北有幽冥無日之國有龍銜燭而照之也

臣聞衝波安流則龍舟不能以漂楚詞曰衝風起兮橫波王逸曰衝隨也言及遇隨風大波涌起楚詞曰使江水兮安流淮南子曰龍舟鵠首天子

震風洞發則夏屋有時而傾法言曰吾不見震風能動輦之乘廣雅曰漂激也

何則牽乎動則靜疑言舟牽乎水波靜而舟定故曰靜疑也廣大沙堂秀莊子云風謂蛇曰折大木飛大屋唯我也

係乎靜則動貞言屋係乎地風動而屋傾是動貞也善曰舟雖動為動也鄭玄儀禮注曰疑止也自定之貌也

然此文勢與上句稍殊

不可以文而害意也

是以淫風大行貞女蒙冶容之悔涪化殷流盜跖

挾曾史之情此謂物無常性惟化所珍故水木驚蕩風靜則安屋本貞堅風來則傾亦由貞專之女值淫奔之俗或有桑中之心凶虐之人被滄風之化當挾賢士之義善曰言舟本搖蕩流靜則安流為水及風誤也悔當為悔曾參史魚

臣聞達之所服貴有或遺窮之所接賤而必尋是以江漢之君悲

其墜屨少原之婦哭其匹簪言人居窮則志篤處達則恩輕是以楚君施轡激三軍與吳人戰軍敗走昭王匹其騎屨已行三十步後還取之左右曰大王何惜於此昭王曰楚國雖貧豈無此一騎屨哉吾悲與之借出而不與之借返於是楚俗無相棄者韓詩外傳曰孔子出遊少原之野有婦人中澤而哭甚哀孔子怪之使弟子問焉婦人對曰向日刈著薪而匹吾者

臣聞觸非其類雖疾弗應感以其方雖微則順是以商飈漂山不

興盈尺之雲谷風乘條必降彌天之潤故暗於治者唱繁而和寡

審乎物者力約而功峻商風漂蕩本無興雲之候暗君政亂不能懷百姓之心至谷習谷風維風及雨毛萇詩傳曰乘升也洪範五行傳曰雲起於山而彌於天鄭玄周禮注曰彌遍及之也

臣聞煙出於火非火之和情生於性非性之適故火壯則煙微性

充則情約是以殷墟有感物之悲周京無佇立之跡殷墟謂紂也周京幽王也棄性逐欲遂令身死國家為墟故微子視麥秀而悲殷周大夫見禾黍而悲感者也善曰夫性者生之質情者性之欲故性充則國與情侈則國亂二王皆棄性而縱欲所以滅亡也或者以詩序云彷彿不忍去而疑佇立之跡然序又云盡為禾黍豈得佇立哉

臣聞適物之技俯仰異用應事之器通塞異任是以鳥棲雲而繳飛魚藏淵而網沈賁鼓密而合響朗笛疎而吐音賢聖之道動合物宜隨俗污隆用行其正取其濟物而已猶求鳥必高其繳須魚必沈其網也善曰爾雅曰大鼓謂之賁賁與鼓古字同鄭玄禮記注曰密之言閉也說文曰疎通也

臣聞理之所守勢所常奪道之所閉權所必開是以生重於利故據圖無揮劍之痛義貴於身故臨川有投迹之哀性命之道舍靈所惜以利喪生是理之所守道之所閉也以身方義則義貴身而以義棄身是勢之所奪權所必開也是以據圖無揮劍之痛以利輕於身臨川有投迹之哀以身輕於義文子曰左手據天下之圖而右手勿其喉愚者不為身貴乎天下也死君之難者視死若歸義重於身故也天下大利也比身則小身所重也比義則輕臨川自投謂北人無擇也已見桓溫薦譙元彥表

臣聞通於變者用約而利博明其要者器淺而應玄是以天地之蹟該於六位萬殊之曲窮於五絃事得其要雖寡而用博易之六爻該絃萬象琴之五絃備括眾聲善曰廣雅曰玄遠也小

雅曰隨深也周易曰大明終始六位時乘五絃琴也蔡邕琴操曰伏羲氏作琴絃有五象五行

臣聞圖形於影未盡纖麗之容察火於灰不覩洪赫之烈是以問道存乎其人觀物必造其質此言令人尋本而棄末也善曰法言曰或問經難易曰其人存則易以則難

臣聞情見於物雖遠猶疎神藏於形雖近則密是以儀天步晷而修短可量臨淵揆水而淺深難察天布列象物所以知其度此即遠猶疎淵之積水人所不能測此即藏於器也善曰儀猶法象也鄭玄尚書大傳注曰步推也說文曰晷日景也慎子曰離朱之明察毫末於百步之外下於水尺而不能見淺深非目不明也其勢難視也

臣聞虐暑熏天不滅堅冰之寒涸陰凝地無累陵火之熱是以吞縱之強不能反蹈海之志漂鹵之威不能降西山之節言勢有極也虐能易火冰之性吞縱漂鹵之威不能移貞介之節淮南子曰夫寒之與煖相反寒地坼水凝火弗為衰其勢暴也見下文吞縱謂秦也六國為縱而秦滅之故曰吞縱過秦論曰秦有并吞八荒之心史記曰魏將軍新垣衍說趙使尊秦為帝魯連曰彼秦者棄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即肆然而為帝則連有蹈東海而死耳吾不忍為之民尚書序曰武王伐殷尚書曰前徒倒戈攻子後以北血流漂杵過秦論曰伏尸百萬流血漂槽說文曰漂浮也史記曰武王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諫曰以臣伐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伯夷叔齊恥之隱辭曰登彼西山兮採其薇矣

能易火冰之性吞縱漂鹵之威不能移貞介之節淮南子曰夫寒之與煖相反寒地坼水凝火弗為衰其勢暴也見下文吞縱謂秦也六國為縱而秦滅之故曰吞縱過秦論曰秦有并吞八荒之心史記曰魏將軍新垣衍說趙使尊秦為帝魯連曰彼秦者棄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即肆然而為帝則連有蹈東海而死耳吾不忍為之民尚書序曰武王伐殷尚書曰前徒倒戈攻子後以北血流漂杵過秦論曰伏尸百萬流血漂槽說文曰漂浮也史記曰武王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諫曰以臣伐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伯夷叔齊恥之隱辭曰登彼西山兮採其薇矣

臣聞理之所開力所常達數之所塞威有必窮是以烈水流金不能焚景沈寒凝海不能結風金為火所流海為寒所凝此是理開而常達也然則能流金而不能焚景能凝海而不能結風此理閉而所窮也善曰高誘呂氏春秋注曰數術也

臣聞足於性者天損不能入貞於期者時累不能淫是以迅風陵

雨不謬晨禽之察勁陰殺節不凋寒木之心夫冒霜雪而松柏不凋此由是堅實之性也天雖損無害也雞善伺晨雖陰晦而不輟其鳴此謂時累不能淫也善曰莊子曰孔子謂顏回曰無受天損易無受人益難淫猶侵也法言曰晨風陵雨然後知夏屋軒轅李軌曰陵雨暴雨也軒莫經切轅莫公切

文選卷五十五 終

金陵書局印 汲古閣本

文選卷五十六

箴

女史箴 曹嘉之晉紀曰張華懼后族之盛作女史箴

張茂先

茫茫造化二儀既分淮南子曰大丈夫恬然無為與造化逍遙高誘曰造化天地周易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散氣流形既陶

既甄家語孔子曰地載神氣流形庶物無非教也漢書董仲舒曰泥之在鈞唯甄者之所為如淳曰陶人作瓦器謂之甄在帝庖羲肇經天人

周易曰庖犧氏之王天下也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也爰始夫婦以及君臣周易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夫婦然後有夫婦然後有父子然後有君臣家道以正王猷有倫周易曰家道正而天下定毛詩曰王猷允塞猷與猶古字通婦德

尚柔含章貞吉周易曰坤至柔而動也剛衷道也又曰含章貞吉以時發也婉嫕淑慎正位居室漢書曰孝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

為人婉嫕有節操服虔曰嫕音翳桑之翳曹大家列女傳注婉柔和嫕深遂也毛詩曰淑慎爾止周易曰女正位乎內施衿結褵虔恭中饋儀禮曰女嫁母施衿結褵曰勉之敬之夙夜無違父母之誠毛詩曰親結其褵九十其儀毛萇曰褵婦人之幃也褵與離古字通也周易曰在中饋無攸遂肅慎爾儀式瞻

清懿毛詩曰敬慎威儀又曰各敬爾儀樊姬感莊不食鮮禽衛女矯桓耳忘和音志厲

清懿毛詩曰敬慎威儀又曰各敬爾儀樊姬感莊不食鮮禽衛女矯桓耳忘和音志厲

義高而一主易心

列女傳曰楚王樊姬者楚莊王之夫人莊王初即位好狩獵畢弋樊姬諫不止乃不食禽獸之肉三年王改又曰齊侯衛姬者衛侯之女齊桓公之夫人桓公好淫樂衛姬為不聽鄭衛之聲曹大家曰衛

豈無畏知死不怵

漢書曰孝元馬昭儀上幸虎圈獸獸出圈攀檻欲上殿左右貴人傳昭儀皆走馬婕妤直前當熊而立左右格殺熊上問何故當熊婕妤曰猛獸得人而止妾恐至御座故

班妾有辭割驩同輦夫豈不懷防微慮遠

班婕妤好辭曰妾觀古圖畫賢曰成帝遊於後庭欲與班婕妤同輦載婕妤辭曰妾觀古圖畫賢

盛而不衰

長楊賦曰事因隆而盛不殺物靡盛而不虧

日中則昃月滿則微

周易曰日中則昃月盈則虧

崇猶塵積替若駭機人咸知飾其容而莫知飾其性

蔡邕女誡曰夫心猶首面

藻之克念作聖

法言曰吾未見斧藻其德若斧藻

夫出言如微而榮辱由茲

周易曰言行君子之樞

無象勿謂玄漠神聽無響無矜爾榮天道惡盈

周易曰鬼神

隆隆者墜

揚雄解嘲曰炎炎者滅隆隆者絕

比心螽斯則繁爾類

毛詩曰螽斯羽說說

不可以專

國語司空季子謂文公曰男女不相及畏驥敬也驥則生怨怨亂驥災驥滅性

專實生慢愛極則遷致盈必損理有固然

文子老子曰天道極則反

美者自美

列子曰楊朱過宋東之於逆旅逆旅人有妾二人

以取尤

其美其一惡惡者貴而美者賤楊子問其故逆旅

君子所讎

周易曰慢藏誨

治容求好

盜治容誨

故曰翼翼矜矜福所以興

太公

靖恭自思榮顯所期

毛詩曰靖恭爾

女史司

位好是正直

箴敢告庶姬

毛詩傳曰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

職此之由

漢書曰王立與諸劉結恩左氏傳范

封燕然山銘

并序 范曄後漢書曰齊殤王子都鄉侯暢來弔國憂賈意遣客

拜憲車騎將軍以執金吾耿秉為副大破單于

遂登燕然山刻石勒功紀漢威德令班固作銘

銘

遂登燕然山刻石勒功紀漢威德令班固作銘

班孟堅

惟永元元年秋七月有漢元舅曰車騎將軍竇憲范曄後漢書曰孝和皇帝母梁貴人為竇皇后

所譜憂卒竇后養帝以爲己子即位改年曰永元又曰竇憲字伯度女弟立爲皇后竇憲稍遷侍中和帝即位太后臨朝寅亮聖皇登翼王室尚書

孤寅亮天地彌于一人登翼謂登用輔翼納于大麓惟清緝熙尚書曰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毛詩曰維清緝熙文王之典乃與執金

吾耿秉述職巡禦治兵于朔方范曄後漢書曰耿秉字伯初爲執金吾與竇憲北擊匈奴大破之左氏傳臧僖伯曰三年而治兵杜預曰三年而大鷹揚之校螭虎之士爰該六師毛詩曰惟師尙父時惟鷹揚史記曰

習出曰訓兵如虎如貔如熊如羆徐廣曰此音賢南單于東胡烏桓西戎氏羌侯王君長

之羣驍騎十萬范曄後漢書曰南單于休蘭尸逐侯鞬單于屯屠河立時北虜大元戎

輕武長轂四分毛詩曰元戎十乘以先啟行司馬彪續漢書曰輕車占之戰車孫吳兵法

雷輜蔽路萬有三千餘乘漢書揚雄河東賦曰奮電鞭驟雷輜勒以八陣莅以威神雜兵

陣者一曰方陣二曰圓陣三曰牝陣四曰牡陣李陵與蘇武書曰玄甲耀日朱旗絳天

五曰衝陣六曰輪陣七曰浮沮陣八曰雁行陣朱旗翳日遂凌高闕下雞鹿漢書曰遣將軍衛青出雲中至高闕臣瓚曰山名也經磧

朱旗翳日遂凌高闕下雞鹿漢書曰遣將軍衛青出雲中至高闕臣瓚曰山名也經磧

朱旗翳日遂凌高闕下雞鹿漢書曰遣將軍衛青出雲中至高闕臣瓚曰山名也經磧

鹵絕大漠說文曰鹵西方鹹地也漢書曰衛青復將六斬溫禺以釁鼓血口逐以

梁鏐范曄後漢書曰匈奴其大臣次左右日逐王次左右溫禺鞬王皆單于子弟次第當爲然

後四校橫徂星流彗掃蕭條萬里野無遺寇於是域滅區殫反旆

而旋考傳驗圖窮覽其山川遂踰涿邪跨安侯乘燕然范曄後漢書曰

與後諸軍皆會涿邪山又曰南單于上言躡冒頓之區落焚老上之龍庭漢書曰

北單于創劉南兵遞逃遠去依安侯河西躡冒頓之區落焚老上之龍庭漢書曰

于有太子曰冒頓冒頓以鳴鏑射殺頭曼自立爲單于冒頓死子稽粥立號曰老上將上以

據高文之宿憤光祖宗之玄靈祖高祖也宗太宗文帝也史記曰高祖自將擊韓

攻朝朔塞殺北都尉徐廣曰姓孫也下以安固後嗣恢拓境宇振大漢之天聲甘泉賦曰天聲

茲可謂一勞而久逸暫費而永寧也漢書揚雄上疏曰以爲不一勞乃遂封

山刊石昭銘盛德其辭曰刊石削石即鑠王師兮征荒裔毛詩曰於鑠王

凶虐兮截海外毛詩曰相土列奠其邈兮亘地界封神巨兮建隆喝說文

立石也喝熙帝載兮振萬世尚書曰有能奮

與碣同

座右銘

崔子玉

范曄後漢書曰崔瑗字子玉涿郡人也早孤銳志好學盡能傳其父業舉茂才為汲令遷濟北相疾卒

無道人之短無說己之長施人慎勿念受施慎勿忘戰國策唐睢謂信陵君曰人之有德於我

不可忘也吾之有德於人不可不忘也世譽不足慕唯仁為紀綱隱心而後動誦議庸何傷

劉熙孟子注曰隱度也周易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呂氏春秋曰內反於心不慙然後動也無使名過實守愚聖所臧絕

書范子曰名過實者滅聖人不使名過實家語孔在涅貴不淄曖曖內含光論語子曰

子曰聰明睿智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堅乎磨而不磷不白乎涅而不淄晏子春秋仲尼曰星之昭昭不如月之曖曖周易曰含弘光大品物咸亨柔弱生之徒老氏誠剛強子

曰人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萬物草木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生之徒也又曰柔弱勝剛強河上公曰柔弱者久長剛強者先亡也行行鄙夫志

悠悠故難量論語曰閔子侍側閔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子慎言節飲食知足勝

不祥周易曰君子以慎言語節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郭璞三蒼曰苟誠也

劍閣銘

張孟陽

臧榮緒晉書曰張載父收為蜀郡太守載隨父入蜀作劍閣銘益州刺史張敏見而奇之乃表上其文世祖遣使鑄石記焉

巖巖梁山積石峩峩揚雄益州箴曰巖巖岷山古曰梁遠屬荆衡近綴岷嶓

尚書曰荆及衡陽惟荊州孔安國曰北據荆山南及衡山南通邛夔滿北達褒斜漢書

之陽也尚書曰岷嶓既藝孔安國曰岷山嶓冢皆山名也

服虔曰邛蜀都西部也夔夷名也梁州記曰萬石

城沂漢上七里有褒谷口南曰褒北曰斜

狹過彭碣高踰嵩華劉淵林蜀都賦注曰岷山都安

縣有兩山相對立如闕號曰彭門

惟蜀之門作固作鎮是曰劍閣壁立千仞

孔安國尚書注曰碣石海畔山也

鄭元水經注曰小劍戍北去大劍三十

里連山絕險飛閣相通故謂之劍閣也

窮地之險極路之峻周易曰地險山川丘陵也

世濁則逆道清斯順閉由往漢開自有晉閉由劉備故曰往漢開自鍾會故

政出晉王故歸功於晉也秦得百二并吞諸侯齊得十二田生獻籌漢書田肯質上曰陛下

百萬齊得十二此所謂東西秦也矧茲狹隘土之外區一人荷戟萬夫越起陳琳為曹洪答文

萬人不得進廣雅曰越起難行也形勝之地匪親勿居漢書田肯曰秦形勝之國也齊有琅

昔在武

侯中流而喜山河之固見屈吳起興實在德險亦難恃洞庭孟門

二國不祀史記曰魏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顧而謂吳起笑曰美哉乎山河之固此魏國之

滅之夏桀之居左河濟右太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修政不仁湯放之殷紂之國左孟門右

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經其南修政不德武王殺之由此觀之在德不在險若君不修德舟中之

人盡為敵國武侯曰善自古迄今天命匪易尚書曰爾亦弗憑阻作昏鮮不敗績左氏傳曰
凡師大崩曰敗績杜預曰喪其功績也公孫既滅劉氏街壁范曄後漢書曰公孫述為導江卒正假稱蜀
漢盡滅公孫氏蜀志曰後主諱禪先主子也魏使劉艾伐之都太守自立為天子漢使吳漢伐之述死吳
後主輿輓自縛詣壘門左氏傳曰楚子圍許偃公面縛街壁覆車之軌無或重迹
諺曰前車覆後車戒范曄後漢書陳忠上疏曰覆車之軌其迹不遠勒銘山阿敢告梁益春秋

石闕銘并序

陸佐公

朝野榮之

劉璠梁典曰陸倕字佐公吳郡人少篤學善屬文起家議曹從事遷太子中舍人後仕至太常卿詔使為漏刻石闕二銘冠絕當世賜以束帛

昔在舜格文祖禹至神宗周變商俗湯黜夏政尚書帝曰舜汝陟帝位正月
惟汝諧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墨子曰紂之亂武王理之當此之時上日受終於文祖又帝曰禹
時不渝而人不易上變政而人改俗尚書曰湯既黜夏命復歸于亳雖革命殊乎因襲揖
讓異於干戈而晷緯冥合天人啟其克明俊德大庇生民其揆一
也舜禹揖讓也湯武干戈也言揖讓干戈之道雖殊而用賢愛仁之義為一也周易曰湯武革命
順乎天而應乎人論衡曰漢力勝周多矣舜以司徒受堯禪文王百里為西伯武王襲文王皆
有因緣力易為也孔叢子曾子謂孔子曰舜禹揖讓湯武用師非相說此乃時也三國名臣序贊
曰揖讓之與干戈說文曰晷日影也緯五星也易乾鑿度曰五緯順軌四時和栗西都賦曰天啟

之心人基之謀尚書曰克明俊德以親九族左傳鄭子在齊之季昏虐君臨威侮五
駟曰以待強者而庇民焉孟子曰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行怠棄三正吳均齊春秋曰東昏侯蕭寶卷高宗子高宗崩太子即位左傳
子囊曰赫赫楚國而君臨之書曰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刑酷然炭

暴踰膏柱民怨神怒眾叛親離踏地無歸瞻烏靡託六韜曰紂患刑輕乃
加於然炭之上使有罪者緣焉滑跌墮火中紂與妲己笑以為樂名曰炮烙之刑鄭玄五行尚書

傳注曰民怨神怒左氏傳眾仲曰州吁阻兵而安忍眾叛親離難以濟矣毛詩曰謂天蓋高不敢

不踰謂地蓋厚不敢不踏於是皇帝拯之乃操斗極把鉤陳翼百神祀是

又曰瞻烏爰止于誰之屋於是皇帝拯之乃操斗極把鉤陳翼百神祀是

萬福我皇梁武帝也斗極天下之所取法鉤陳兵衛之象故王者把操焉長楊賦曰高祖順斗
極運天關樂汁圖曰鉤陳后宮也服虔漢書音義曰紫宮外營陳星毛長詩傳曰翼敬也

禮記曰禮行於郊百神受職焉漢書曰司馬相如難蜀父老曰遐邇一體中外禔福毛詩曰樂只君子萬福攸同

龍飛黑水虎步西河雷動

風驅天行地止謂舉義旗以伐齊也何之元梁典曰齊明帝崩遺詔授高祖雍州刺史永
元二年十一月高祖擁南康王寶融以主號令以高祖督前鋒三年十二

月義旗發自襄陽已西徵京師東都賦曰龍飛白水陳孔璋為袁紹檄豫州曰雷震虎步並集虜

庭尚書曰黑水西河惟雍州沈約宋書曰元嘉中割荊州之襄陽為雍州西京賦曰千乘雷動萬

騎龍趨楊修許昌宮賦命旅致屯雲之應登壇有降火之祥龜筮協從

人祇響附命旅普眾也登壇祭天也杜篤論都賦曰大漢開基高祖有勳斬白蛇屯黑雲尚
書帝命驗曰太子發渡河中流火流為鳥其色赤鄭玄曰以魚燧于天有火自上

復于下至于王屋流為鳥尚書曰詢謀僉同鬼穿胸露頂之豪箕坐椎髻之長莫

神其依龜筮叶從吳質魏都賦曰英雄響附

不援旗請奮執銳爭先

博物志曰昔禹平天下會諸侯於會稽之野防風氏後至殺之神見禹使怒而射之有迅雷二龍升去二臣恐以刃自貫其心死禹哀之乃拔其刃療以不死之草皆生是為穿胸人去會稽萬五千里范曄後漢書西域傳論曰自兵威之所肅服賄賂之所懷誘莫不露頂躬行東向而朝漢書曰高祖使陸賈賜尉佗印為南越王賈至尉佗難結實據見賈

豪士賦序曰援旗誓眾奮於阡陌之上趙充國頌請奮其旅于罕之羌漢書陳餘說陳涉曰將軍

被堅執銳以誅暴秦楚辭曰矢之墜兮士爭先

夏首憑固庸岷負阻協彼離心抗茲同德楚辭曰過浮王逸曰夏首水口也孔安國尚書傳曰庸國名也岷山名也

帝赫斯怒秣馬訓兵嚴

尚書曰受有億兆夷人脫離心德于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

帝赫斯怒秣馬訓兵嚴

鼓未通凶渠泥首

毛詩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左氏傳子重曰秣馬利兵又趙宣子曰訓厥渠魁張溫表曰臨去

武昌庶得泥首闕下

弘舸連軸巨艦接艦鐵馬千羣朱旗萬里

吳都賦曰巨艦接艦鐵馬鐵甲之馬范曄後漢書公孫瓚與子書曰屬五千鐵

騎於北隰之中陳琳為袁紹檄豫州曰胡馬之千羣朱旗已見上文

折簡而禽廬九傳

魏略曰王陵密欲立楚

檄以下湘羅兵不血刃士無遺鏃而樊鄧威懷巴黔底定

王彪司馬宣王自討之陵自縛歸罪遂謂太傅曰卿直以折簡召我不當至邪太傅曰以卿非肯遂折簡者也廬廬江九九江二郡名也伏滔正淮曰廬九之閒流溺兵死者十而七八焉漢書

韓信曰三秦可傳檄而定湘羅二水名也孫卿子曰舜伐有苗禹伐共工湯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紂遠方慕義兵不血刃過秦論曰秦無匹矢遺鏃之費而天下諸侯已困矣尚書曰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

於是流湯之黨握炭之徒守似藩籬戰同枯朽

漢書曰震澤底定

六韜曰

握炭流湯者十八人以牛為禮過秦論曰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班固漢書贊曰漢獨收孤秦之弊鑄金石者難為功摧枯朽者易為力其勢然也

革車近次師

營商牧華夷士女冠蓋相望扶老攜幼一旦雲集壺漿塞野簞食

盈塗

鄭玄周禮注曰兵車革輅也左氏傳曰凡師過信為次尚書曰王至于商郊牧野左氏傳曰孔子曰夷不亂華尚書曰惟其士女篚厥玄黃昭我周王漢書曰天子遣使冠蓋相望於道

覆案梁事又淮南王上書曰越必攜幼扶老以歸聖德西都賦曰雲集霧散孟子曰葛伯不祀湯往征之其君子實玄黃于篚以迎君子小人簞食壺漿以迎小人也

似夏民

之附成湯殷士之窺周武安老懷少伐罪弔民農不遷業市無易

賈

尚書中候曰天乙在薄夏桀迷惑諸鄰國極負歸湯帝王世紀曰商谷及般人觀周軍之入見武王至般人曰是吾新君也谷曰然聖人為海內討惡見惡不怒見利不喜顏色相副是以知

之論語曰老者安之少者懷之尚書曰奉辭伐罪孟子曰湯始征自葛誅其君弔其民呂氏春秋曰桀為無道湯立為天子夏人大悅農不去疇商不變肆

八方入計四

隩奉圖羽檄交馳軍書狎至一日二日非止萬機

領主郡國上計者又曰嚴助願奉三年計如涪曰助自欲入奉之也尚書曰四方歸德漢書曰張蒼書曰光武平河北吳漢與諸將奉圖書上尊號漢書息夫躬曰軍書交馳而輻湊羽檄重迹而狎

業一日二日萬機

而尊嚴之度不啻於師旅淵默之容無改於行陣計

如投水思若轉規策定帷幄謀成几案曾未浹辰獨夫授首

班固漢成帝臨朝淵默尊嚴若神可謂穆穆天子之容矣李康運命論曰張良及其遭漢祖其言也如以石投水莫之逆也范曄後漢書曰朱勃上疏訴馬援免曰謀如涌泉勢如轉規又光武詔曰將軍

班固漢

成帝臨朝淵默尊嚴若神可謂穆穆天子之容矣李康運命論曰張良及其遭漢祖其言也如以石投水莫之逆也范曄後漢書曰朱勃上疏訴馬援免曰謀如涌泉勢如轉規又光武詔曰將軍

如投水思若轉規策定帷幄謀成几案曾未浹辰獨夫授首

班固漢

成帝臨朝淵默尊嚴若神可謂穆穆天子之容矣李康運命論曰張良及其遭漢祖其言也如以石投水莫之逆也范曄後漢書曰朱勃上疏訴馬援免曰謀如涌泉勢如轉規又光武詔曰將軍

如投水思若轉規策定帷幄謀成几案曾未浹辰獨夫授首

班固漢

成帝臨朝淵默尊嚴若神可謂穆穆天子之容矣李康運命論曰張良及其遭漢祖其言也如以石投水莫之逆也范曄後漢書曰朱勃上疏訴馬援免曰謀如涌泉勢如轉規又光武詔曰將軍

如投水思若轉規策定帷幄謀成几案曾未浹辰獨夫授首

班固漢

成帝臨朝淵默尊嚴若神可謂穆穆天子之容矣李康運命論曰張良及其遭漢祖其言也如以石投水莫之逆也范曄後漢書曰朱勃上疏訴馬援免曰謀如涌泉勢如轉規又光武詔曰將軍

如投水思若轉規策定帷幄謀成几案曾未浹辰獨夫授首

班固漢

成帝臨朝淵默尊嚴若神可謂穆穆天子之容矣李康運命論曰張良及其遭漢祖其言也如以石投水莫之逆也范曄後漢書曰朱勃上疏訴馬援免曰謀如涌泉勢如轉規又光武詔曰將軍

如投水思若轉規策定帷幄謀成几案曾未浹辰獨夫授首

班固漢

成帝臨朝淵默尊嚴若神可謂穆穆天子之容矣李康運命論曰張良及其遭漢祖其言也如以石投水莫之逆也范曄後漢書曰朱勃上疏訴馬援免曰謀如涌泉勢如轉規又光武詔曰將軍

如投水思若轉規策定帷幄謀成几案曾未浹辰獨夫授首

班固漢

成帝臨朝淵默尊嚴若神可謂穆穆天子之容矣李康運命論曰張良及其遭漢祖其言也如以石投水莫之逆也范曄後漢書曰朱勃上疏訴馬援免曰謀如涌泉勢如轉規又光武詔曰將軍

如投水思若轉規策定帷幄謀成几案曾未浹辰獨夫授首

班固漢

成帝臨朝淵默尊嚴若神可謂穆穆天子之容矣李康運命論曰張良及其遭漢祖其言也如以石投水莫之逆也范曄後漢書曰朱勃上疏訴馬援免曰謀如涌泉勢如轉規又光武詔曰將軍

如投水思若轉規策定帷幄謀成几案曾未浹辰獨夫授首

班固漢

成帝臨朝淵默尊嚴若神可謂穆穆天子之容矣李康運命論曰張良及其遭漢祖其言也如以石投水莫之逆也范曄後漢書曰朱勃上疏訴馬援免曰謀如涌泉勢如轉規又光武詔曰將軍

如投水思若轉規策定帷幄謀成几案曾未浹辰獨夫授首

班固漢

鄧禹與朕謀謀帷幄決勝千里仲長子昌言曰運籌於几案之前而所制者乃百代之後左氏傳
君子曰昔時其陋不終其城郭決辰之閒而楚克其三都杜預曰決辰十二日也梁典曰永元三
年十二月丙寅張齊殺東昏於含德殿其夜以黃紬裹首縋而下尚書曰乃焚其綺席棄
獨夫受洪惟作威鍾士季檄蜀文曰蜀侯見禽於秦公孫述授首於漢

彼寶衣歸旋臺之珠反諸侯之玉
紀曰王命歸旋臺之珠王說苑曰武王大敗殷人上堂見玉曰指麾而四海隆平下車
誰之玉曰諸侯之玉即取而歸于諸侯天下聞之曰王廉於財

而天下大定拯茲塗炭救此橫流功均天地明並日月
而四海賓服者誠德之至也孝經鉤命決曰俱在隆平優劣殊流禮記曰下車而封夏后之後於
杞封殷之後於宋尚書曰一戎衣天下大定又曰有夏昏德民墜塗炭孟子曰當堯之時洪水橫
流汎濫於天下漢書曰德配天地明並日月

於是仰叶三靈俯從億兆受昭華之玉納龍敘之
圖春秋元命苞曰造起天地鑄演人君通靈之既交錯同瑞劉琨勸進表曰億兆攸歸曾無與二
如綿狀龍沒圖在揚雄靈賦曰類帝禮宗光有神器昇中以祀羣望攝袂

而朝諸夏
尚書曰肆類于上帝又曰禮于六宗國語富辰謂王曰光有天下而和寧百姓老
有事于羣望漢書徐樂上書曰南面負屨攝袂而揖王公

布教都畿班政方外謀協
陛下之所服也論語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

上策刑從中典
周易曰正月之吉始和布教于邦國都鄙袁淑謝中丞章曰懸法象闕班
政甸衛東觀漢記段穎上疏曰先零東羌討之難破降為上策戰為下計

周禮曰大司寇掌三典以佐
王二曰刑平國用中典也

南服緩耳西羈反舌劔騎穹廬之國同川共穴
之人杜篤論都賦曰連緩耳瑣雕題呂氏春秋曰善為君者蠻夷反舌皆服德厚也高誘曰夷
狄語言與中國相反因謂反舌一說南方有反舌國舌本在前末倒向喉故曰反舌也漢
書曰匈奴力能彎弓盡為甲騎其長兵則弓矢短兵則刀鋌漢書烏孫公主
歌曰穹廬為室今旃為牆杜篤論都賦曰同穴裘裘之域共川鼻飲之國

厥角稽顙鑿空萬里攘地千都幕南罷郭河西無警
子曰武王之伐殷也百姓若崩厥角趨岐曰厥角叩頭以額角厥地禮記孔子曰拜而後稽顙漢
書曰通西北國張騫鑿空蘇林曰鑿空開通也戰國策蔡澤謂應侯曰公孫鞅為秦攘地千里漢
書曰驃騎封於狼居胥山匈奴遠逃而漠南無王庭漢書武帝謂秋山曰使居一障聞蒼頡曰障小
城也漢書晉文公攘戎狄居於西河周洛之閒音銀謝承後漢書曰祝良為梁州刺史歷年無警

於是治定功成邇安遠肅念茲鹿駭息此狼顧
鹽鐵論曰以賢人為兵聖人為守則中國無狗吠之警而邊境無鹿駭狼顧之憂也乃正六樂治五禮改章程創法律
氏掌諫王而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樂鄭玄曰六樂雲門大咸大韶大夏大護大武尚書曰修五
禮孔安國曰五禮吉凶軍賓嘉也漢書曰高祖令張蒼定章程又曰蕭何定律令韓信申軍法

置博士之職而著錄之生若雲開集雅之館而款關之學如市
曰武帝初置五經博士范曄後漢書曰張興稍遷至博士弟子自遠至者著錄且萬人司馬彪續
漢書曰負書來學雲集京師劇秦美新曰遙集乎文雅之囿翺翔乎禮樂之場史記曰由余款關
請見三輔黃圖曰元始中起明堂列槐樹數百行朔

興建庠序啟設郊丘一介之才
望諸生持經書及當郡所出物於此賣買號槐市

禮記曰王省功成作樂治

周禮曰大司寇掌三典以佐

王二曰刑平國用中典也

南服緩耳西羈反舌劔騎穹廬之國同川共穴

之人杜篤論都賦曰連緩耳瑣雕題呂氏春秋曰善為君者蠻夷反舌皆服德厚也高誘曰夷

狄語言與中國相反因謂反舌一說南方有反舌國舌本在前末倒向喉故曰反舌也漢

書曰匈奴力能彎弓盡為甲騎其長兵則弓矢短兵則刀鋌漢書烏孫公主

歌曰穹廬為室今旃為牆杜篤論都賦曰同穴裘裘之域共川鼻飲之國

厥角稽顙鑿空萬里攘地千都幕南罷郭河西無警

子曰武王之伐殷也百姓若崩厥角趨岐曰厥角叩頭以額角厥地禮記孔子曰拜而後稽顙漢

書曰通西北國張騫鑿空蘇林曰鑿空開通也戰國策蔡澤謂應侯曰公孫鞅為秦攘地千里漢

書曰驃騎封於狼居胥山匈奴遠逃而漠南無王庭漢書武帝謂秋山曰使居一障聞蒼頡曰障小

城也漢書晉文公攘戎狄居於西河周洛之閒音銀謝承後漢書曰祝良為梁州刺史歷年無警

於是治定功成邇安遠肅念茲鹿駭息此狼顧

鹽鐵論曰以賢人為兵聖人為守則中國無狗吠之警而邊境無鹿駭狼顧之憂也乃正六樂治五禮改章程創法律

氏掌諫王而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樂鄭玄曰六樂雲門大咸大韶大夏大護大武尚書曰修五

禮孔安國曰五禮吉凶軍賓嘉也漢書曰高祖令張蒼定章程又曰蕭何定律令韓信申軍法

置博士之職而著錄之生若雲開集雅之館而款關之學如市

曰武帝初置五經博士范曄後漢書曰張興稍遷至博士弟子自遠至者著錄且萬人司馬彪續

必記無文之典咸秩

漢書曰平帝立學官鄉曰庠聚曰序禮記曰立春之日天子迎春於東郊周禮曰冬至於地上之園丘樂六變天神皆降尚書秦穆

公曰如有一介臣又曰

於是天下學士靡然向風人識廉隅家知禮讓

漢書贊曰公孫弘以治春秋為丞相封侯天下學士靡然嚮風矣禮記曰儒有砥礪廉隅論語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

教臻侍子化洽期門區

宇又安方面靜息役休務簡歲阜民和

漢書曰呼韓邪遣子右賢王銖婁渠堂入侍漢書曰武帝與北地良家子期諸

殿門故有期門之號後漢書曰樊準上疏曰明帝即位自期門羽林介胄之士悉令通孝經

歷代規摹前王典故莫

不芟夷翦截允執厥中

史記曰高祖雖日不暇給規摹弘遠矣東觀漢記東平王蒼上

以為象闕之制其來已遠春秋設舊章之教經禮垂布憲之

文左氏傳曰司鐸火季桓子命藏書象魏曰舊章不可忘也禮記曰經禮三百曲禮三千鄭玄曰

也象魏闕也周禮曰太宰以正月之吉懸治象之法於象魏使萬民觀治象鄭玄曰吉朔日

北荒明月西極流

也象魏闕也周禮曰太宰以正月之吉懸治象之法於象魏使萬民觀治象鄭玄曰吉朔日

精

尼與於蜡賓事畢出遊於觀之上喟然而歎周書曰文王至自商太

北荒明月西極流

如夢見商之庭生棘太子發取周庭之梓樹之於闕間化為松柏

精

三丈光照千里十洲記曰崑崙山有三角其角一正東有墉城有流精之闕西王母所治也

精

海岳黃金河庭紫貝

史記曰三神山傳在海中黃金白銀為宮闕楚辭曰魚鱗犀

龍玄武之製銅爵鐵鳳之工

三輔舊事曰未央宮東有蒼龍闕北有玄武闕魏文帝

再鳴五穀熟薛綜西京賦注曰圓闕

或以聽窮省冤或以布治懸法

上作鐵鳳凰合張兩翼舉頭敷尾

或以布治懸法

冤布治懸法

或以布治懸法

已見上文

或以布治懸法

或以布治懸法

或以布治懸法

或以布治懸法

或以布治懸法

或以布治懸法

或以布治懸法

或以布治懸法

或以布治懸法

或以布治懸法

或以布治懸法

或以布治懸法

或以布治懸法

或以布治懸法

或以布治懸法

或以布治懸法

或以布治懸法

或以布治懸法

或以布治懸法

或以布治懸法

或以布治懸法

或以布治懸法

或以布治懸法

或以布治懸法

或以布治懸法

闕於閭闔論語曰神誥草創之西都於是歲次天紀月旅太族天紀星紀也左氏傳梓慎曰歲在星紀而

賓曰樹中天之華闕封冠山之朱堂皇帝御天下之七載也構茲盛則興此

淫於玄枵杜預曰歲星也星紀斗牛之次也漢書曰太族位在於寅正月也

崇麗方且趨以表敬觀而知法劉璠梁典曰天監七年正月戊戌詔曰昔晉氏青蓋南移日不暇給而兩觀莫築縣法無所今禮盛

化光役務簡便可營建象闕以表舊章於是選匠量功鑄石為闕窮極壯麗冠絕古今奇禽異羽莫不畢備漢書曰萬石君過宮門闕必下車趨列女傳衛靈公夫人曰妾聞禮下公門式路馬所

以廣**物覩雙碣之容人識百重之典**周易曰聖人作而萬物覩西京賦曰圓闕竦敬也物覩雙碣之容人識百重之典以造天若雙碣之相望徐幹七喻曰豐屋廣

夏崇闕**作範垂訓赫矣壯乎**鄭正釋義曰創制作範匪時不立家語南宮敬叔曰百重

下臣式銘盤石其辭曰惟帝建國正位辨方周營洛漢啟岐梁

此言建國立都不一所故洛漢岐梁咸為帝宅也周禮曰惟王建國辨方正位周成王也尚書序曰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洛誥蔡邕祝禋文曰自求多福在洛之漢漢高祖也西

京賦曰岐梁汧雍居因業盛文以化光爰有象闕是惟舊章帝王所居因功陳寶鳴雜在焉

後得主而有常含萬物以化光青蓋南泊黃旗東指懸法無間藏書弗紀帝彭南遷王綱弛素懸法藏書咸皆廢紀青蓋晉也虞預晉書王導上言曰迴青蓋以反上京司馬成天下者揚州之君子藏榮緒晉書曰孫氏無闕大晉南都亦不暇立門闕遂廢矣藏書則決日斂而蔽之見下句

常興茲雙起周易曰飛龍在天大人造也莊子孔子曰夫造物者為人司馬彪曰造物謂道者也張景陽七命曰表以百常之闕雙起猶雙立也

覺上連翠微王逸楚辭注曰偃蹇高貌也何晏論語注曰魏魏者高大之稱也重疊布教

方顯浹日初輝懸書有附委篋知歸布教已見上文周禮曰正月乃懸治象之法

懸法也委篋則藏書也重疊布教也重疊之故變文耳

鬱屈重軒穹隆反宇形聳飛棟勢超浮柱甘泉賦曰

獨出西都賓曰重軒三階穹隆見下句西京賦曰反宇業業何禎許都賦曰景福鬱枕以雲起飛棟鳥企而翼舒甘泉賦曰抗浮柱之飛榭兮神莫莫而扶傾

色法上圓製洪臺屈其

模下矩周望原隰俛臨煙雨上圓天也下矩地也繁欽建章鳳闕賦曰上規圓

四會卻背九房北通二轍南湊五方王逸楚辭注曰賓列也陸機洛陽記曰有

注曰卻返也東京賦曰復廟重屋八達九房則明堂之制也鄭玄禮記注曰天子廟及路寢皆如明堂制也然路寢在門北故云卻背也

暑來寒往地久天長暑來寒往則暑來則寒來老子曰天長地久毛詩曰申錫無疆集云盤石鬱屈重軒穹隆色法上圓製模十四字是至尊所改也

神哉華觀永配無疆新刻漏銘 并序

陸佐公劉璠梁典曰天監六年帝以舊漏乖舛乃敕員外郎祖暅治之漏刻成太子中舍人陸倕為文司馬彪續漢書曰孔壺為漏浮箭為刻下漏數

夫自天觀象昏旦之刻未分治曆明時盈縮之度無準周易曰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

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五經要義曰昏闇也旦明也日入後漏三刻為昏日出前漏三刻為明周易曰君子以治曆明時淮南子曰孟春始歲孟秋始縮高誘曰贏長也縮短也擊

壺命氏遠哉義用周禮曰擊壺氏下士六人鄭玄曰擊壺水器也擊壺水以為漏也揆景測辰微宮戒井守

以水火分茲日夜揆景測辰謂晝夜漏也微宮謂微巡其宮也衛宏漢舊儀曰晝漏晝夜

單井凡喪事懸壺以哭皆以水守之分以日夜鄭司農曰擊壺以令軍井謂為軍穿井井成擊壺懸其上令軍中眾皆望見知此下有井也壺所以盛飲故以壺表井也鄭玄曰以水守壺者為

沃漏也以火守壺者夜視刻數也分以日夜者異晝夜漏也而司曆亾官疇人廢業孟陬殄滅攝提無紀

左氏傳仲尼曰今火猶西流司曆過也漢書曰三代既沒五霸之末史官忘紀疇人子弟分散如

瀆曰家業世世相傳為疇漢書孟陬殄滅攝提失方音義曰正月為孟陬曆紀廢絕閏餘乖錯不

與正歲相值謂之殄滅攝提星名隨斗杓所指建十衛宏載傳呼之節較而未詳霍

融敘分至之差詳而不密衛宏漢舊儀曰夜漏起宮中宮城門傳五伯官直符行衛

上言漏刻率九日增減一不與天相陸機之賦虛握靈珠孫綽之銘空擅崑

應或時差至二刻半不如夏曆密也陸機之賦虛握靈珠孫綽之銘空擅崑

玉陸機孫綽皆有漏刻銘曹子建與楊德祖書曰人人自謂握靈蛇弘度遺篇乘天垂

之珠家家自謂抱荆山之玉新序固乘曰珠產江漢玉產崑山

旨王隱晉書曰李充字弘度集有漏刻銘沈約宋書曰宋太祖頗好曆數太子李更布在方

令何承天私撰新法元嘉二十一年上表詔付外詳之有司奏承天曆術令施行

冊無彰器用禮記哀公問政子曰文武之道布在方冊左譬彼春華同夫海棗

言其文麗海棗譬其無實谷賓戲曰摘藻如春華晏子春秋曰齊景公謂晏子曰東海之中有赤

水中有棗華而不實何也晏子曰昔者秦穆公乘舟理天下黃布裹棗棗至海而採其布破黃布故

水赤棗棗故華不實公曰吾伴寧可以軌物字民作範垂訓者乎左氏傳曰隱公

問子對曰嬰聞伴問者伴對也且今之

官漏出自會稽蕭子雲東宮雜記曰天監六年上造新漏以臺舊漏給官漏銘積水違

云咸和七年會稽山陰令魏不造即會稽內史王舒所獻漏也

方導流乖則陸機刻漏賦曰積水不過六日無辨五夜不分淮南子曰冬至子午

日則夏至之日也歲遷六日終而復始高誘曰遷六日今年以子冬至後年以午冬至後年以子午

至衛宏漢舊儀曰晝夜漏起省中用火中黃門持五夜甲夜乙夜丙夜丁夜戊夜也歲躔闌

茂月次姑洗爾雅曰太歲在戊曰闌茂禮皇帝有天下之五載也樂遷夏諺

記曰季春之月律中姑洗

禮變商俗孟子夏諺曰吾王不游吾何以業類補天功均柱地列子曰昔女媧氏

休尚書曰商俗靡靡利口惟賢

其闕割贅之足以立四極其後共工氏與顓頊河海夷晏風雲律呂禮斗威儀曰君乘

爭為帝怒而觸不周之山折天柱絕地維也則河海夷晏十洲記曰天漢三年西國王使獻靈膠四兩吉光毛裘受以付庫使者曰常占東風

請猛獸乘毛車以濟弱水于今十三年矣坐朝宴罷每日晨興呂氏春秋曰上稱三皇五帝之業以諭其意蚤朝宴罷以告制兵者也尚書大傳曰帝猶反側以為

晨興關四屬傳漏之音聽雞人之響周禮曰雞人掌大祭祀夜呼旦以四百官集云雞人二字是沈約所改作也

星火謬中金水違用左氏傳張耀曰火中寒暑乃退鄭玄毛詩箋曰火星中寒暑退陸機漏刻賦曰寤蟾蜍之棲月識金水之相緣時乖啟

閉箭異錙銖左氏傳曰凡分至啟閉必書雲物為備故也鄭玄禮記注曰八兩為錙漢書曰二十四銖為兩也爰命日官草創新

器左氏傳曰天子有禮記注曰八兩為錙漢書曰二十四銖為兩也於是俯察芻羅登臺升庫周禮曰仰則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史記曰黃帝順天地之紀芻羅日

月星辰左氏傳曰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而書禮也又曰則于地四參以天一言壺用宋衛陳鄭皆火梓慎登大庭之庫以望之曰宋衛陳鄭也

用水也漢書曰天以得一建武遺蠹咸和餘舛司馬彪續漢書霍融曰四分施於建武咸和漏刻即上魏不所造也金筒

方員之制飛流吐納之規金則壺也而形方筒則引水者而形員孫綽漏刻銘曰乃制妙器挈壺氏詮累筒三階積水成川陸機漏刻銘曰口

納胸吐水變律改經一皆懲革蔡邕律曆志曰凡律所革以變律呂相生至六十也天監六年太歲丁亥

十月丁亥朔十六日壬寅漏成進御以考辰正晷測表候陰陸機集志議曰

考正三辰審其所司是談天紀綱也測表候陰謂土圭也漢書曰夫推曆生律制器量多少者不失圭撮權輕重者不失黍累應劭

日圭自然之形陰陽之始也四圭曰撮十黍一累十累一銖又可以校運算之睽合辨分天之邪正漢書曰造

治曆者方士唐都巴郡落下閎與察四氣之盈虛課六曆之疎密爾雅曰春為發生焉都分天部而閎運算轉曆也

成冬為安寧四氣和為通正漢書曰史記有黃帝顓頊夏商周及魯曆漢興張蒼用頤頤曆此於六曆疏濶中最高為微近又曰淳于陵渠覆太初曆晦朔弦望皆最密也永世貽

則傳之無窮赫矣煥乎無得而稱也昔嘉量微物盤盂小器猶且昭德記功載在銘典周禮栗氏為量其銘曰嘉量既成以觀四國永放厥後茲器惟則

為誠法或於鼎名曰銘蔡邕銘論曰德非此族不在銘典孫綽子曰藝妙者以入神造化

上達與成物之能與坤元等契周易曰乾知大始坤作成物又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勳倍楹席事百巾

天合符蔡邕銘論曰武王踐祚咨于太師而作席机楹杖又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寧可使多謝曾水有陋昆吾

机蔡邕銘論曰武王踐祚咨于太師而作席机楹杖又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寧可使多謝曾水有陋昆吾

郭象莊子注曰不可多謝堯舜而推之為兄也蔡邕銘論曰昔召公作誥先王賜朕鼎出於武當曾水呂尚作周太師而封於齊其功銘於昆吾之野西都實序曰有陋洛邑之議金字

不傳銀書未勒者哉崔玄山瀨鄉記曰老子母碑老子把持仙籙玉簡金字編以白銀紀善撥惡劉人本觀書賦曰玉牒石記銀書金字煥矣不窮邈乎

昭乃詔小臣為其銘曰一暑一寒有明有晦消息滿虛一晦一明日改月化也

神道無跡天工罕代莊子老聃謂孔子曰夫神生於道其來無迹其去無方尚書曰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乃置挈壺是惟

熙載氣均衡石唇正權概呂氏春秋曰仲春日夜分鈞衡石角斗桶正權概高誘曰角平斗桶權概皆令均等也世道交喪

權概高誘曰角平斗桶權概皆令均等也

權概高誘曰角平斗桶權概皆令均等也

權概高誘曰角平斗桶權概皆令均等也

權概高誘曰角平斗桶權概皆令均等也

權概高誘曰角平斗桶權概皆令均等也

權概高誘曰角平斗桶權概皆令均等也

權概高誘曰角平斗桶權概皆令均等也

權概高誘曰角平斗桶權概皆令均等也

權概高誘曰角平斗桶權概皆令均等也

權概高誘曰角平斗桶權概皆令均等也

權概高誘曰角平斗桶權概皆令均等也

權概高誘曰角平斗桶權概皆令均等也

權概高誘曰角平斗桶權概皆令均等也

權概高誘曰角平斗桶權概皆令均等也

權概高誘曰角平斗桶權概皆令均等也

權概高誘曰角平斗桶權概皆令均等也

禮術銷匹

莊子曰世喪道矣道喪世矣世與道交相喪也毛詩序曰齊宣公時禮義消亡遽遷水火爭倒衣裳水火已見上文毛詩

曰東方未明擊刁舛次聚木乖方

漢書曰李廣行無部曲不擊刁斗自衛孟康曰以銅鑊倒衣裳爰究爰度時惟我皇毛詩曰惟彼四方爰究爰度方壺外次圓流

軍事懸壺以序聚椽鄭玄曰

謂擊椽兩木相敲行夜時也爰究爰度時惟我皇毛詩曰惟彼四方爰究爰度方壺外次圓流

內襲洪殺殊等高卑異級

陸機漏刻賦曰擬洪殺於漏鍾順卑高而為級靈虬承注陰蟲吐噏孫綽

漏刻銘曰靈虬吐注陰蟲承瀉

儵往忽來鬼出神入方淮南子曰並應無窮鬼出神入微若抽繭

逝如激電

陸機漏刻賦曰形微獨爾之絲逝若垂天之電耳不輟音眼無畱盼銅史司刻金徒抱

受靡譽登降弗爽

毛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衛宏漢舊儀曰夜履薄非兢臨深罔戰授

一可法可象

尚書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孝經曰作事可法月不知來日無藏往

分似符契至猶影響

周易曰月往則日來杜預左氏傳注曰分春秋分也至冬夏至也尚辨天意猶

合昏暮卷莫莢晨生

周處風土記曰合昏權也葉晨舒而昏合田尚辨天意猶

測地情

詩汎曆樞曰靈臺參天意周易曰聖人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況我神造通幽洞靈陸機漏刻賦曰

配皇等極為世作程

呂氏春秋曰後世以為法程高誘曰程度也曹植列女傳頌曰尚卑貴禮來世作程

誄上

王仲宣誄

曹子建

建安二十二年正月二十四日戊申魏故侍中關內侯王君卒嗚

呼哀哉皇穹神察詰人是恃如何靈祇殲我吉士毛詩曰彼蒼者天殲我良人誰謂

不痛早世即冥范曄後漢書桓帝詔曰誰謂不傷華繁中零史記華陽夫人姊

存二分流天遂同期莊子曰雖有壽夭相去幾何又曰聖也者遂於命也朝聞夕沒先民所思

何用誄德表之素旗鄭司農周禮注曰誄謂積累生時德行儀禮何以贈終哀以送之孝經曰哀遂作

誄曰猗歟侍中遠祖彌芳公高建業佐武伐商史記曰魏之先畢公高與

爵同齊魯邦祀絕匹流裔畢萬勳績惟光晉獻賜封于魏之疆

也

天開之祚末胄稱王

史記曰公高苗裔曰畢萬事晉獻公滅魏封畢萬為大夫卜偃曰儀縣魏之都也魏滅晉獻公以魏封大夫畢萬後世文侯初盛至厥姓斯氏條分葉散子孫稱王是為惠王然以稱王因氏焉楚辭曰伊伯庸之末胄也

世滋芳烈揚聲秦漢會遭陽九炎光中曠

漢書曰陽九厄日初入百六陽九音義曰易稱所謂陽九之厄百六

之加匪惠惟恭自君二祖為光為龍

張璠漢紀曰王龔字伯宗有高名于天下順帝時為太尉暢字叔茂名在八俊靈帝時為

掌司空百揆惟敘五典克從

尚書曰納于百揆百揆時敘又曰慎徽五典五典克從

通伊君顯考奕葉佐時

魏志曰祭父謙為大將軍何進長史

出臨朔岱庶績咸熙

祭父無傳其官未詳

德材技廣宣強記洽聞幽讚微言

孔叢子長弘曰仲尼洽聞強記博物不窮周易曰幽贊於神明而生著論語識曰子夏六十人

成篇

魏志祭善屬文舉筆便成無所改定時人常以為備構

何道不洽何藝不閒

局逞巧博奕惟賢

室隕顛

毛詩曰閔予小子遭家不造

君乃羈旅離此阻艱

翕然鳳舉遠竄荆蠻

濯纓清川

盛弘之荊州記曰襄陽西南有徐元直宅其西北八里方山山北際河水山下有王仲宣宅故東阿王誅云振冠南嶽濯纓清川集本清或謂清誤也

蓬室不干勢權

列子曰北宮子庇其蓬室若廣廈之蔭也

陳戎講武

禮記曰乃命將帥講武習射御

君乃義發算我師旅

魏志曰劉表卒祭勸表子琮令降太祖

投身帝宇

桓譚陳便宜曰所謂霸功者法度明正百官修治威令流行者也傳幹後漢王命敘曰世祖攘亂復帝宇

我公實嘉表揚京國金龜紫綬以彰勳則

魏志曰太祖辟祭為丞相掾賜爵關內侯漢舊儀曰列侯黃金龜鈕

又曰金印紫綬勳則伊何勞謙靡已

周易曰勞謙君子有終吉

憂世忝家殊略卓峙

史記穰苴曰

將受命之日

將受命之日

將受命之日

文若春華思若涌泉

春華已見上文東觀漢記朱勃謂馬援曰謀如涌泉勢如轉圓發言可詠下筆

月乃徙天

春秋陳敬仲曰羈旅之臣杜預注曰羈寄也旅客也

子都長安

崔璋七調曰翻然鳳舉軒爾龍騰毛詩曰蠢爾蠻荆

身窮志達居鄙行鮮

振冠南嶽

濯纓清川

盛弘之荊州記曰襄陽西南有徐元直宅其西北八里方山山北際河水山下有王仲宣宅故東阿王誅云振冠南嶽濯纓清川集本清或謂清誤也

蓬室不干勢權

列子曰北宮子庇其蓬室若廣廈之蔭也

陳戎講武

禮記曰乃命將帥講武習射御

君乃義發算我師旅

魏志曰劉表卒祭勸表子琮令降太祖

投身帝宇

桓譚陳便宜曰所謂霸功者法度明正百官修治威令流行者也傳幹後漢王命敘曰世祖攘亂復帝宇

我公實嘉表揚京國金龜紫綬以彰勳則

魏志曰太祖辟祭為丞相掾賜爵關內侯漢舊儀曰列侯黃金龜鈕

又曰金印紫綬勳則伊何勞謙靡已

周易曰勞謙君子有終吉

憂世忝家殊略卓峙

史記穰苴曰

將受命之日

將受命之日

將受命之日

則忘其家趙岐孟子章指曰憂國忘家

乃署祭酒與軍行止魏志曰後遷軍謀祭酒周易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算無遺策畫

無失理孟子曰計及下者無遺策東觀漢記魯恭上疏曰舉無遺策動不失其中我王建国百司雋又周禮曰維王建国尚書曰俊又在官

君以顯舉秉機省闈戴蟬珥貂朱衣皓帶魏志曰魏國建拜祭侍中蔡邕獨斷曰侍中常侍皆冠惠文加貂附蟬也

入侍帷幄出擁華蓋劉歆遂初賦曰奉華蓋於帝側榮曜當世芳風瞻藹漢書曰章立成繼父相位封侯榮當

戎路霆駭風徂君侍華轂輝輝王塗漢書劉向上封事曰今王氏一姓乘朱輪華轂者二十三人蔡邕劉寬碑曰統艾三事以

不濟運極命衰寢疾彌留吉往凶歸嗚呼哀哉魏志曰建安二十二年春道病卒尚書王

歷山河泣涕如頽楚辭曰登山望中心悲怨彼青靑泣如頽哀風興感行雲徘徊游魚失浪

歸鳥忘栖嗚呼哀哉吾與夫子義貫丹青丹青一色名言不渝也好和琴瑟分過

友生毛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又曰矧伊人矣不求友生庶幾遐年攜手同征如何奄忽棄我夙零

感昔宴會志各高厲子戲夫子金石難弊人命靡常吉凶異制毛詩曰天

逝又論死生存亡數度春秋考異郵曰吉凶有數存亡有象子猶懷疑求之明據儻獨有

靈游魂秦素列子秦素者質之始也我將假翼飄飄高舉超登景雲要子天路孝經

名莊子曰小人徇財君子徇名天下皆然不獨一人也生榮死哀亦孔之榮嗚呼哀哉論語子貢曰夫子其

楊荊州誄并序

潘安仁

維咸寧元年王隱晉書咸寧武帝年號夏四月乙丑晉故折衝將軍荊州刺史東武

戴侯榮陽楊使君薨嗚呼哀哉楊肇已見懷舊賦夫天子建国諸侯立家左氏

傳師

則忘其家趙岐孟子章指曰憂國忘家

乃署祭酒與軍行止魏志曰後遷軍謀祭酒周易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算無遺策畫

無失理孟子曰計及下者無遺策東觀漢記魯恭上疏曰舉無遺策動不失其中我王建国百司雋又周禮曰維王建国尚書曰俊又在官

君以顯舉秉機省闈戴蟬珥貂朱衣皓帶魏志曰魏國建拜祭侍中蔡邕獨斷曰侍中常侍皆冠惠文加貂附蟬也

入侍帷幄出擁華蓋劉歆遂初賦曰奉華蓋於帝側榮曜當世芳風瞻藹漢書曰章立成繼父相位封侯榮當

戎路霆駭風徂君侍華轂輝輝王塗漢書劉向上封事曰今王氏一姓乘朱輪華轂者二十三人蔡邕劉寬碑曰統艾三事以

不濟運極命衰寢疾彌留吉往凶歸嗚呼哀哉魏志曰建安二十二年春道病卒尚書王

歷山河泣涕如頽楚辭曰登山望中心悲怨彼青靑泣如頽哀風興感行雲徘徊游魚失浪

歸鳥忘栖嗚呼哀哉吾與夫子義貫丹青丹青一色名言不渝也好和琴瑟分過

友生毛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又曰矧伊人矣不求友生庶幾遐年攜手同征如何奄忽棄我夙零

感昔宴會志各高厲子戲夫子金石難弊人命靡常吉凶異制毛詩曰天

逝又論死生存亡數度春秋考異郵曰吉凶有數存亡有象子猶懷疑求之明據儻獨有

靈游魂秦素列子秦素者質之始也我將假翼飄飄高舉超登景雲要子天路孝經

名莊子曰小人徇財君子徇名天下皆然不獨一人也生榮死哀亦孔之榮嗚呼哀哉論語子貢曰夫子其

服曰吾聞國家之立也天子建國諸侯

立家是以人服事其上而下無親視也

選賢與能政是以和禮記曰選賢與能講信修睦

周賴尚父殷憑太阿

忠節克明茂績惟嘉尚書曰子懋乃德嘉乃丕績

將宏王略肅清荒遐降年

不永玄首末華尚書曰降年有永有不永

嗚呼哀哉范曄後漢書東海王疆上疏曰

身沒名垂先哲所趨東征賦曰唯令德為不朽身既沒而名猶存也

美周禮曰諡者行之述號者功之表也蔡邕

邈矣遠祖系自有周昭穆繁昌枝庶分流族始伯喬氏出楊侯漢書

祖考方事之殷左氏傳曰鄢陵之戰楚子使工尹襄問郤至以弓曰

亦簡君左氏傳仲尼曰鳥則擇木家語孔子曰

投心魏朝策名委身左氏傳狐突曰

烏則擇木臣

也奮躍淵塗跨騰風雲答賓戲曰振拔

或統驍騎或據領軍潘岳楊肇碑序

構堂基毛詩曰纂戎祖考尚書曰若

孝實蒸蒸友亦怡怡尚書曰克諧以孝蒸蒸又

善尺牘必珍漢書曰陳遵善書與人尺

足不輟行手不釋文翰動若飛紙

落如雲學優則仕乃從王政論語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

璞發輝臨軹止作令

官肅我朝命肇碑曰肇遷

惟此大理國之靈章肇碑曰肇兼統大理之任漢書

君莅其任視民如傷左氏傳逢滑曰國

聽參臬呂稱倖于張尚書帝曰答繇蠻夷猶夏寇賊

改授農政于彼野王肇碑曰

疑平法務在哀鯨寡罪從輕朝廷稱之

尉周亞夫見釋之持議平乃結為親友

此天下稱之

改授農政于彼野王

除野王

典農中郎將魏略曰典農中郎將太祖倉盈庾億國富兵彊毛詩曰我倉既盈我庾惟億新序曰孫叔敖相楚國

置秩比二千石漢書河內郡野王縣

富兵**煌煌文后**鴻漸晉室君以兼資參戎作勦軍周易曰鴻漸于陸其羽可

疆用為儀漢書華陰守永嘉**用錫土宇膺茲顯秩青社白茅亦朱其紱**肇碑曰

上疏曰朱雲兼資文武**氏順天聖皇受終**魏志曰陳雷王奉皇帝璽綬策禪位於晉嗣王周易

冒以黃土將封諸侯各取方土直以白茅以為社毛萇詩傳曰諸侯赤黻與紱古今字同

實統禁戎肇碑曰皇祖之**司管閭闔清我帝宮**晉宮閣銘曰洛陽城闔門漢書

子行幸所至先案行**苛慝不作穆如和風**國語內史過曰神亦往焉觀**謂督勳勞**

清靜殿中以虞非常**班命彌崇**肇碑曰以清宮勳勞進封**苾苾海岱玄化未周**毛詩曰淇水苾苾尚書

豈陳雷太守頌**滔滔江漢疆場分流**毛詩曰滔滔江漢南國之紀尚書曰江漢朝

曰玄化洽矣**兼武時惟楊侯既守東莞**肇碑曰領東莞相荆州刺史**折衝萬**

里對揚王休肇碑曰加折衝將軍晏子春秋孔子曰不出樽俎之間而**聞善若驚疾**

折衝千里之外晏子之謂也毛詩曰虎拜稽首對揚王休**惡如讐**國語楚藍尹文齊謂子西曰夫圖盧聞一善言若驚得**示威示德以伐以柔**

一士若賞謝承後漢書曰張儉清察中正疾惡若讐

左氏傳蒼葛曰德以柔中國刑以威四**夷夷凶侈偽師畏逼將乘讐**班固高紀述乘讐**席卷南**

夷又曰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極**而連席卷三秦**繼寒糧盡神謀不忒**楊肇伐吳而敗**君子之過引曲推直**

如彼日月有時則食左氏傳曰晉師歸桓子請死晉侯欲許之士貞**負執其咎功**

讓其力毛詩曰誰**亦既旋旆為法受黜**左氏傳孔子曰趙宣子古**退守丘瑩杜**

門不出漢書曰王陵**游目興墳縱心儒術**杜門不朝詩**祁祁搢紳升堂入室**毛詩曰采芣

曰雜縉紳先生之略術論語子**靡事不吝無疑不質**毛萇詩傳曰訪問於善為吝吝事為

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弗慮弗圖乃寢乃**

疾毛詩曰吳天疾威弗慮弗**疾**圖楚辭曰寢疾而日愁**昊天不弔景命其卒嗚呼哀哉**毛詩曰不弔昊天蔡邕

命有**子囊佐楚遺言城郢史魚諫衛以尸顯政**左氏傳曰楚子囊還自吳卒將

子囊忠君薨不忘增其名將死不忘衛社稷可不謂忠乎韓詩外傳曰昔衛大夫史魚病且死謂

其子曰我數言蘧伯玉之賢而不能進蘧子瑕不肖而不能退死不當居喪正堂殯我於室足矣

衛君問其故子以父言聞君召蘧伯**伊君臨終不忘忠敬寢伏牀蓐念在朝廷**

玉而貴之子瑕退之徒殯於正堂也**朝達厥辭夕隕其命聖王嗟悼寵贈衾綖誄德策勳考終定論**肇碑

日肇堯天子愍焉遺謁者祠以少年諡曰戴侯漢書曰羣辟慟懷邦族揮淚孤嗣在
列侯薨大行奏諡諫策應劭曰賜與諡及哀策諫文也
疾寮屬含悴毛詩曰莞赴者同哀路人增欷嗚呼哀哉余以頑蔽覆露
重陰國語張老謂趙文子曰先王仰追先考執友之心禮記曰見父之執不謂之進
俯感知己識達之深晏子春秋越石父曰承諱切怛涕淚霑襟楚辭曰泣歔
豈忘載奔憂病是沈在疾不省於匹不臨舉聲增慟哀有餘音嗚
呼哀哉

楊仲武誄 并序

潘安仁

楊經字仲武滎陽宛陵人也中領軍肅侯之曾孫荊州刺史戴侯
之孫肅侯楊暨也戴侯楊東武康侯之子也康侯楊八歲喪父其母鄭氏光
祿勳密陵成侯之元女賈弼之山公表注曰鄭表為司空密陵元侯生默為光祿勳密
操行甚高恤養幼孤以保父夫家而免諸艱難尙書周公曰巫

戴侯康侯多所論著又善草隸之藝子以妙年之秀曹子建自試表曰
固能綜覽義旨而軌式模範矣雖舅氏隆盛而孤貧守約心安陋
巷體服菲薄余甚奇之論語子曰回也在陋巷人不堪其若乃清才雋茂盛德
日新周易曰日新吾見其進未見其已也論語子曰顏淵曰吾見既藉三葉世親
之恩而子之姑余之伉儷焉左氏傳曰已不能庇其伉儷而匹之又往歲卒
於德宮里陸機洛陽記曰喪服周次綢繆累月苟人必有心此亦款誠
之至也不幸短命論語孔子對哀公曰有春秋二十九元康九年夏五月
己亥卒嗚呼哀哉乃作誄曰伊子之先奕葉熙隆惟祖惟曾載揚
休風顯考康侯無祿早終左氏傳子產曰公孫段無名器雖光勳業未融
篤生吾子誕茂淑姿克岐克嶷知章知微毛詩曰克岐克嶷以就口鉤深
探蹟味道研幾周易曰探賈索隱鉤深致遠又曰匪直也人邦家之輝毛詩曰
人秉心塞淵又曰樂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子之邁閔曾未亂髮鄭玄周禮注曰亂髮如彼危根當此

只君子邦家之光

衝懿德之休明靡幽不喬言德之休明無有處幽而不遷喬也左氏傳王孫滿曰德之休明毛詩曰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弱冠流

芳雋聲清劭韶爾舅惟榮爾宗惟瘁幼秉殊操違豐安置撰錄先訓

俾無隕墜舊文新藝罔不必肄潘楊之穆有自來矣矧乃今日慎

終如始老子曰慎終如始則無敗事爾休爾戚如實在己新序曰晉襄公之孫周為晉國休戚不倍本也視子猶父

不得猶子論語曰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回也視子猶父也子不得視猶子也敬亦既篤愛亦既深雖殊其

年實同厥心日昃景西望子朝陰如何短折背世湮沈嗚呼哀哉

身願戀慈母哀慈母痛心疾首毛詩曰哀哀父母生我劬勞左氏傳呂相絕秦曰諸侯痛心疾首暍就寡人噉噉

叫莊子曰我噉噉而哭之同生悽悽諸舅言德業之美類於蘭玉始芳含而積耀遠毀壁而嗚呼仲

和含芳委耀毀壁摧柯推柯言早天也太玄經曰破壁毀珪逢不幸也嗚呼仲

武痛哉奈何德宮之艱同次外寢惟我與爾對筵接枕自時迄今

曾未盈稔姑姪繼隕何痛斯甚嗚呼哀哉披帙散書屢覩遺文有

造有寫或草或真執玩周復想見其人紙勞于手涕沾于巾張衡四愁詩曰

與世長乖朝濟洛川夕次山隈歸鳥頡頏行雲徘徊毛詩曰燕燕于飛頡頏之頡頏臨

穴永訣撫襯盡哀毛詩曰臨其穴惻惻其懷杜預左氏傳注曰襯棺也遺形莫紹增慟余懷魂兮往

矣梁木實摧嗚呼哀哉往矣已見上文禮記曰孔子早作負手曳杖逍遙於門歌曰泰山其頽乎梁木其壞乎鄭玄曰太山眾山所仰梁木眾木所放也

也

文選卷五十六

終

金陵書局
汲古閣本

文選卷五十七

誄下

潘安仁夏侯常侍誄一首

馬汧督誄一首

顏延年陽給事誄一首

陶徵士誄一首

謝希逸宋孝武宣貴妃誄一首

哀上

潘安仁哀永逝文一首

哀下

顏延年宋文皇帝元皇后哀策文一首

謝玄暉齊敬皇后哀策文一首

碑文上

蔡伯喈郭林宗碑文一首 并序

陳仲弓碑文一首 并序

王仲寶褚淵碑文一首 并序

誄下

夏侯常侍誄 并序

潘安仁

夏侯湛字孝若譙人也少知名弱冠辟太尉府 臧榮緒晉書曰湛早有名譽為太尉掾 賢良

方正徵以為太子舍人尚書郎野王令 臧榮緒晉書曰湛除中書侍郎出補南陽相又曰家艱進補太子舍人轉尚書郎出宰野王令

中書郎南陽相 臧榮緒晉書曰湛除中書侍郎出補南陽相又曰家艱長方正徵也 秦王柬武帝第三子也初封南陽王後徙封秦王

乞還 毛詩曰未堪家多難余又集于夢 頃之選為太子僕未就命而世祖崩 世祖武帝也

天子以為散騎常侍從班列也 天子惠春秋四

十有九元康元年夏五月壬辰寢疾卒于延喜里第嗚呼哀哉乃

作誄曰禹錫玄珪實曰文命 尚書曰禹錫玄圭告厥成功又曰文命敷于四海史記曰夏禹名曰文命 克明克聖光

啟夏政 尚書曰居上克明又曰克齊聖廣淵 其在於漢邁勳惟嬰 漢書曰夏侯嬰為太僕常奉車從擊左氏傳宋向戌曰以偪陽光啟寡君

籍思弘儒業小大雙名 班固漢書述曰世宗曄曄思弘祖業漢書曰夏侯勝字長公少好學從夏侯始昌受尚書又曰勝從父兄子建字長卿自師事勝又

代治亦有聲 王隱晉書曰威次子莊淮南太守毛詩曰文王有聲 英英夫子灼灼其雋飛辯摛藻華

繁玉振 孔融薦禰衡表曰飛辯騁辭班固答賓戲曰摛藻如春華孟子曰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 如彼隨和發彩流潤 淮南子

之珠和氏之璧得之而富失之而貧 禮記孔子曰夫玉溫潤而澤仁也 如彼錦績列素點絢 論語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何謂也

人見其表莫測其裏 尚書大傳孔子謂子夏曰子見其表未見其裏法言曰或問聖人表裏曰威儀文辭表也德行

忠信 子謂顏回曰唯我與爾有是夫 徒謂吾生文勝則史 論語子曰文勝質則史 心照神交唯我與子 莊子子綦曰其寐也魂交論語

且歷少長逮觀終始 孝經曰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 子之承親孝齊閔

參 漢書成帝詔曰孝子順孫願自竭以承其親論語子曰孝哉閔子騫禮記公明儀問曾子曰夫子可以爲孝乎曾子曰君子之所謂孝者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參直養者安能爲孝乎

子之友悌和如瑟琴毛詩曰妻子好事君直道與朋信心論語柳下惠曰直

言而有信雖實唱高猶賞爾音宋玉對問曰曲彌高者其和彌寡曹弱冠厲翼

羽儀初昇禮記曰人生二十曰弱冠呂氏春秋曰征公弓既招皇輿乃徵左氏傳

清風載興胡廣書曰建彼樂都寵子惟王左氏傳延陵季子曰決決乎大設

官建輔妙簡邦良用取喉舌相爾南陽尚書帝曰龍命汝作納言孔安國曰納

舌惠訓不倦視民如傷左氏傳邾奚曰惠訓不倦叔向有乃眷北顧辭祿延喜

孟德薄辭祿也余亦偃息無事明時息之義則未之識疇昔之遊二紀于茲

左氏傳羊斟曰疇昔之羊子為政班白攜手何歡如之禮記曰班白者不提挈毛

孔安國尚書傳曰十二年曰紀吾語汝眾實勝寡慎子曰眾之勝寡必也人惡雋異俗疵文雅孔安國尚書傳

禮曰天子不知文執戟疲楊長沙投賈曹子建楊德祖書曰楊子雲先朝執戟之臣耳

雅之辭少師之任無謂爾高恥居物下子乃洗然變色易容史記曰觀范雎之見王者羣

得慨

然歎曰道固不同論語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為仁由己匪我求蒙論語顏淵問仁孔子曰

己而由人乎哉周易曰誰毀誰譽何去何從論語孔子曰吾之於人誰毀誰譽

重蒙求我匪我求童蒙匪緇莫磨匪磷論語子曰不曰堅乎磨而不緇子獨正色居屈志申尚書曰正

不爾以猶致其身論語周公謂魯公曰不使大臣怨獻替盡規媚茲一人國語

謂趙簡子曰夫事君者諫過而賞善薦可而替讜言忠謀世祖是嘉漢書成帝曰久不

否獻能而進賢毛詩曰媚茲一人應侯順德讜言見班生今日復聞

讜言也將僕儲皇奉轡承華漢書曰太子家有僕上林賦曰先朝末命聖列

顯加尚書曰道入侍帝闈出光厥家我聞積善神降之吉周易曰積善之

氏傳季梁曰於是乎宜享遐紀長保天秩尚書曰天秩有禮如何斯人而有斯

疾論語伯牛有疾子曰曾未知命中年隕卒嗚呼哀哉論語子曰五十而知天命

命惟唯爾之存匪爵而貴孫卿子曰君子無甘食美服重珍兼味臧榮緒晉書曰

終身唯爾之存匪爵而貴爵而貴無祿而富甘食美服重珍兼味湛族為盛門性

服窮臨終遺誓永錫爾類毛詩曰孝子不斂以時襲殯不簡器臧榮緒晉

沒遺命小棺薄斂不修封樹禮記曰延陵季子誰能拔俗生盡其養孰是養生而

適齊長子死其斂以時服漢書曰衣禪複為襲

誰能拔俗生盡其養孰是養生而

誰能拔俗生盡其養孰是養生而

誰能拔俗生盡其養孰是養生而

誰能拔俗生盡其養孰是養生而

薄其葬漢書曰楊王孫家業千金厚自奉養生不致及病且終曰吾欲贏葬淮南子曰節財薄葬簡服生焉**淵哉若人縱心條暢**揚雄述曰淵哉若人實好斯文

傑操明達困而彌亮周禮小喪供柩輅車也周禮曰喪祝掌大喪祖飾棺乃載鄭玄**存亾永訣逝者不追**鄭玄毛詩箋云往矣

祖為行始也家語曰顓孫師有容體資質禮記曰內人行哭失聲**存亾永訣逝者不追**鄭玄毛詩箋云往矣

川上曰逝望子舊車覽爾遺衣幅抑失聲禮記曰內人行哭失聲**涕交揮**家語曰父文伯卒敬姜

者如斯夫禮記曰內人行哭失聲**涕交揮**家語曰父文伯卒敬姜

日往月來暑退寒襲周易曰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左氏傳張超曰火中寒暑乃退孔安國

日往月來暑退寒襲周易曰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左氏傳張超曰火中寒暑乃退孔安國

零露沾凝勁風淒急慘爾其傷念我良執禮記曰見父之執不謂

前思未弭後感仍集禮記曰見父之執不謂

適子素館撫孤相泣毛詩曰適子之館兮撫孤羊

積悲滿懷逝矣安及嗚呼哀哉賈逵國語注

馬汧督誄并序 臧榮緒晉書曰汧督馬敦立功孤城為州司所在死於固圍岳誄之

潘安仁

惟元康七年秋九月十五日晉故督守關中侯扶風馬君卒嗚呼

哀哉初雍部之內屬羌反未弭而編戶之民又肆逆焉傳暢晉諸公讚

雖王旅致討終於殄滅年武庫火北地盧水胡蘭羌因此為亂推齊萬年為主杜預左氏傳注曰殄息也漢書呂后曰諸將與帝為編戶民

而蜂蠆有毒驟失小利左氏傳城文仲曰君無謂

俾百姓流亾頻於塗炭毛詩曰民卒流亾尚書

建威喪元於好時州伯宵遁乎大谿王隱晉書

若夫偏師裨將之隕首覆軍者蓋以十數左氏傳韓子曰以偏師陷子罪大矣漢書曰大將軍

剖符專城紆青拖墨之司奔走失其守者相門以報恩施史記齊使人說越

望於境東觀漢記韋彪上議曰二千石皆以選出京師剖符典千里古樂府日出東南隅曰三

秦隴之僭鞏更為魁韋姓也更名也漢書曰羌前鞏降東觀漢記曰

子以眇爾之身介乎重圍之裏符專城則青墨是也墨或為紫非

率寡弱之眾據十雉之城十雉言

羣氏如蝟毛而起四面雨射城中漢書賈誼曰高帝功臣反者如蝟毛而起東觀漢記曰上入

城中鑿穴而處負戶而汲昆陽二公環昆陽城積弩射城矢如雨下城中負戶而汲

木石將盡樵蘇之竭芻蕘罄絕漢書李左車曰樵蘇後爨師不宿飽晉灼曰樵取薪也蘇取草也毛詩曰詢于芻蕘毛萇曰芻蕘新於是乎發梁棟而用之焉以鐵鑠機關既縱礪而又昇焉

焦之麥柿字呂角之松說文曰柿削柿也用能薪芻不匱人畜取給青煙傷起歷馬長鳴古詩曰朱火然其中青煙騰其凶醜駭而疑懼乃闕

地而攻子命穴沒漶實壺鑄雷瓶甌以偵墨子曰若城外穿地來攻者宜于城內掘井以薄城幕將穿響作因焚穢古火薰之

潛氏殲焉崔寔四月令曰四月可桑穡注曰大麥久之安西之救至竟免虎口之厄王隱晉書曰齊萬年帥羌胡圍涇陽遣安西將軍全數百萬石之積文契書

於幕府漢書音義曰衛青征匈奴大克獲聖朝疇咨進以顯秩殊以幢蓋之制幢蓋將軍刺史之儀也兵書曰軍主長服赤而州之有司乃以私隸數口穀十

斛考訊吏兵以檟楚之辭連之禮記曰夏楚二物以收其威鄭玄曰大將軍屢

抗其疏干寶晉紀曰梁王曰敦固守孤城獨當羣寇管子曰民無耻以少禦

眾載離寒暑莊子曰晉之善戰臨危奮節保穀全城而雍州從事忌敦勳効極推小疵周易曰悔吝者非所以褒獎元功宜解敦禁劾假授請

傷之策書曰皇帝咨故督守關中侯馬敦忠勇果毅率厲有方固守孤城危逼獲濟寵秩未加不幸喪朕用悼焉今追贈牙門將

軍印綬祠以少牢王隱晉書贈馬敦詔曰今追魂而有靈嘉茲寵榮范曄後漢

追諡梁竦詔曰魂而有靈嘉茲寵榮然絜士之間穢其庸致思乎言絜士之間已穢其庸致思以求

若乃下吏之肆其噤害則皆妬之徒也楚辭曰噤閉而不言然則

嗟乎妬之欺善抑亦質首之讐也言嫉妬之徒欺此善士抑亦同彼質首

語曰或戒其子慎無為善言固可以若是悲夫淮南子曰人

昔乘丘之戰縣賁奔父甫御

且猶弗為況不善乎此全其天器者也高誘曰器猶性也

魯莊公馬驚敗績賁父曰他日未嘗敗績而今敗績是無勇也遂

死之圍人浴馬有流矢在白肉公曰非其罪也乃誅之禮記曰魯莊公及宋人戰于乘丘縣賁父

御馬驚敗績公墜縣賁父曰他日不敗績而今敗績是無勇也遂死之圍人浴馬有流矢在白肉公曰非其罪也遂誅之漢明帝時有

司馬叔持者白曰於都市手劍父讐視死如歸亦命史臣班固而

為之誅公羊傳曰仇牧聞宋萬殺君手劍而叱之何休曰手劍持拔劍也呂氏春秋管子曰三軍之士視死如歸然則忠孝義烈之流慷

慨非命而死者綴辭之士未之或遺也班固漢書賁父自孔天子既已策

而贈之微臣託乎舊史之末敢闕其文哉乃作誄曰知人未易人

未易知史記曰侯嬴曰人固未易知嗟茲馬生位末名卑西戎猾夏乃奮其奇

安國曰猾亂也保此汧城救我邊危彼邊奚危城小粟富子以眇身而

裁其守兵無加衛墉不增築焚焚羣狄豺虎競逐左氏傳富辰諫王曰狄固貪婪王又敗之說文

鞏更恣睢潛詩官寺呂氏春

獨行恣睢之心漢書任橫政官寺東觀漢記曰象林蠻夷攻燔官寺

齊萬虓呼震驚呼

台司毛詩曰進厥虎臣闕如虺虎又曰震驚聲勢沸騰種落煽扇熾謝承後漢書曰

聲勢猛烈毛詩曰百川沸騰風俗通曰諸羌種落熾盛大為邊害旌旗電舒戈矛林植彤星流飛矢雨集

形珠星流謂治鐵以灌敵司馬兵法曰火攻有五斯為一焉漢書曰鑪中鐵銷散如流星矢如雨見上文惴惴士女號天以泣爾雅曰惴惴懼

於昊天襲麥而炊負戶以汲累卵之危倒懸之急說苑曰晉靈公造九層臺孫息

加九雞子其上公曰子作之孫息以基子置下加九雞子其上公曰危哉孟子曰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人悅之猶解倒懸馬生爰發在險彌亮

毛詩曰賦政于外四方爰發精貫白日猛烈秋霜戰國策康肅曰聶政之刺韓傀也稜威可厲

懦夫克壯漢書武帝報李廣曰威稜憚乎鄰國孟子曰聞雷恩撫循寒士挾纊左氏

楚子伐蕭申公巫臣曰師人多寒王巡三軍撫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蠢蠢犬羊阻眾陵寡漢名臣奏曰太尉應劭等議

羣韓詩外傳曰強不陵弱眾不暴寡潛隧密攻九地之下司馬兵法曰善守者藏於九地愜愜窮城

氣若無假王逸楚辭曰愜愜小息畏懼患禍者也昔命懸天今也惟馬論衡曰夫

吉凶存於時惟此馬生才博智瞻解嘲曰雖其人之瞻偵以瓶壺劇結以長漣

徐爰射雉賦注曰劇割也說文曰壺坑也七豔切鋪未見鋒火以起焰薰尸滿窟培穴以斂廣雅曰

培也

蒲溝 **木石匱竭其稔空虛** 嗚然馬生傲若有餘 左氏傳晉邊吏讓鄭曰今執

然勁念貌也擱與同下板切 **梁為礪柿** 廢 松為芻守不乏 械歷有鳴駒

哀哀建威身伏斧質 鄭玄周禮注曰質木槌也 悠悠烈將覆軍喪器戎釋我徒顯誅

我帥以生易死疇克不二 漢書公孫瓚說梁王曰昔宋人立公子突以活其 聖朝

西顧關右震惶分我汧庾化為寇糧實賴夫子思慕 模 彌長 蔡邕趙

加以思謀深長達於從政 咸使有勇致命知方 論語子路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

孔安國尚書傳曰憂謀也 我雖末學聞之前典 莊子曰末學古之人有之 十世有

也又子張曰士見危致命 能表墓旌善 左氏傳曰宣子四叔向祁奚聞之而見宣子曰夫謀而鮮過叔向有焉社稷之

比干之墓賈逵國 思人愛樹甘棠勿翦 左氏傳君子曰詩云蔽芾甘棠勿剪勿敗 矧乃吾

語注曰旌表也 子功深疑淺兩造未具儲隸蓋鮮 尚書曰兩造具備師聽五辭孔安國曰兩謂囚

孰是勳庸而不獲免猥哉部司其心反側斲善害能醜正惡直 聞

毛詩箋曰 牧人逶迤自公退食 國語里革曰且夫君也者將牧人而正其邪毛詩曰

穢鷹揚曾不戢翼 言間穢必殞若鷹之揚舉不戢翼而少留也毛詩 忘爾大勞猜

爾小利 方言曰 苟莫開懷于何不至 言人不開懷以相容 慨慨馬生硯硯高

致 說文曰慷慨壯士不得 發憤囹圄沒而猶嗚呼哀哉 左氏傳曰荀偃伐齊卒

終所不嗣事于齊 安平出奇破齊克完 史記曰田單者齊諸田疏屬也燕破齊田單東

有如河乃與受陰 張孟運籌危趙獲

安 戰國策曰智伯從韓魏兵以攻趙圍晉陽決晉水以灌之襄子謂張孟曰士大夫病吾不能

守矣孟談於是陰見韓魏之君曰今智伯率二君而伐趙則君次之二君曰我知其然即與

張孟談陰約三軍與之期日夜遣人入晉陽趙氏殺守隄之吏而決水灌智伯軍救水而亂韓

魏翼而擊之襄子將卒犯其前大敗智氏軍而擒智伯身死國區地分為三漢書高祖曰連籌

策於帷 汧人賴子猶彼談單如何吝嫉搖之筆端 吝嫉謂有司貪吝嫉妬也

事韓詩外傳曰 傾倉可賞矧云私粟狄隸可頌況曰家僕 周禮有蠻隸夷隸

避文士之筆端 別子雙龜貫以三木 為督守及關中侯故雙龜也司馬遷答 功存汧

與班古字通 城身死汧獄凡爾同圍心焉摧剝扶老攜幼街號巷哭嗚呼哀哉

戰國策曰辭人扶老攜幼迎孟嘗君劉縉聖
賢本紀曰子產卒國人哭於巷婦人泣於機
明明天子旌以殊恩毛詩曰明明天
子令聞不已光
光寵贈乃牙其門司勳頒爵亦兆後昆周禮曰凡有功者祭於大蒸
司勳詔之尚書曰垂裕後昆死而有
靈庶慰冤魂嗚呼哀哉

陽給事誅

并序 沈約宋書曰永初三年索虜嗣自率眾至方城虜悉力攻滑臺
城東北崩壞王景度出奔司馬陽瓚堅守不動眾潰抗節不降為虜所
殺少帝追贈給事中尚書令傅亮議瓚家在彭城宜即以
入臺絹一百匹粟三百斛賜給文士顏延年為之誄焉

顏延年

惟永初三年十一月十一日宋故寧遠司馬濮陽太守彭城陽君

卒嗚呼哀哉

沈約宋書曰高祖即位改元曰
永初郡國記有東郡濮陽郡

瓚少稟志節資性忠果奉上以

誠率下有方朝嘉其能故授以邊事永初之末佐守滑臺東郡圖經
曰滑臺城

值國禍荐臻王略中否

潘岳陽肇誄
曰將宏王略

獯虜聞豐劑

剝司充

沈約
宋書

幽并騎弩屯逼鞏洛

物理論曰幽
州之騎冀州

之弓勁悍之士列營緣戍相望屠潰

關中詩曰列營基時屠謂誅殺其人也漢書
曰攻潁川屠之左氏傳曰凡民逃其上曰潰瓚奮其

猛銳志不違難立乎將卒之間以緝華裔之眾緝會聚也左氏傳孔子
曰裔不謀夏夷不亂華罷

困相保堅守四旬上下力屈受陷勅寇

史記李左車謂韓信曰情見力屈欲戰
不拔左氏傳公子魚曰勅敵之人隘而

士師奔擾棄軍爭免而瓚誓命沈城

仇達身飛鏃毛詩曰仇仇

毛詩曰仇仇
公子毛萇傳

義以死徇節者哉非有先生論曰
引義以正身景平之元朝廷聞而傷之有詔曰故

寧遠司馬濮陽太守陽瓚滑臺之逼厲誠固守投命徇節在危無

撓左氏傳曰師徒撓
敗杜預曰撓敗也

古之烈士無以加之可贈給事中振恤遺孤以慰

存鄭玄禮記注
曰振收也追寵既彰人知慕節河汴之間有義風矣逮元嘉廓

祚聖神紀物光昭茂緒旌錄舊勳苟有概於貞孝者實事感於仁

明東觀漢記曰章
帝壯而仁明末臣蒙固側聞至訓敢詢諸前典而為之誄其辭曰

貞不常祐義有必甄

鄭玄尚書緯
注曰甄表也

處父勤君怨在登賢

左氏傳曰晉蒐于夷
舍二軍使狐射姑將

中軍趙盾佐之陽處父至自溫改蒐于董易中軍陽子成季之屬也故黨于趙氏且謂趙盾能曰
使能國之利也賈季怨陽子之易其班杜預曰日本中軍帥易以為左也使續鞠居殺陽處父穀梁

傳曰晉將與狄戰使狐姑為中軍將趙盾佐之陽處父曰不可古者君之使臣也使仁者佐賢者不使賢者佐仁者今盾賢夜姑仁其不可襄公曰諾公謂夜姑曰使汝佐盾矣處父主境上之事夜姑使人殺之

苦夷致果題子行間左氏傳曰苦越生子將待事而名之陽州之役獲焉名

忠壯之烈宜自爾先舊勳雖廢邑氏遂傳左氏傳曰苦越苦夷也說文曰題名也漢書衛

罪行間之意謂非臣待

忠壯之烈宜自爾先舊勳雖廢邑氏遂傳左氏傳曰苦越苦夷也說文曰題名也漢書衛

惟邑及氏自溫徂陽左氏傳曰苦越苦夷也說文曰題名也漢書衛

狐續既降晉族弗昌言狐射姑續鞠居誅處父之後在晉之族不復

之子之生立績宋皇毛詩曰之子之生立績宋皇

拳猛沈毅溫敏肅良管子曰子之鄉

如彼駢駢服馬也駢車衡也言翼贊宋朝如彼駢之為駢乃配服而參

駢配服駢衡駢服馬也駢車衡也言翼贊宋朝如彼駢之為駢乃配服而參

如彼竹柏負雪懷霜孫子曰貞人在冬則

王略未恢周易曰師出以律失律

函陝堙阻漣洛蒿萊朔馬東驚胡風南漢書王恢曰駢車相望又高祖令曰

埃山遜悠悠但見胡地埃

路無歸轄衛野有委骸

野有委骸漢書王恢曰駢車相望又高祖令曰

帝圖斯艱簡兵授才寔命陽子佐師危交黨與也毛詩曰憬彼淮夷史

臺憬彼危臺在滑之坳周衛是交鄭翟是爭記鄭入滑滑聽命已而反與衛

於是鄭伐滑周襄王使伯補請滑鄭文公不聽襄王請而囚伯補王怒與翟伐鄭不克

昔惟華國今實邊亭憑巘結關負河於是在鄭伐滑周襄王使伯補請滑鄭文公不聽襄王請而囚伯補王怒與翟伐鄭不克

紫城金柝夜擊和門晝局金謂刁斗也衛宏漢舊儀曰晝漏盡夜漏起城門擊刁斗

料敵厭難時惟陽生揚子雲趙充國頌曰料敵制勝唐

冬氣勁塞外草衰李陵答蘇武書云涼

邊矣獯虜乘障犯威尚書王曰邊矣西

鳴驥橫厲霜鎬高聳漢書曰息夫躬絕命辭曰鷹隼橫厲又曰冒頓乃

軼我河懸俘我洛畿左氏傳曰相曰我殺地入我

攢鋒成林投鞍為猶飛也

翳翳窮壘嗷嗷羣悲師老變形地圍於平城匈奴至者投鞍高如城者數所也

卒無半菽馬實拊巨秣

守未焚衝攻已濡褐左氏傳曰

勉慰痍傷拊巡飢渴左氏傳曰

力雖可窮氣不可奪禮記曰儒者身可危也而志不可奪也

賁父隕節魯人是志汧督効禮記曰儒者身可危也而志不可奪也

立邊疆身終鋒括嗚呼哀哉劉熙釋名曰

貞晉策攸記賈文研督已見上文皇上嘉悼思存寵異于以贈之言登給事毛詩以贈之路疏爵紀庸恤孤表嗣漢書滕公謂楚令尹曰黜布上疏爵而貴之疏分也嗟爾義士沒有餘喜嗚呼哀哉

陶徵士誄并序

顏延年何法盛晉中興書曰延之為始安郡道經尋陽常飲淵明舍自晨達昏及淵明卒延之為誄極其思致

夫璿玉致美不為池隍之寶山海經曰升山黃酸之水出焉其中多璿玉說文曰璿亦璿字桂椒信芳而非

園林之實春秋運斗樞曰椒桂連名土起宋均曰椒桂芬香美物也山海經曰招搖之山多桂又曰琴鼓之山多椒豈期深而好遠哉蓋

云殊性而已故無足而至者物之藉也言物以希為貴也藉資藉也韓詩外傳之樂此也船人蓋胥跪而對曰夫珠出於江海玉出於崑山無足而至者隨踵而立者人

之薄也言人以眾為賤也薄賤薄也戰國策齊宣王曰不以文而害意若乃巢高之抗行夷皓之峻節皇甫謐逸士傳曰巢父者堯時隱人也莊子曰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為諸侯堯授舜舜授禹伯成子高奔為諸侯而耕史記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子也隱于首陽山三輔三代舊事曰四皓秦時為博士辟於上洛故曰父老堯禹錙銖周漢范曄後漢書曰郵暉熊耳山西襍衡書曰訓夷皓之風

伊呂乎將為巢許乎而父老堯舜乎禮記孔子曰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雖分國如錙銖有如此者鄭玄曰雖分國以祿之視之輕如錙銖矣而繇世浸遠光

靈不屬東觀漢記曰上賜東平王蒼書曰歲月驚過山陵浸遠今魯國孔氏尚有仲尼車輿冠履明德盛者光靈遠也至使菁華隱沒芳流

歇絕不其惜乎雖今之作者人自為量論語子曰而道路同塵輟塗殊軌者多矣老子曰和其光而同其塵陸機俠豈所以昭末景汎餘波陸機詩曰素愷樂于茲同堂宴棲末景游豫有晉徵士尋陽陶淵明南岳之幽居者也

禮記曰儒有幽居而不淫弱不好弄長實素心左氏傳卻芮對秦伯曰夷吾弱不好弄長亦不非稱師文取指達在眾不失其寡處言愈見其默少而貧病居無

僕妾范曄後漢書曰黃香家貧內無僕妾井曰弗任藜藿不給列女傳曰周南大夫之妻謂其夫曰親採井曰不擇妻而娶母老

子幼就養勤匱禮記曰事親左遠惟田生致親之議追悟毛子捧檄之

懷韓詩外傳曰齊宣王謂田過曰吾聞儒者親喪三年君之與父孰重田過對曰殆不如父宣王無以尊顯吾親受之於君致之於親凡事君者亦為親也宣王愜然無以應之范曄後漢書曰廬

江毛義字少卿家貧以孝稱南陽人張奉慕其孝往候之坐定而府檄適到以義守令義捧檄而入

喜動顏色奉者志尚之寸心賤之自恨來固辭而去及義母死去官行服數辟公府為縣

令進退必以禮後舉賢良公車徵遂不至張奉歎曰賢者固不可測往者之喜為親屈也初辭

令進退必以禮後舉賢良公車徵遂不至張奉歎曰賢者固不可測往者之喜為親屈也初辭

令進退必以禮後舉賢良公車徵遂不至張奉歎曰賢者固不可測往者之喜為親屈也初辭

令進退必以禮後舉賢良公車徵遂不至張奉歎曰賢者固不可測往者之喜為親屈也初辭

令進退必以禮後舉賢良公車徵遂不至張奉歎曰賢者固不可測往者之喜為親屈也初辭

令進退必以禮後舉賢良公車徵遂不至張奉歎曰賢者固不可測往者之喜為親屈也初辭

令進退必以禮後舉賢良公車徵遂不至張奉歎曰賢者固不可測往者之喜為親屈也初辭

州府三命後為彭澤令道不偶物棄官從好孫盛晉陽秋曰稽康性不偶俗論語子曰從吾所好遂

乃解體世紛結志區外左氏傳季文子曰四方諸侯其誰不解體嵇康幽憤詩曰世務紛紜蔡伯喈郭林宗碑曰翔區外以舒翼定迹

深棲於是乎遠灌畦鬻蔬為供魚菽之祭周居賦曰灌園鬻蔬供朝夕之膳公羊傳齊大夫陳乞曰常之母有

魚菽之祭織紉劬緯蕭以充糧粒之費穀梁傳曰甯喜出奔晉織紉邯鄲終身不言衛鄭

家貧恃緯蕭而食者司馬彪曰蕭蒿也織蕭為薄劉劭集有簡棄煩促就成省曠

張茂先答何劭詩曰恬信貞廉此皆自勉以役

曠苦不足煩促每有餘殆所謂國爵屏貴家人忘貧者與莊子曰夫孝悌仁義忠

其德者也不足多也故曰至貴國爵屏焉至富國財屏焉是以道不渝郭象曰屏者除棄之謂也

夫貴在其身猶忘之況國爵乎斯貴之至也莊子曰故聖人其窮也使家人忘貧其達也使王公

忘爵祿而化卑郭象曰淡然無欲家人不識貧可苦有詔徵為著作郎稱疾不到春秋若干元嘉四

年日日卒於尋陽縣之某里近識悲悼遠士傷情冥默福應嗚呼

淑貞張衡靈憲圖注曰寂莫冥默不可為象夫實以誅華名由諡高苟允德義貴賤何算焉

若其寬樂令終之美好廉克己之操有合諡典無愆前志故詢諸

友好宜諡曰靖節徵士諡法曰寬樂令終曰靖好廉自克曰節其辭曰物尚孤生人固介立

漢書音義臣贊曰介特也豈伊時邁曷云世及嗟乎若士望古遙集韜此洪族蔑彼

名級葛藟遂初賦曰承豢龍之洪族睦親之行至自非敦周禮二曰六行

親於九族然諾之信重於布言漢書曰季布楚人也諺曰得黃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諾廉深簡絜貞夷粹

溫和而能峻博而不繁論語子曰和而不同家語子貢曰博而不舉是曾參之行依世尚同詭時則異有

一於此兩非默置豈若夫子因心違事言為入之道依俗而行必讓之以尚同

被譏論非為默置豈若夫子因心而能違於世事乎言不同不異也莊子曰列士壤植散羣則尚

同也郭象曰所謂和其光同其塵班固漢書贊曰東方朔戒其子以上容首陽為拙柱下為工飽

食安步以仕易農依隱玩世詭時不逢毛詩曰因心則友畏榮好古薄身厚志論語子曰信而好古世霸虛禮州壤推

風世霸謂當世而霸者也蔡伯喈郭有道碑曰州郡聞德虛己備禮推風推其風也孝惟義養道必懷邦范曄後漢書曰論言

甘於東鄰之牲論語比考識曰文德以懷邦人之秉彝不隘不恭毛詩曰民之秉彝好是穀德孟子曰伯夷隘

日隘謂疾惡大甚無所容不恭謂禽獸畜人是不敬然此不為褊隘不為不恭爵同下士祿等上農禮記曰諸侯之下士視

量難鈞進退可限孝經容止可觀進退可度長卿棄官稚賓自免漢書曰司馬長卿病免客

稚賓舉州郡茂材數病去官曰清居之士太原則郗相字子之悟之何悟之辯賦詩歸來高蹈獨善歸來歸

去來也

亦既超曠無適非心呂氏春秋曰夫樂有道心亦適莊子曰知忘是

非心之汲流舊嘯葺宇家林廣雅曰晨烟暮藹春煦秋陰陳書綴卷置

酒絃琴居備勤儉躬兼貧病向書曰克勤于邦克儉于家史人否其憂子然

其命論語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隱約就閑遷延辭聘周

幹流冥漠報施文曰悼德惟之冥漠史記司馬遷曰天之報施善人何如哉孰云與

仁實疑明智言誰云天道常與仁人而我聞之實疑于明智此說明智謂謂天蓋高胡

魯斯義言天高聽卑而報施無爽何故爽於斯義而不與仁乎履信曷憑思順何真

如歸臨凶若吉呂氏春秋曰遺生藥劑弗嘗禱祀非恤魏都賦曰藥劑有司論

僚幽告終懷和長畢嗚呼哀哉僚向也禮記曰幽則有鬼敬述靖節式尊

遺占漢書曰陳遵口占作書占存不願豐沒無求贍省計卻賻輕哀薄斂

禮記曰凡計於其君云某臣死鄭玄曰計或作赴至也臣死使人至

君所告之也周禮曰喪則令賻補之鄭玄曰謂賻喪家補助不足

嗚呼哀哉河圖考鈞曰有壤者可穿禮記孔子曰斂首足形還遭壤以穿旋塋而窆

化莊子曰既化而自爾介居及我多暇漢書陳餘說武臣曰將軍獨介居河北孫伊

好之洽接閭鄰舍宵盤晝憩非舟非駕毛萇詩傳念昔宴私舉觴相

誨毛詩曰諸父兄獨正者危至方則闕孫卿子曰方哲人卷舒布在前載西

賦曰遠與國而卷舒西

征賦曰多識前世之載

禮記曰孔子愀

然作色而對

暴雨墜則

身才非實榮聲有歇言身及才不足為實榮華聲各有時而滅恐叢音永

矣誰箴余闕嗚呼哀哉爾雅曰永遠也左氏傳仁焉而終智焉而斃應劭風

傳云五帝聖焉死三王

仁焉死五伯智焉死

康為諡曾子曰先生存時食不充膚衣不蓋形死則手足不斂傷無酒肉生不得其美死不得其

榮何樂於此而諡為康哉妻曰昔先生君嘗欲授之國相辭而不為是所以有餘貴也君嘗賜之

粟三十鍾先生辭不受是其有餘富也彼先生者甘天下之淡味安天下之卑位不戚戚於貧賤

不違違於富貴求仁而得仁求義而得義其諡為康不亦宜乎展禽柳下惠也論語柳下惠為士

仁焉而終智焉而斃

矣誰箴余闕嗚呼哀哉

身才非實榮聲有歇

師鄭玄曰柳下惠魯大夫也展禽食采柳下謚曰惠其在先生同塵往世見上文旌此靖節加彼康惠鳴呼哀哉康黔婁惠柳下惠也

宋孝武宣貴妃誄 并序

謝希逸 沈約宋書曰孝武殷淑儀薨追進為貴妃班亞皇后謚曰宣謝莊為誄

惟大明六年夏四月壬子宣貴妃薨律谷罷煖龍鄉輟曉律谷秦谷也吹律以暖之

故曰律谷劉向別錄曰鄒衍在燕有谷寒不生五穀鄒衍吹律而溫之至照車去魏聯城

辭趙 史記曰齊威王與魏惠王會田于郊魏王問曰王亦有寶乎威王曰無有魏王曰若寡人

文王得和氏璧秦王聞之使遺趙王書曰願以十五城易璧趙王遂使相如奉璧西入秦魏文帝與鍾大理書曰不損連城之價

悼泉途之已宮 存時所居緣生事因以為名也 巡步檐而臨蕙路集重陽

而望椒風嗚呼哀哉 上林賦曰步檐周流長途中宿西都賦曰後宮則有蘭林蕙草楚

揆景陟岵發臻 言王姬將降至而貴妃還質毛詩曰曷不國軫喪淑之傷家疑

賁庇之怨 穆天子傳曰天子為盛姬謚曰哀淑人潘岳秦氏從姊誄曰敢撰德於旂旒

庶圖芳於鐘萬 周易曰雜物與德揚雄元后誄曰著德太常注諸旒旌曹植十太后誄曰

其身卻退秦師于輔氏親止杜回其勳銘于景鐘左氏傳曰九月考仲子之宮將萬

其公問羽數於眾仲對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公從之於是初獻六羽始用六佾 其辭曰玄

巨烟 因 熅瑤臺降芬 列女傳曰契母簡狄者有娥氏之長女也當堯之時與其妹娵浴於

遂生契焉楚辭曰望瑤臺 高唐渌雨巫山鬱雲 高唐賦曰昔先王遊於高唐夢見一婦

之偃蹇兮見有娥之佚女 行雨 誕發蘭儀光啟玉度 楊修荀爽述讚曰其德克明誕發初齡左九嬪武帝

雲暮為 軒 周易曰君子以振民毓德劉 處麗絺綌出懋蘋蘩 毛詩曰葛之覃兮施于中谷是

以采繁于沼于沚 修詩賈道稱圖照言 忠曰史皇黃帝臣也圖謂畫物象也 翼訓

如幄贊軌堯門 列女傳曰塗山氏之女夏禹娶以為妃既生啟塗山獨明教訓而致其化

生上曰昔閭堯十四月而生今鉤 綢繆史館容與經闈 史三史 陳風緝藻臨象

弋亦然乃命所生門曰堯母門 分微 風國風游藝 彈數撫律窮機 律六律 躊躇冬愛悵悵秋暉 楚辭曰蹇

家易象 家易象 家易象 家易象 家易象 家易象 家易象 家易象 家易象 家易象 家易象

趙盾夏之日杜預曰冬日可畏楚辭曰心惴惴以永思展如之華是邦之

媛毛詩曰展如之敬勤顯陽肅恭崇憲沈約宋書曰文帝路淑媛生孝武帝即位

奉榮維約承慈以遜逮下延和臨朋違怨祚靈集社慶藹迎祥詩

帝女金相式法也言皇之肩嗣如玉之有法也沈約宋書曰淑儀生始平王子鸞晉陵王子

相毛詩曰聯附齊穎接萼均芳毛詩曰棠棣之華萼不離鄭玄以蕃以牧燭代

輝梁漢書曰文帝立武視朔書氛觀臺告祀左氏傳曰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而書

八頌扁和六祈輟滲八頌謂將十八事先以筮筮之言頌者同於龜占

衡總滅容翟翟毀社包咸論語注曰禮曰王后之五路重翟錫面朱總厭翟而總安車形面鸞翟皆有容蓋翟司農曰總者馬勒

掩綵瑤光收華紫禁嗚呼哀哉宋孝武傷宣貴妃擬漢武李夫人賦曰瑤光

輅晨遷劉熙釋名曰容車婦人所載小車也其蓋施帷所以隱蔽其形容也列離宮天邃

別殿雲懸兩都賦曰徇靈衣虛襲組帳空煙寡婦賦曰瞻靈衣之披披鄭玄禮記

巾見餘軸匣有遺絃嗚呼哀哉匣琴匣也移氣朔兮變羅紈白

露凝兮歲將闌晚猶庭樹驚兮中帷響金釭暖兮玉座寒燈賦暖不明也

純孝擗其俱毀其氣摧其同樂純孝其氣謂皇子也左氏傳君子

怨凱風之徒攀毛詩曰欲報之德昊天罔極味與善寂寥餘慶淮南子曰茫茫

喪過乎哀毀實滅性喪過見上文孝世覆冲華國虛淵

題湊既肅龜筮既辰呂氏春秋曰題湊之室

階撤兩奠庭引雙輜儀禮曰屬引撤奠乃祖鄭玄曰屬著也引所

維慕維愛日子日身沈約宋書曰孝武大明六年淑儀薨又曰大明六年子雲薨

皇情於容物崩列辟於上身司馬彪漢書曰崇徽章而出哀旬照殊策

根車旋載容衣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而去城闈嗚呼哀哉

鄭玄禮記注曰徽旌旗也又曰旌莖乘車所建也毛長詩傳曰章旒也蔡邕獨斷曰以策書誅其行而賜之也穀梁傳曰寰內諸侯

非天子之命不得出會尚書曰五百里甸服孔安國曰經建春而右轉循闈闔而逕

曰規方千里之內謂之甸服說文曰闈城闕重門也

渡河南郡境界簿曰洛陽縣東城第一建春門楚辭曰歷大皓

遲於步步道透遲

鏘楚挽於槐風喝邊蕭於松霧

穆天子傳曰天子西征至玄池之上乃奏樂三日而終是

也

涉姑繇而環迴望樂池而顧慕嗚呼哀哉

曰樂池盛姬亡天子乃殯姬於穀丘之廟莖於樂池晨輜於解鳳曉蓋俄金

之南天子乃周姑繇之水以環喪車郭璞曰繇音姚昆解鳳曉蓋俄金

糾金瓜也漢書曰載霍光尸以輜輅車如淳曰輜輅車形廣大有羽飾甘泉賦曰乃登夫鳳凰然

輅車百官奏事如故此不得是輅車類也然輜輅車吉儀讚說是也桓譚新論曰乘

輅鳳凰蓋飾以金玉蔡邕獨斷曰凡乘輿皆羽蓋金華爪鄭玄詩箋曰俄傾也

山庭寢日

隧路抽陰

黃圖曰陵冢為山鄭玄

重局闕兮燈已黯中泉寂兮此夜深

哀永

戶闔兮燈滅夜

何時兮復曉

銷神躬于壤末散靈魄於天濤

許慎淮南子

響乘氣兮蘭馭

風德有遠兮聲無窮

其芳馨馭六風而彌遠

嗚呼哀哉

哀上

哀永逝文

潘安仁

哀永逝文

啟夕兮宵興悲絕緒兮莫承

啟夕將啟殯之前夕也儀禮曰既夕哭請啟期告于殯

俄龍轎兮門側嗟俟時兮將升

儀禮曰遷于祖用輅轎之曰輅輅軸

悼惶慈姑兮垂矜

爾雅曰婦稱夫之母曰姑

聞鳴雞兮戒朝咸驚號兮撫膺

陳琳武軍賦曰啟明

逝日長兮生年淺憂患眾兮歡樂渺彼遙思兮離居

戒旦長庚告昏列子曰撫膺而恨

歎河廣兮宋遠

毛詩序曰河廣宋襄公母歸于衛思而不能去故作此

舉邈終天兮不反

天地之道理無終極今

徹房帷兮席庭筵舉酌觴兮告永遷

禮記曰士殯帷之儀禮曰商祝御柩乃祖布帛乃奠禮

孤魂兮眷舊宇視倏忽兮若髮鬢徒髮鬢兮在慮靡耳目兮一遇

記曰祖於庭說文曰酌餞祭也字林曰以酒沃地曰酌

停駕兮淹留徘徊兮故處周求兮何獲引身兮當去去華輦兮初

禮記曰祖於庭說文曰酌餞祭也字林曰以酒沃地曰酌

邁馬回首兮旋旆風泠泠兮入帷雲霏霏兮承蓋班婕妤自傷賦曰廣室陰兮帷幄暗房權虛兮

風泠泠楚辭曰雲霏霏兮承宇鳥俛翼兮忘林魚仰沫兮失瀨悵悵兮遲遲遵吉路兮

凶歸思其人兮已滅覽餘迹兮未夷毛萇詩傳曰夷滅也昔同塗兮今異世憶

舊歡兮增新悲謂原隰兮無畔謂川流兮無岸望山兮寥廓臨水

兮浩汗視天日兮蒼茫面邑里兮蕭散匪外物兮或改固歡哀兮

情換嗟潛隧兮既做將送形兮長往隧已見上文委蘭房兮繁華襲窮泉

兮朽壤賈逵國語注曰壤還也中慕叫兮擗標之子降兮宅兆擗標已見上文孝經曰其宅兆而安厝之撫靈

輓兮訣幽房棺冥冥兮埏窆窆杜預左氏傳注曰輓親身之棺聲類曰埏墓隧也戶闔兮燈滅夜

何時兮復曉司馬彪續漢書張奐遺令曰地底冥冥長無曉期歸反哭兮殯宮聲有止兮哀無終

左氏傳曰不反哭于寢故不曰葬杜預注曰自墓反庚于正寢所謂反哭于寢也釋名曰於西壁下塗之曰殯儀禮曰遂適殯宮是乎非乎何皇趣一

遇兮目中漢書曰孝武李夫人卒悲感作詩曰是邪非邪立而望之偏何惻惻其來遲鄭玄毛詩箋曰皇之言睚也又曰睚往也東觀漢記世祖曰虜在吾目中既遇

目兮無兆曾寤寐兮弗夢既顧瞻兮家道長寄心兮爾躬周易曰夫夫婦婦而

家道重曰已矣此益新哀之情然耳渠懷之其幾何庶無愧兮莊子

莊子曰莊子妻死惠子弔之則方箕踞鼓盆而歌惠子曰與人居長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已甚乎莊子曰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獨何能無槩然察其始而本無生非徒無生而本

無形非徒無形而本無氣人且偃然寢於巨室而我噉噉隨而哭之自以為不通乎命故止

文選卷五十七終

金錢書局
汲古閣本

文選卷五十八

哀下

宋文皇帝元皇后哀策文

沈約宋書曰文帝元皇后諱齊嬀陳郡人左光祿大夫敬公湛之庶女也適太祖生太子劭上

待后禮甚篤及崩于顯陽殿詔前永嘉太守顏延年為哀策文

顏延年

惟元嘉十七年七月二十六日大行皇后崩于顯陽殿

周書曰諡者行之迹是以大行

受大名細行受細名風俗通曰皇帝新崩未

有定諡故總其名曰大行皇帝行下孟反 粵九月二十六日將遷座於長寧陵

禮也龍輅

即纏維 綽容翟結驂 龍輅凶飾也容翟吉儀也儀禮曰遷于祖用軸鄭玄曰遷徙於祖廟也軸輅軸也狀如轉麟刻兩頭為軾

輅狀如長牀穿程前後著金而關軸焉天子畫之以龍也程餘征切韓詩曰纏繫也鄭玄儀禮注曰引棺在輅車曰綽甫勿切劉熙釋名曰容車婦人所載小車也其蓋施帷所以隱蔽其形容曹植宣后誄表曰容車飾駕以合北辰周禮曰王后之五路重翟錫面朱總厭翟鞞面纁總皆有容蓋鄭司農云容謂輅車也鄭玄曰蓋如今小車蓋也王逸楚辭注曰結連也連驂言將行也鄭玄

詩箋曰 皇塗照烈神路幽嚴 皇塗吉制故曰照烈 神路凶飾故曰幽嚴 皇帝親臨祖饋躬瞻宵載

周禮曰喪祝掌大喪祖飾棺乃載鄭玄曰祖為行始也 飾遺儀於組旒淪徂音乎珩

其序載而后飾白虎通曰始載於庭轎車辭祖禰也

行 珮 毛詩曰素絲組之鄭玄曰以素絲為纆縶之旌旗以為文飾旌旗以銘功也揚雄元后誄曰

善德太常注諸旒旌尚書大傳曰太師奏雞鳴后夫人鳴珮玉於房中告去毛詩雜佩以贈

之毛長詩傳曰珮有珩 悲 黼 筵 之 移 御 痛 輦 祿 招 以 之 重 晦 周禮曰大朝覲王設次

黃琬瑀音居瑀音禹 降 輿 客 位 撤 奠 殯 階 降 輿 謂 祖 載 之 時 輅 降 於

后之六服禕衣祿狄鄭玄曰禕衣畫鞶 乃 命 史 臣 累 德 乃 祖 鄭 玄 曰 屬 著 也 引 輅 車 也 禮 記 曰 殯 於 西 階 之 上 則 猶 賓 之

載 鄭 玄 曰 舉 輅 卻 下 而 載 之 禮 記 曰 殯 於 客 位 祖 於 庭 儀 禮 曰 屬 引 徹 奠 車 也 儀 禮 曰 主 人 入 祖 乃

乃 祖 鄭 玄 曰 屬 著 也 引 輅 車 也 禮 記 曰 殯 於 客 位 祖 於 庭 儀 禮 曰 屬 引 徹 奠 車 也 儀 禮 曰 主 人 入 祖 乃

述 懷 鄭 司 農 周 禮 注 曰 誄 謂 積 累 其 辭 曰 倫 昭 儷 升 有 物 有 憑 已 明 倫 匹 之 義 又

升 位 儷 之 道 皆 有 物 象 所 依 憑 毛 詩 曰 天 生 蒸 民 有 物 有 則 鄭 玄 曰 有 物 象 也 左 氏 傳 圓 精

日 石 言 於 晉 魏 榆 師 曠 曰 石 不 能 言 或 憑 焉 劇 秦 美 新 曰 上 覽 古 在 昔 有 憑 應 而 尚 缺 圓 精

初 爍 方 祗 始 疑 言 天 地 始 分 也 呂 氏 春 秋 曰 天 道 圓 地 道 方 何 以 說 天 道 之 圓 也 精 氣 一

形 皆 有 分 職 不 能 相 為 故 曰 地 道 方 郭 璞 方 注 云 爍 言 昭 哉 世 族 祥 發 慶 膺 祥 發 猶

光 明 也 淮 南 子 曰 清 陽 薄 靡 而 為 天 重 濁 凝 滯 而 為 地 昭 哉 世 族 祥 發 慶 膺 祥 發 猶

毛 詩 曰 長 發 其 祥 慶 膺 猶 膺 慶 祕 儀 景 胃 圖 光 玉 繩 祕 其 令 儀 而 生 景 胃 圖 其 容 光 而

也 幽 通 賦 曰 王 者 膺 慶 於 所 感 祕 儀 景 胃 圖 光 玉 繩 祕 其 令 儀 而 生 景 胃 圖 其 容 光 而

日 宋 有 昌 暉 在 陰 柔 明 將 進 尚 書 曰 邦 乃 其 昌 孔 安 國 曰 昌 盛 也 周 易 曰 坤 陰 物 率 禮

玉 繩 殿 昌 暉 在 陰 柔 明 將 進 尚 書 曰 邦 乃 其 昌 孔 安 國 曰 昌 盛 也 周 易 曰 坤 陰 物 率 禮

蹈 和 稱 詩 納 順 南 都 賦 曰 率 禮 無 違 論 語 曰 禮 之 用 和 為 貴 史 記 曰 陸 賈 時 稱 詩 書 毛 詩

行 尚 柔 順 自 潔 清 故 取 名 以 為 戒 禮 記 曰 婦 爰 自 待 年 金 聲 風 振 左 氏 傳 曰 叔 姬 歸 于

順 者 順 於 舅 姑 和 於 室 人 而 后 當 於 夫 也 爰 自 待 年 金 聲 風 振 左 氏 傳 曰 叔 姬 歸 于

待 年 於 父 母 國 也 孟 子 曰 孔 子 亦 既 有 行 素 章 增 絢 毛 詩 曰 女 子 有 行 遠 父 母 兄 弟 論 語

之 謂 集 大 成 也 者 金 聲 而 玉 振 亦 既 有 行 素 章 增 絢 毛 詩 曰 女 子 有 行 遠 父 母 兄 弟 論 語

以 為 絢 兮 何 謂 也 子 曰 繪 事 後 象 服 是 加 言 觀 維 則 詩 曰 象 服 是 宜 又 曰 言 俾 我 王

素 曰 禮 後 乎 馬 融 曰 絢 文 貌 也 象 服 是 加 言 觀 維 則 詩 曰 象 服 是 宜 又 曰 言 俾 我 王

風 始 基 嬪 德 毛 詩 曰 覆 仰 我 梓 尚 書 曰 惠 問 川 流 芳 猷 淵 塞 蔡 邕 袁 公 夫 人 碑

之 流 毛 詩 曰 仲 氏 方 江 泳 漢 動 謠 南 國 毛 詩 序 曰 文 王 之 道 被 於 南 國 江 漢 之 域 無 思

任 只 其 心 塞 淵 方 江 泳 漢 動 謠 南 國 毛 詩 序 曰 文 王 之 道 被 於 南 國 江 漢 之 域 無 思

可 方 思 毛 長 伊 昔 不 造 鴻 化 中 微 謂 少 帝 之 時 陸 機 詩 曰 伊 昔 有 皇 毛 詩 曰 閔 子 子 子 遭

日 方 附 也 伊 昔 不 造 鴻 化 中 微 謂 少 帝 之 時 陸 機 詩 曰 伊 昔 有 皇 毛 詩 曰 閔 子 子 子 遭

用 集 寶 命 仰 陟 天 璣 謂 文 帝 即 位 也 尚 書 曰 用 集 大 命 又 曰 無 墜 天 之 降 寶 命 天 璣 喻

胡 行 曰 歌 以 永 言 大 魏 釋 位 公 宮 登 曜 紫 闈 左 氏 傳 子 朝 曰 諸 侯 釋 位 以 閒 王 室 禮 記

承 天 璣 然 璣 與 機 同 也 釋 位 公 宮 登 曜 紫 闈 左 氏 傳 子 朝 曰 諸 侯 釋 位 以 閒 王 室 禮 記

宮 魏 明 帝 苦 寒 行 曰 修 欽 若 皇 姑 允 迪 前 徽 尚 書 曰 欽 若 吳 天 爾 雅 曰 婦 稱 孝 達 盜

德 乎 紫 闈 八 月 自 懷 柔 欽 若 皇 姑 允 迪 前 徽 尚 書 曰 欽 若 吳 天 爾 雅 曰 婦 稱 孝 達 盜

親 敬 行 宗 祀 毛 詩 曰 歸 寧 父 母 毛 長 曰 父 母 在 則 有 時 歸 進 思 才 淑 傍 綜 圖 史 毛

序 曰 關 雎 樂 得 淑 女 思 進 賢 才 王 肅 周 易 注 曰 綜 理 事 發 音 在 詠 動 容 成 紀 國 語 泠 州

也 班 婕 妤 自 傷 賦 曰 陳 女 圖 以 鏡 鑒 顧 女 史 而 問 詩 發 音 在 詠 動 容 成 紀 國 語 泠 州

以 中 音 孟 子 曰 動 容 周 旋 中 禮 壺 政 穆 宣 房 樂 韶 理 爾 雅 曰 宮 中 巷 謂 之 壺 禮 記 曰 古

者 盛 德 之 至 也 成 紀 見 下 注 壺 政 穆 宣 房 樂 韶 理 爾 雅 曰 宮 中 巷 謂 之 壺 禮 記 曰 古

治 方 言 曰 穆 信 也 儀 禮 曰 有 房 中 之 樂 鄭 玄 曰 絃 管 周 南 召 南 之 詩 房 中 者 后 夫

人 諷 誦 以 事 君 子 禮 記 曰 韶 繼 也 如 濟 漢 書 注 曰 今 樂 家 五 日 一 習 樂 為 理 樂 也 坤 則 順 成

星軒潤飾韓詩曰淑女奉順坤德成其紀綱周易曰坤德之所居惟深必測

下節震騰上清眺側言后道得宜即地安靜而月合度

有來斯雍無思不極毛詩曰有來雍雍又曰無思不謂道輔仁

象物方臻視禮

告診靈細切周禮曰凡樂六變而致象物鄭玄曰象物有象在天所謂四靈也非德之和則

太和既融收華委世太和謂太平也法言曰或問太和曰其在唐虞成周乎李軌曰

戒涼在肆二秒秋即冬

八神警引五輅遷跡甘泉賦曰八神奔而警蹕

霜夜流唱曉月升今振殷麟而軍裝周禮曰

魄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

中車掌王后之五輅

嗽嗽儲嗣哀哀列辟哀哀父母生我劬勞

灑零玉墀雨泗丹掖

人按節服馬顧轅楚辭曰僕人慌悴散若流兮子虛賦曰按節未舒鄭玄毛詩

遙酸楚辭曰造旬始

紫蓋眇泣素軒傅玄乘輿馬賦曰紫蓋漂

滅綵清都夷體壽原楚辭曰造旬始

邑野淪藹戎夏悲謹京邑朝野淪其明盛戎狄華夏

來芳可述往駕弗援嗚呼哀哉

齊敬皇后哀策文蕭子顯齊書明帝敬劉皇后諱惠端彭城人也光祿大夫

謝玄暉

惟永泰元年蕭子顯齊書明帝改年為永泰其年七月帝崩東昏即位

九月朔日敬皇后梓宮啟自先

望將耐于某陵風俗通曰梓宮者禮天子斂以梓器宮者存時所居緣生事人因以為名

其日至尊親奉奠某皇帝至尊東昏侯寶卷鄭玄周禮注曰某乃使兼太

合葬也

劉駟駟玄根賦曰撫存悼亡感今懷昔嗚呼哀哉沈約宋書曰哀策既奏上自益

致垂棘以為璵新婦文曰伏膺

南背國門北首山園楚辭曰出國門而軫懷廣雅曰首向也漢書曰

飲淚感今惟昔人按節服馬顧轅

楚辭曰僕人慌悴散若流兮子虛賦曰按節未舒鄭玄毛詩

遙酸楚辭曰造旬始

紫蓋眇泣素軒傅玄乘輿馬賦曰紫蓋漂

滅綵清都夷體壽原楚辭曰造旬始

邑野淪藹戎夏悲謹京邑朝野淪其明盛戎狄華夏

來芳可述往駕弗援嗚呼哀哉

齊敬皇后哀策文蕭子顯齊書明帝敬劉皇后諱惠端彭城人也光祿大夫

謝玄暉

惟永泰元年蕭子顯齊書明帝改年為永泰其年七月帝崩東昏即位

九月朔日敬皇后梓宮啟自先

尉某設祖于行宮禮也

司馬彪續漢書太尉公一人凡翠帟舒阜玄堂啟扉

張協禋賦曰翠幕蜺連張衡呂司徒誄曰去此靈寓歸于幽堂之室冥冥修夜彌長

司服掌王后之六服祿衣哀子嗣皇帝懷蜃衛而延首想鷺輅而撫心

禮曰遂人大喪使帥其屬以蜃車之役衛鄭之曰蜃車極路極載柳四輪迫地而行有似蜃因

取名焉阮瑀正欲賦曰行延首以極視周禮曰安車雕面鷺總列子曰師襄乃撫心高蹈痛椒

塗之先廓哀長信之莫臨

椒塗已見上文應劭漢官儀曰帝祖身隔兩赴時

無二展

爾雅曰赴至也禮記顏淵謂子路曰反旋詔左言光敷聖善

鄭玄禮記注曰其國不哭展墓而入鄭玄曰展省視也

旋詔左言光敷聖善

班固漢書贊曰范氏為晉士師魯

史記言右史記事于寶晉紀魏帝詔曰三后

咸用光敷聖德毛詩曰母氏聖善我無令人

其辭曰帝唐遠胄御龍遙緒

班固漢書贊曰范氏為晉士師魯

子曰祖自虞已上為陶唐氏在

在秦作劉在漢開楚

班固漢書贊曰范氏為晉士師魯

劉氏漢書曰楚元王交高祖同父少弟也為

肇惟淑聖克柔克令

克柔已見上文毛

楚王沈約宋書曰高祖楚元王交之後也

漢表靈曾沙膺慶

韓詩曰漢有遊女許君曰遊女謂漢神謝靈運登江中孤嶼詩曰表靈

四十五年宜有聖女與其齊田平今王翁鄭需從正直其地日月當之元

爰定厥祥徽音

毛詩序曰采蘋夫人不失職也詩

允穆

大如嗣徽音則百斯男

光華沼沚榮曜中谷

毛詩序曰采蘋夫人不失職也詩

曰于以采蘋于沼于沚又詩序曰

葛覃后妃之德也詩曰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

敬始紘緼教先種稷

列女傳敬姜曰皇后親蠶玄統公侯夫人

加之以紘緼周禮曰上春詔王后帥六宮

之人出種稷之

睿問川流神襟蘭郁

川流已見上文揚雄書

先德韜光君道方

種而獻於王

于佐求賢所謁無訛

賢審官內有進賢之志而無險諛私謁之心

厚下曰仁藏往伊智

周易曰山附於地剝上以厚下安宅

于寶晉紀總論曰仁以厚下易曰著

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

十亂斯俟四教罔忒

論語武王曰子有亂臣十人孔子曰才

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於斯為盛有婦

人焉九人而已馬融曰其一一人謂文母也禮記曰古者婦人教以婦

德婦容婦言婦功鄭玄詩箋云法度莫大於四教廣雅曰忒差也

思媚諸姑貽我嬪則

毛詩曰思媚周姜又曰問我諸姑又曰貽我來牟孔

安國傳曰嬪婦也毛詩序曰后妃化天下以婦道也

化自公宮遠被南國

公宮南國並

軒

曜懷光素舒佇德

光德皆謂后也言軒曜思大明以增曜素舒佇聖德而分彩也淮南子

先驅王逸曰

望舒月御也

閔子不祐慈訓早違

毛詩曰閔子小子周易曰天命不祐晉中興書曰肅

背也

方年冲藐懷袖靡依

尚書曰肆子冲人弗及知左氏傳晉獻公曰以是藐

背也

壽宮寂遠清廟虛歸嗚呼哀

周易曰聖人之大寶曰位元

皇后哀策文曰昌輝在陰

壽宮寂遠清廟虛歸嗚呼哀

壽宮寂遠清廟虛歸嗚呼哀

壽宮寂遠清廟虛歸嗚呼哀

壽宮寂遠清廟虛歸嗚呼哀

壽宮寂遠清廟虛歸嗚呼哀

壽宮寂遠清廟虛歸嗚呼哀

壽宮寂遠清廟虛歸嗚呼哀

壽宮寂遠清廟虛歸嗚呼哀

壽宮寂遠清廟虛歸嗚呼哀

壽宮寂遠清廟虛歸嗚呼哀

壽宮寂遠清廟虛歸嗚呼哀

壽宮寂遠清廟虛歸嗚呼哀

壽宮寂遠清廟虛歸嗚呼哀

壽宮寂遠清廟虛歸嗚呼哀

壽宮寂遠清廟虛歸嗚呼哀

壽宮寂遠清廟虛歸嗚呼哀

壽宮寂遠清廟虛歸嗚呼哀

壽宮寂遠清廟虛歸嗚呼哀

壽宮寂遠清廟虛歸嗚呼哀

壽宮寂遠清廟虛歸嗚呼哀

壽宮寂遠清廟虛歸嗚呼哀

壽宮寂遠清廟虛歸嗚呼哀

壽宮寂遠清廟虛歸嗚呼哀

壽宮寂遠清廟虛歸嗚呼哀

壽宮寂遠清廟虛歸嗚呼哀

壽宮寂遠清廟虛歸嗚呼哀

壽宮寂遠清廟虛歸嗚呼哀

壽宮寂遠清廟虛歸嗚呼哀

壽宮寂遠清廟虛歸嗚呼哀

壽宮寂遠清廟虛歸嗚呼哀

壽宮寂遠清廟虛歸嗚呼哀

壽宮寂遠清廟虛歸嗚呼哀

哉 楚辭曰楚將憺予壽宮王逸曰壽宮
供神之處也毛詩曰清廟祀文王也
公謀父曰至於文武事神保民莫不欣
喜又王孫圉曰又能上下悅于鬼神
帝遷明命民神胥悅 謂明帝即位也毛詩曰帝
遷明德申夷載路國語祭

故劍徒嗟金穴 漢書曰宣帝許皇后元帝母也字平君曾孫立為帝平君為婕妤是時公
卿議更立皇后亦未有言上乃詔求微時故劍大臣知指白立許婕妤好為

皇后范曄後漢書曰光武郭皇后弟況為
大鴻臚數賞賜金錢京師號況家為金穴
璋瓚奚獻禕禕因設嗚呼哀哉 禮記曰

於外夫人致齊於內君執圭瓚裸尸大宗執璋瓚亞祿鄭玄曰大宗亞祿容夫人有故攝焉瓚瓚
夫人所執又周禮注曰裸謂以圭瓚酌鬱鬯始獻尸也后於是璋瓚酌亞祿禕已見上文

馮相告禘宸居長往 謂明帝崩也周禮曰馮相氏中士鄭玄曰馮乘也相視也東京
賦曰馮相觀禘典引曰宸居其域蔡邕曰如北辰居其所也

厥遠圖末命是獎 謂願命令附也毛詩曰貽厥孫謀左氏傳榮成伯曰遠圖
者忠也尚書曰道揚末命方言曰秦晉之閒相勸曰獎

之綢繆兮背神京之弘敞 豐沛喻帝鄉也漢書曰高祖沛豐邑毛詩曰綢繆束薪毛
長曰綢繆猶繆繆也風俗通曰秦政并吞六國苞宇宙之

微陋蒼梧之不從兮遵鮒隅以同壤嗚呼哀哉 記曰舜葬於蒼梧之野蓋二妃
不從山海經曰大荒之中河水

陳象設於園寢兮映輿綬於松楸 楚辭曰象設君室靜閒安
漢書曰自高祖下至宣帝

望承明而不入兮度清洛而南遊 禮記曰飾棺君三
斷曰金銀者馬冠也如玉華形在馬髦前

繼池綉於通軌兮接龍帷於造舟 禮記曰飾棺君三
門籍田賦曰清洛濁渠

迴塘寂其已莫兮東川 陸機

澹而不流嗚呼哀哉 南都賦曰分背迴塘呂氏春秋
曰水泉東流說文曰澹水搖也

女之遐慶 毛詩閟宮曰赫赫姜嫄其德不回是生后
稷降之百福又曰續女維莘長子維行

而表命 晉中興書策明穆皇后曰正位閨房以著協德之義辨凶論曰趙達以禮祥
協德采蘋采芣已見上文漢書曰天地合祭先祖配天先妣配地命爵號也

於賜衣兮哀日隆於撫鏡 東觀漢記上賜東平王蒼書曰嚮衛南宮皇太后因過按
行閱視舊時衣物今以光烈皇后假結帛巾各一枚衣一

思寒泉之罔極兮託彤管於遺詠嗚呼哀哉 毛詩曰
宣帝崩後不知所在

郭有道碑文 并序

蔡伯喈 范曄後漢書曰蔡邕字伯喈陳留人也辟橋玄府稍遷至郎中
後董卓辟邕遷尚書及卓被誅王允收邕付廷尉遂死獄中

先生諱泰字林宗太原界休人也 漢書太原郡
有界休縣

穆有號叔者寔有懿德文王咨焉 左氏傳曰晉侯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
虢亡虞必從之公曰晉吾宗也豈害我哉對曰

其先出自周王季之

穆有號叔者寔有懿德文王咨焉

其先出自周王季之

其先出自周王季之

其先出自周王季之

其先出自周王季之

其先出自周王季之

其先出自周王季之

其先出自周王季之

其先出自周王季之

其先出自周王季之

魏叔王季之穆為文王卿士將號是滅何愛於虞毛詩曰我建國命氏或謂之郭即

其後也左氏傳師服曰天子建國又眾仲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公羊

深姿度廣大浩浩焉汪汪焉奧乎不可測已黃石公記序曰張良

節礪行直道正辭孔叢子曰魯人有儀公潛者砥節礪行樂道貞固足以幹事

隱括足以矯時周易曰貞固足以幹事韓詩外傳曰設于隱括之中直己不直人蓬伯玉

集帝學收文武之將墜拯微言之未絕論語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論語

時纓綉之徒紳佩之士禮記曰子事父母冠纓纓鄭玄曰纓纓飾也孔安望形表而

影附聆嘉聲而響和者揚雄數靈賦曰支附葉從表立景隨莊子猶百川之歸巨

海鱗介之宗龜龍也尚書大傳曰百川趨於東海曾子曰龍爾乃潛隱衡門收

朋勤誨毛長詩傳曰衡門橫木為門言淺陋童蒙賴焉用祛其蔽周易曰匪我求

州郡聞德虛已備禮莫之能致漢書李尋傳曰王根羣公休之遂辟司徒掾

又舉有道皆以疾辭將蹈鴻涯之遐跡紹巢許之絕軌西京賦曰

有二以建寧二年正月乙亥卒范曄後漢書曰建凡我四方同好之人

永懷哀悼靡所寘念毛詩曰終其永懷毛乃相與惟先生之德以謀不朽

述也毛詩曰先民有作今其如何而闕斯禮於是樹碑表墓昭銘景行

俾芳烈奮于百世令聞顯於無窮典引曰扇遺風播芳烈孟子曰

懿淑靈受之自天毛詩曰有崇壯幽浚如山如淵家語齊大夫子與適魯見孔

禮樂是悅詩書是敦左氏傳曰晉謀元帥趙衰曰卻縠可臣亟匪惟撫華

高海淵禮樂是悅詩書是敦左氏傳曰晉謀元帥趙衰曰卻縠可臣亟匪惟撫華

之為大禮樂是悅詩書是敦左氏傳曰晉謀元帥趙衰曰卻縠可臣亟匪惟撫華

之為大禮樂是悅詩書是敦左氏傳曰晉謀元帥趙衰曰卻縠可臣亟匪惟撫華

之為大禮樂是悅詩書是敦左氏傳曰晉謀元帥趙衰曰卻縠可臣亟匪惟撫華

乃尋厥根

法言或曰亦有疾乎曰

宮牆重仞允得其門

論語子貢謂叔孫武叔曰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

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

富得其門者或寡矣

懿乎其純確乎其操

周易曰龍德而隱者也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

觀其高

音告封禪書曰因雅摛紳先生之略術

棲遲泌丘善誘能教

毛詩曰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療飢論語顏淵曰夫子

循循然

赫赫三事幾行其招

毛詩曰三事大夫莫肯夙夜招猶召也

委辭召貢保此清妙

善誘人

棄而辭之范曄後漢書曰司徒黃瓊辟泰

降年不永民斯悲悼

尚書祖乙曰降年有承不永爰勒

茲銘摘其光耀

韋昭漢書注曰摘布也

嗟爾來世是則是效

尚書曰予恐來世班固刑法志述曰五刑之作是則是效

陳太丘碑文

并序

蔡伯喈

先生諱寔字仲弓潁川許人也

范曄後漢書曰寔潁川許人漢書潁川郡有許縣魏志曰文帝黃初二年改許縣為許昌縣然蔡邕

之時惟有許縣

舍元精之和應期運之數

易通卦驗曰天皇之先與曜舍元精論衡曰天稟元氣人受元精孟子謂充虞曰五

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由周

兼資九德總修百行

尚書皋陶曰都亦行有九德禹曰何皋陶曰寬

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

於鄉黨則恂恂焉彬彬焉善

而塞強而義孔臧與從弟書曰學者所以飾百行也

誘善導仁而愛人

論語曰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又曰文質彬彬然後君子善誘已見上文論語曰樊遲問仁子曰愛人

使夫少長

咸安懷之

論語曰老者安之少者懷之

其為道也用行舍藏進退可度

論語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孝

經曰進退可度

不徼訐以干時不遷貳以臨下

論語子貢曰惡徼以為智者惡訐以為直者又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

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

四為郡功曹五辟豫州六辟三府再辟大將軍宰聞喜

論語子曰中庸之為德其至矣乎民鮮久矣孝經子曰其教不肅而成

半歲太丘一年德務中庸教敦不肅

政以禮成化行有謚

知命澹然自逸

周易曰樂天知命故不憂莊子曰澹然無極眾美從之

會遭黨事禁固二十年樂天

不瀆下

周易曰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

見機而作不俟終日

周易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

及文書赦宥

時年已七十遂隱丘山懸車告老

漢書曰薛廣德乞骸骨賜安車駟馬懸其車傳子孫左氏傳曰晉韓獻子告老杜預曰告

大將軍何公司徒袁公

老致仕

四門備禮閑心靜居

尚書曰實於四門四門穆穆

大將軍何公司徒袁公

將軍何進司徒袁隗遣人敦寔

前後招辟使人曉喻云欲特表便可入踐常

欲特授以不次之位寔謝使者

伯超補三事

應劭漢官儀曰侍中周官號曰常伯選於諸伯言其道德可常尊也環濟要略曰侍中古官或曰風后為黃帝侍中周時號曰常伯秦始復故三事已見上文

紆佩金紫光國垂勳漢書曰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皆金印紫綬先生曰絕望已久飾巾待期

而已皆遂不至列子林類曰吾老無妻子死期將至弘農楊公東海陳公范曄後漢書曰太尉楊賜司徒陳耽每拜公卿皆舉手曰潁川

郡陳君絕世超倫大位未躋方言曰躋登也慙於文仲竊位之負論語曰臧文仲其竊位者歟知其竊位者歟知

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故時人高其德重乎公相之位也年八十有三中平三年

范曄後漢書中平靈帝年號也八月丙午遭疾而終臨沒顧命畱葬所卒孔安國尚書傳曰臨終之命曰顧命

時服素棺槨財周櫬喪事唯約用過乎儉周易曰用過乎儉羣公百僚莫不

咨嗟巖藪知名失聲揮涕禮記曰內人行哭失聲家語曰公父文伯卒敬姜曰無揮涕王肅曰揮涕涕流以手揮之也大將軍

弔祠錫以嘉諡范曄後漢書曰何進遣使弔祭曰徵士陳君稟岳瀆之精苞靈曜之純

孝經援神契曰五岳之精雄聖四瀆之精仁明又鉤命決曰五岳吐精宋均曰吐精生聖人也靈曜謂天也尚書緯有考靈曜天不愁遺老俾屏我

王左氏傳孔丘卒公諫之曰昊天不弔梁崩哲萎于時靡憲禮記曰孔子早作負手曳杖

梁木其不愁遺一老俾屏于一人在位搢紳儒林論德謀迹諡曰文範先生漢書有儒林傳傳曰郁郁乎文哉

論語文也書曰洪範九疇彝倫攸敘尚書箕子謂武王曰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文為德表範為士

則存誨沒號不亦宜乎三公遣令史祭以中牢刺史敬弔太守南

陽曹府君命官作諫曰赫矣陳君命世是生廣雅曰命名也李陵書曰信命世之才舍光醇

德為士作程孔安國尚書傳曰醇粹也毛萇詩傳曰程法也資始既正守終又令周易曰萬物資始史記祭公謀父曰大戎率舊

德而守終純固奉禮終沒休矣清聲遺官屬掾吏前後赴會刊石作銘府丞

與比縣會葬荀慈明韓元長等五百餘人范曄後漢書曰荀爽字慈明獻帝拜為司空又曰韓融字元長獻帝遠近會葬

千人已上河南尹种府君臨郡謝承後漢書曰劉翊潁川人河南尹种拂嘗來臨郡翊為主簿迎之到官深敬待之然种府君即拂也

追歎功德述錄高行以為遠近鮮能及之重論語子貢曰夫子其生也榮其死也哀不朽已見上文部大掾以成時銘

斯可謂存榮沒哀死而不朽者也於皇先生抱寶懷珍如何昊穹

峩崇嶽吐符降神上林賦曰南山峩峩毛詩曰維嶽降神生甫及申微言圯絕來者曷聞微言已見上文幽通

既喪斯文論語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

初官至大僕

喪服傳曰總麻十五升布鄭玄曰謂之總

者縷細如絲也音思孝經曰哀以送之

拜為司空又曰韓融字元長獻帝

其死也哀不朽已見上文

微言已見上文幽通

賦曰將圯絕而罔階論語曰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交交黃鳥爰集于棘毛詩國風文喻命不可贖哀何有極毛詩曰如可贖

褚淵碑文 并序

王仲寶 蕭子顯齊書曰王儉字仲寶琅邪人幼專心篤學手不釋卷為中書監

夫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此之謂不朽左氏傳曰穆叔如晉范宣子逆之

謂也穆叔對曰豹聞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也

傳曰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毛詩曰人之云亡隨武既沒趙文懷其餘風於文簡公見之

矣禮記曰趙文子與叔譽觀乎九原文子曰死者如可作也吾誰與歸叔譽曰其陽處父乎文子曰我則隨武子乎利君不忘其身謀身不遺其友鄭玄曰武子士會也食邑於隨蔡邕郭林宗

碑曰先生既沒魏志太祖曰孤到此州嘉其餘風也公諱淵字彥回河南陽翟人也微子以至仁開

基宋段以功高命氏史記曰微子開者殷帝乙之首子紂之庶兄武王崩成王幼武庚

及代武庚故殷餘民甚欣戴之而愛焉左氏傳曰魯季武子如宋發逮兩漢儒雅繼及

褚師段逆之杜預曰段其公子子石也褚師官也命氏已見上文魏晉以降奕世重暉乃祖太傅元

禧字叔齊陳留尉氏人博聞廣見聰明智達也

穆公 魏代褚氏未聞晉中興書曰褚哀字德合當時行比州壤魏書曰陳寔德冠當

深識臧否不以毀譽形言王命論曰淵然深識毛詩曰於乎小子未知臧否論語曰

而形於言亮采玉室每懷沖虛之道尚書曰亮采惠疇老子曰大可謂婉而成

章志而晦者矣左氏傳君子曰春秋之稱自茲厥後無替前規建官惟賢

軒冕相襲尚書曰建官惟賢管子曰先王制軒冕足以著公稟川嶽之靈暉含珪

璋而挺曜川嶽之靈已見上文禮記曰和順內凝英華外發禮記曰和順積神茂

初學業隆弱冠弱冠已見上文是以仁經義緯敦穆於閨庭張叶白鳩頌曰經仁緯

滄深率由斯至毛詩序曰成孝敬袁宏竹林名士傳盡歡朝夕人無閒言禮記

道遙乎文雅之囿翔翔乎禮樂之場音微即微音也

風儀與秋月齊明音微與春雲等潤音微即微音也

音韻字弘深喜愠莫見其際晉中興書曰衛玠終身不見其愠喜

心明通亮用

音韻字弘深喜愠莫見其際袁宏竹林名士傳曰山濤莫見其際

心明通亮用

人言必猶於己王命論曰見善如不及用人如用己汪汪焉洋洋焉可謂澄之不清撓之

不濁范曄後漢書曰郭林宗少遊汝南先過袁宏不宿而退往從黃憲累日方還或問林宗林宗曰奉高之器譬諸汎濫雖清而易挹叔度汪汪若萬頃之陂澄之不清撓之不濁不可

量也袁陽源才氣高奇綜覈精裁沈約宋書曰袁淑字陽源少有風氣遷尚書吏部郎滅榮緒晉書曰呂安才氣高奇又曰有顯綜覈

名實風俗澄一范曄後漢書左朱零曰范滂精裁猶以利刃斷腐朽者端神明者也神明者以人為本袁既延譽於遐邇文亦定婚於皇家國語曰使張老

延君譽于四方蔡邕述行賦曰皇家赫而天居選尚餘姚公主拜駙馬都尉蕭子顯齊書曰淵少漢結叔

高晉姻武子方斯蔑如也三輔決錄曰平陵賈叔高以經術稱學虞曰叔高名玄以明經為郡上計吏朝會數百人叔高儀狀絕眾天子異其

貌以公主妻之出朝同輩嘲笑焉叔高時以自有妻不敢以聞方欲迎妻與決未發而詔叔高就第成婚王隱晉書曰王武子少知名有俊才尚武帝姊常山公主主毛良詩傳曰蔑無也釋褐

著作佐郎轉太子舍人濯纓登朝冠冕當世楚辭曰滄浪之水清可以濯我纓晉中興書庾冰疏曰臣因循

家寵冠冕冠冕當世升降兩宮實惟時寶陸機謝內史表曰百成兩宮尚書曰所寶惟賢具瞻之範既著台衡之

望斯集毛詩曰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春秋漢舍孳曰三公在天法三能台與能同毛詩曰實惟阿衡左右商王出參太宰軍事入為

太子洗馬俄遷祕書丞贊道槐庭司文天閣周禮曰面三槐三公位焉晉令曰祕書郎掌三閣經書三輔故

事曰天祿閣在大殿北以藏祕書光昭諸侯風流籍甚韓詩外傳曰為人君者則願以為臣名昭諸侯心事外言風流者稱王樂焉漢書曰陸賈遊漢庭公卿間名聲籍甚以父憂去職蕭子顯齊書曰淵喪過乎哀幾將毀

滅周易曰喪過乎哀有識畱感行路傷情桓譚新論雍門周說孟嘗君曰有識之士莫不為足下寒心酸鼻論衡曰行路之人皆能

論之家語曰子游見行路之人云魯司鐸火服闋除中書侍郎鄭玄禮記曰闋終也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禮記

言如絲其出如綸恪居官久智效惟穆左氏傳曰閔子騫曰敬恭朝夕恪居官次莊子曰智效一官于時新安王寵

冠列蕃越敷邦教毗佐之選妙盡國華沈約宋書曰始平孝敬王子鸞字孝羽孝武帝第八子也初封新安王母殷淑儀寵傾後宮子鸞受冠諸子凡為上所盼遇者莫不入子鸞府國子鸞兼司徒進號撫軍將軍尚

書曰司徒掌邦教敷五典國語季文子曰吾以德榮為國華韋昭曰以德榮顯者可以為國之光

也出為司徒右長史轉尚書吏部郎執銓以平韋昭漢書注曰銓稱錘聲類曰銓所以稱物晉起居

注曰太康四年詔御煩以簡裴楷清通王戎簡要復存於茲裴楷字叔則河

東人也為尚書郎吏部郎缺太祖問其人於鍾會會曰裴楷清通王戎簡要皆其選也是以楷為吏部郎

泰始之初入為侍中裴子野宋略曰裴楷清通王戎簡要皆其選也是以楷為吏部郎

明帝又曰明皇帝年號泰始曾不移朔遷吏部尚書是時天步初夷王途

尚阻天步初夷謂弒少帝也裴子野宋略曰江州刺史晉安王子勳作亂蕭子顯齊書曰建安王休仁南討賊屯鵠尾洲遣淵詣軍選將帥以下勳階毛詩曰天步艱難蔡邕劉寬碑曰

統艾三軍以清王塗宏賞元戎啟行衣冠未緝

元戎啟行謂建安出征也毛詩曰元戎十乘以先啟行衣冠謂朝士也范曄後漢書崔謨奏記曰宋光衣冠子孫爾雅曰緝和也緝與輯同

內贊謀謨外康流品東觀漢記世祖策曰前將軍鄧禹與朕謀謨帷幄李重集曰為選部尚書

制勝既遠涇渭斯明孫子兵法曰水因地而制行兵因敵而制勝

失勞舉無失德左氏傳隨武子曰楚君績簡帝心聲敷物聽

事寧領太子右衛率固讓不拜尋領驍騎將軍以帷幄

之功膺庸祇之秩惟幄已見上文尚書王曰惟乃文考庸庸庸祇祇祇威威顯民孔安國曰用可用敬可敬

食邑五百戶漢書有豫章郡零都縣既秉辭梁之分又懷寢丘之志國語曰惠王以梁

領右衛將軍盡規獻替均山甫之庸國語召康公曰天子聽政近臣盡規又史

所受田邑不盈百井周禮曰畝百為夫夫三為屋久之重為侍中

領右衛將軍盡規獻替均山甫之庸國語召康公曰天子聽政近臣盡規又史

薦可而替否獻能而進賢毛緝熙王旅兼方叔之望毛詩曰維清緝熙王之典又曰

詩衮職有闕維仲山甫補之

止其車

丹陽京輔遠近攸則漢書曰右內史武帝更名京兆尹左內史更名左馮翊主

毛詩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極鄭玄曰商邑

之禮俗翼翼然可則効乃四方之中正也吳興衿帶實惟股肱李尤函谷關銘曰衿帶

東守上召布曰河東吾頻作二守竝加蟬冕蕭子顯齊書曰尋遷散騎常侍丹陽尹出

股肱郡故特召君耳

中常侍加政以禮成民是以息左氏傳卻至之明皇不豫儲后幼冲沈約宋書

貂附蟬皇帝諱彧又曰後廢帝昱字德融明帝長子也泰始七年立為皇太子太宗崩太

子即位尚書曰武王有疾弗豫謝承後漢書曰孝靈帝崩皇太子即位主上幼冲貽厥之寄

允屬時望毛詩曰貽厥孫徵為吏部尚書領衛尉固讓不拜改授尚書

右僕射端流平衡外寬內直賈子曰視有四則朝廷之視端流平衡弘二八之

高謨宣由庚而垂詠二八元八愷也毛詩序太宗卽世遺命以公為散

騎常侍中書令護軍將軍送往事居忠貞允亮太宗明帝也左氏傳荀息

無不為忠也送往事居忠貞允亮謂晉獻公曰公家之利知

而備左氏傳曰隨武子曰為教為太宰公之登太階而尹天下君子以為美

談孔融張儉碑曰惜乎不登太階以尹天下致亦猶孟軻致欣於樂正羊職悅

皇代於隆熙公羊傳曰魯人至今以為美談

賞於士伯者也

孟軻曰魯欲使樂正子為政孟子喜而不寐公孫丑曰奚喜曰其為人也好善劉熙曰樂正姓也子通稱也名剋左氏傳曰晉侯賞桓子狄臣于室

亦賞士伯以瓜衍之縣

羊舌職悅之以為當也

丁所生母憂謝職毀疾之重

因心則至

存公忘私方進明準

禮記子夏問曰三年之喪卒哭金革之事無避也禮歟孔

爰降詔書敦還攝任固請移歲表奏相望事

身備漢相不敢踰國家之制也

不我與屈已弘化

沈約宋書曰褚淵以母憂去職詔攝本任爾雅曰敦勉也嵇康幽憤詩

弘屬值三季在辰戚蕃內侮

國語郭偃曰三季王之匹也宜哉章昭曰三孤貳公

圖窺窺神器

沈約宋書曰桂陽王休範文帝子也封為桂陽王後為江州刺史及太宗晏駕

建旗則日月蔽虧

責躬詩曰建旗東岳子虛賦曰空釜參差日月蔽虧

風翔入京師而雷動

矯矯元戎雷震雲徂楚辭曰雷動電發

鳴控弦於宗稷

出江派而

鼓棹則滄波振蕩

傳師服曰民服其上下無觀觀杜預曰下不冀望上位也窺窺與窺同

寔繁宮廟憂逼

餘黨謂杜

公乃總熊羆之士

率不貳心之臣

康國祚於綴旒

君文武則

拯王維於已墜

公羊傳曰君若贊旒旒然贊

翼佐

可謂德刑詳禮義信戰之器也

以靜難之功

進爵為侯兼授尚書令中軍將軍給班

劔二十人

功成弗有固秉撝挹

改授侍中中書監護軍

如故又以居母艱去官

雖事緣義感而情均

天屬

顏丁之合禮

二連之善喪亦曷以踰

天厭宋德

水運告謝

流鋒鏃於象魏

班固漢書李廣述曰控弦貫石威動北鄰宗社也蔡邕獨斷曰天子立

雖英宰臨戎元渠時殄

英宰謂齊王也元渠謂休範也晉中興書穆

寔繁宮廟憂逼

餘黨謂杜

公乃總熊羆之士

率不貳心之臣

康國祚於綴旒

君文武則

拯王維於已墜

公羊傳曰君若贊旒旒然贊

翼佐

可謂德刑詳禮義信戰之器也

以靜難之功

進爵為侯兼授尚書令中軍將軍給班

劔二十人

功成弗有固秉撝挹

改授侍中中書監護軍

如故又以居母艱去官

雖事緣義感而情均

天屬

顏丁之合禮

二連之善喪亦曷以踰

天厭宋德

水運告謝

左氏傳鄭伯曰天而既厭周德矣水運宋也

嗣主荒怠於天位 沈約宋書曰後廢帝明帝長子諱昱即位淫亂尚書

廢昏 又伊尹曰天位艱哉 **彊臣憑陵於荆楚** 左氏傳鄭王伯駢曰今楚憑陵我城郭

繼統之功 廢昏謂廢帝為蒼梧王也繼統謂立順帝也蕭子顯齊書曰蒼梧暴虐稍甚及廢帝公集議袁粲劉秉既不受淵曰

公實仰贊宏規 業墨子曰夏桀時天乃命湯於鑪宮有神來告曰夏德大亂往攻之子必使汝大戡之崔寔正論曰及其出也足

神算 潘岳賈充誅曰使夫疑廟定於神算 **雖無受服出車** 非蕭公無以了此手取筆授太祖太祖曰相與不肯我安得辭事乃定順帝立檄太常曰繼統揚

之庸亦有甘寢秉羽之績 左氏傳劉子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膳戎有受服

乃作司空山川攸序 禮記曰司空執度度兼授衛軍戎政

既而齊德龍興 慎子注曰甘寢安寢也 **順皇高禪** 帝諱准字仲謨明帝第二子廢帝殞奉迎入居朝堂即位後

深達先天之運 四年禪位于齊帝遜位于東即孔安國尚書序曰漢室龍興 **匡贊奉時** 之業

之業 周易曰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 **彌諧允正** 樹之風聲著之話言

亦猶稷契之臣 樹之風聲著之話言 **虞夏荀裴** 之奉魏晉

之奉魏晉 魏志曰太祖封荀攸亭侯轉為中軍師魏國初建為尚書令威榮緒晉書曰裴秀字秀彥河東人也常道鄉公立與議定策遷尚書僕射及世祖受禪進左光祿大

夫自非坦懷至公永監崇替 國語藍尹壘謂子西曰吾聞君子惟獨居思念前

能光輔五君 黃亮已見班孟堅封燕然山銘 **大啟南康爰登中鉉** 時膺土宇固辭邦教

今之尚書令古之冢宰 蕭子顯齊書曰淵尋加尚書令本官如故

雖秩輕於衮司而任隆於百辟 周禮曰乃立天官冢宰而掌邦治鄭玄曰

授朝端 晉起居注曰帝詔曰若不少順冲旨降損盛制 **邇無異言** 遠無異望

帝嘉茂庸重申前冊 執五禮以正民簡八刑而罕用

故能聘績康衢 延慈哲后 **出陪**

在資敬情同布衣 孝經曰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晉中

變躡入奉帷殿 仰南風之高詠餐東野之祕寶

南風之詩 王隱晉書庾峻

南風之詩 王隱晉書庾峻

南風之詩 王隱晉書庾峻

曰知足如疎廣雖去列位而居東野東野未詳又曰惟書天淮聽曰顧命云天球河圖在東序天

球寶器也河圖本紀圖帝王終始存亡之期典引曰御東序之秘寶然野當為存古序字也是

圖緯故曰雅議於聽政之晨披文於宴私之夕禮記曰君日出視朝退適路寢

餐餐美也雅議於聽政之晨披文於宴私之夕禮記曰君日出視朝退適路寢

以遺話講六藝之宏敷毛參以酒德閒以琴心晉書劉劭有酒德頌列仙

遙然畱想暖溫貌莊子曰暖然似春君垂冬日之溫臣盡秋霜之戒言君垂

冬日而臣戒懼常若秋霜鄒祈子曰為君者若肅肅焉穆穆焉肅肅敬也於是見君

親之同致知在三之如一國語武公伐翼殺哀侯止樂其子曰苟無死吾以見之令

之君食之非食不長非教不知生之太祖升遐綢繆遺寄蕭子顯齊書曰太祖崩遺詔以

喪曰天王登遐西征以待中司徒錄尚書事稟玉几之願奉綴衣之禮尚

賦曰武皇忽其升遐願命曰皇后憑玉几道揚木命擇皇齊之令典致聲化於雍熙左氏傳隨武子曰

又曰出綴衣於庭越翼日王崩擇皇齊之令典致聲化於雍熙左氏傳隨武子曰

國之令典東京賦內平外成實昭舊職左氏傳太史克曰舜舉八元布五教于四方內

曰上下其雍熙物有其容徽章斯允左氏傳膳夫屠

增給班劍三十人晉公卿禮秩曰諸公給物有其容徽章斯允左氏傳膳夫屠

也又曰以為旗章以別貴賤鄭玄曰章幟也位尊而禮卑居高而思降自夏祖

秋以疾陳退朝廷重違謙光之旨用申超世之尚周易曰謙尊而光卑而

詔曰今權順所請改授司空領驃騎大將軍侍中錄尚書如故蕭子顯齊書

相星連有變淵憂之表遜位乃改授司空領驃騎將軍侍中錄尚書如故蕭子顯齊書

又曰疾大漸惟幾建元四年八月二十一日薨于私第春秋四十有八昔

柳莊疾棘衛君當祭而輟禮禮記曰衛有太史曰柳莊寢疾公曰若疾革雖當祭必

社稷之臣間之死請往晏嬰既往齊君趨車而行哭晏子曰齊景公遊於菑晏子死

趨知不如車之駛則又乘之比至國四下而趨至則伏尸公之云匹聖朝震悼於上

而哭曰百姓誰復告我惡邪韓詩外傳曰趨車馳馬也公之云匹聖朝震悼於上

羣后惟慟於下鄭玄禮記注豈惟哀纏一國痛深一主而已哉言萬國

如柳莊晏嬰事止國一主而已哉李蕭追贈太宰侍中錄尚書如故給節羽葆

鼓吹班劍為六十人諡曰文簡禮也夫乘德而處萬物不能害其

貞莊子曰夫乘道德而浮遊則不然無譽無訾浮遊虛己以遊當世不能擾其度

乎萬物之祖物物而不物於物則胡可得而累邪均貴賤於條風忘榮辱於彼我

之人不能怒人虛己以遊於世其孰能害之也均貴賤於條風忘榮辱於彼我

之人不能怒人虛己以遊於世其孰能害之也均貴賤於條風忘榮辱於彼我

淮南子曰夫貴賤之於身也猶條風之時麗也毀譽之於己猶蚊蚋之一過也莊子肩吾問於孫叔敖曰子三為令尹而不榮華三去之而無憂色何也孫叔敖曰不知其在彼乎其在我乎其在彼邪在乎我邪我在我邪忘乎彼何暇計乎人貴人賤哉

然後可兼善天下聊以卒歲孟子曰古之人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者也家語孔子歌曰優哉游哉聊以卒歲

經始圖終式免祇悔潘岳家風詩曰經始復圖終身宇營丘園周易曰無祇悔誰云克備公實

有焉是以義結君子惠活庶類國語曰夏禹能平水土以品庶類者也

言象所未形述詠所不盡謝慶緒答和敬書曰至理深玄非言象所喻也

故吏某甲等感逝川之無捨哀清暉之眇默論語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捨晝夜傳咸贈何劭王濟詩曰二離揚清暉眇默遠貌也楚辭曰路眇眇兮默默

餐輿誦於丘里瞻雅詠於京國左氏傳曰子產為政與人誦之曰子產若死其誰嗣之

思衛鼎之垂文想晉鍾之遺則禮記衛孔悝鼎子與汝銘若纂乃考服國語晉悼公曰昔克路之役秦來圖敗晉功魏顆以其身卻退秦師于輔氏親止杜回其勳銘于景鍾景公鍾也

方高山而仰止刊玄石以表德毛詩曰高山仰止禩禩頌爾雅曰大辰房心尾也王逸楚辭注曰辰星房星也春秋元命苞曰殷紂之時五星聚房者蒼神之精同據而與齊木德故曰辰精春秋佐助期曰漢將蕭何昂星精生於豐通於制度發祥已見

文元首惟明股肱惟良言君感辰精而生故曰惟明臣感昂宿以生故曰惟良也

天鑒璿曜踵武前王言君能鑒照璇璣七曜之道踵武前王而受禪也毛詩曰天鑒在下有命既集尚書曰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璇與璿同七政七曜楚辭曰及前王之踵

武欽若元輔體微知章言臣能敬順元輔大臣之義體微知章而匡贊之也尚書曰欽若

永言必孝因心則友毛詩曰永言孝思孝思惟則因心則友已見上文

仁洽兼濟愛深善誘莊子仲尼謂老聃曰兼愛無私此仁之情也善誘已見上文

觀海齊量登嶽均厚班彪覽海賦曰觀滄海於區區海賦曰爾其大量也莊子曰淵淵其若海也郭象曰容態無量也法言曰登東嶽而知眾山之迤邐莊子老聃曰至人若地之自厚家語齊大夫子與適魯見孔子曰乃今而後知泰山之為高海淵之為大

五臣茲六八元斯九呂氏春秋曰武王之佐五人高誘曰周公曰召公奭太公望畢公高蘇公忿生也潘岳魯武公誄曰昂昂公侯實天誦育八元斯九五臣茲六

內暮帷幄外曜台階帷幄已見上文黃帝泰階六符經曰泰階者天之三階也上階為天子中階為諸侯公卿大夫下階為元士庶人漢書音義三階三台也范曄後漢書郎顛曰三公上應三台

遠無不肅邇無不懷國語祭公謀父曰近無不聽遠無不服阮嗣宗勸晉王賈曰遠無不服邇無不肅

如風之偃如樂之諧論語曰草上之風必偃左氏傳曰晉侯使卻錡來乞師將諸戎狄以正諸華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如樂之和無所不諧請與子樂之

光我帝典緝彼民黎典闕而不補

率禮蹈謙諒實身幹南郊賦曰率禮無違周易曰履道坦坦幽人貞吉王弼曰履道尚謙而二以陽處陰履於謙也左氏傳曰晉侯使卻錡來乞師將事不敬孟獻子曰卻氏其亾乎禮身之幹也敬身之基也

迹屈朱軒志隆衡館尚書大命為士不得乘朱軒衡館衡門之館也

眇眇玄宗萋萋辭翰義既川流文亦霧散蔡邕何休碑曰雲浮孝經鉤命決曰雲委霧散

高構云頽梁陰載缺並見上文

德猷靡嗣儀彤長遞音逝德猷令德微猷也儀

毛氏

形容儀形體也鄭玄春秋緯注曰遞去也典引曰扇遺風播芳烈久而愈新用而不竭

怵悵餘徽鏘洋遺烈楚辭曰心怵悵以永思久而彌新用而不竭

文選卷五十八終

金陵書局印
汲古閣本

文選卷五十九

碑文下

王簡栖頭陀寺碑文一首

沈休文齊安陸昭王碑文一首

墓誌

任彥升劉先生夫人墓誌一首

行狀

任彥升齊竟陵文宣王行狀一首

弔文

賈誼弔屈原文一首

陸士衡弔魏武帝文一首

祭文

謝惠連祭古塚文一首

顏延之祭屈原文一首

王僧達祭顏光祿文一首

碑文下

頭陀寺碑文

天竺言頭陀此言斗藪斗藪煩惱故曰頭陀

王簡栖

姓氏英賢錄曰王巾字簡栖琅邪臨沂人也有學業為頭陀寺碑文詞巧麗為世所重起家郢州從事征南記室天監四年卒碑在鄂州題云

齊國錄事參軍琅邪王巾製

蓋聞挹朝夕之池者無以測其淺深

家語曰孔子觀於魯桓公之廟有欂櫨焉使弟子挹之水毛萇詩傳曰挹也漢書

枚乘上書吳王曰游曲臺臨上路不如挹朝夕之池桓子新論子貢謂齊景公曰臣之事仲尼譬如渴而操杯就江海飲飲滿而去又焉知江海之深乎挹於入切刺勾思切

之色者不足知其遠近莊子曰天之蒼蒼其正色耶其遠而無所至極邪韓詩外傳子貢謂景公曰臣終身戴天不能知其高況視聽

之外若存若亡心行之表不生不滅者哉僧肇涅槃論曰視聽之所不暨四空之所昏昧管子曰聖人之道若

存若亡援而用之沒代不忘空道生曰心行心所以掩室摩竭用啟息言之津

華嚴經曰佛在摩竭提國寂滅道場始成正覺法華經曰寂滅無杜口毗邪以通得意

之路至理幽微非言說之所及掩室摩竭示寂滅以息言杜口毗邪現默然而得意維摩經曰佛在毘邪離菴羅樹園告文殊師利汝行詣維摩詰問疾文殊師利問維摩詰何等是

苦薩入不二法門時維摩詰默然無言文殊師利歎曰善哉善哉乃至無有文字語言是

真入不二法門僧肇論曰淨名杜口於毘邪莊子曰言者所以在意也得意而忘言也然語

彛倫者必求宗於九疇談陰陽者亦研幾於六位真諦無言俗諦借言以明理故此明言之用也

尚書武王訪于箕子曰我不知彛倫攸敘周易曰夫易所以極深研幾也又曰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故易六位而成章王弼曰六位爻之文也是故三才既辨識

妙物之功萬象已陳悟太極之致此顯言之功也周易曰易有天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故六爻曰神者妙萬物而為言

者也孝經鉤命決曰地以舒形萬象咸載聲言之不可以已其在茲乎言所以識物悟太極者皆藉言

類曰悟心曰解周易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然爻繫所筌窮於此域爻六爻也繫繫辭也因爻以立

明之不可止者其在此乎左氏傳叔向謂嚴穀曰子若無言吾幾失子矣言之不可以已也如是

辭亦因辭以明理也故爻繫之所明窮生死於此域也莊子曰筌所以得魚則稱謂所絕

得魚而忘筌筌捕魚之筍莊子以之喻言大智度論曰二乘以生死為此岸則稱謂所絕

形乎彼岸矣至如涅槃妙旨非言說之所能明故稱謂所絕現於涅槃之彼岸矣僧肇論曰玄極無名稱謂絕焉鄭玄禮記注曰稱猶言也王逸楚辭注曰謂說也涅槃經曰心無退轉即便前進既前進已得到彼岸登大高山離諸恐怖多受安樂彼岸山者

喻於如來受安樂者喻於常住大高山者喻大涅槃也大智度論曰亦以涅槃為彼岸也彼

岸者引之於有則高謝四流推之於無則俯引六度彼岸絕乎稱謂者若引之而入有則

去四流而現無若推之而入無則弘六度以明有僧釋摩維摩經注曰不可得而有不可得而無者其唯大乘乎何則欲言其有無相無名欲言其無方德斯行故雖無而有無相無名故雖有而無然則言有不乖無言無不乖有也魏都賦曰高謝萬邦大智度論曰欲流有流無明流有見流三國名臣頌曰俯孔時務瑞應經曰行六度無極布施持戒忍辱精進一心智慧諸經以一心為禪也

名言不得其性相隨迎不見其終始隨迎之可見維摩經維摩詰曰法無名也禪字言語斷故法無形象如虛空故法同法性入諸法故法相如是豈可說乎竺道生不可言學也法性者法之本分也法相者事之貌也老子曰隨之不見其後迎之不見其首

地知不可以意生及其涅槃之蘊也妙法蓮華經曰昔住學地佛常教化言我生身無漏業生依無明住學地謂三果意生謂菩薩言能變化生死隨意往來法華經曰諸佛弟子眾皆如舍利佛盡思其度量不能測佛智不退諸菩薩亦復如是不能知周易曰乾坤其易之蘊邪韓康伯注

夫幽谷無私有至斯響洪鍾虛受無來不應周易曰入于幽曰淵淵與也夫幽谷無私有至斯響洪鍾虛受無來不應谷不鳴也尚書曰善待問者如撞鐘叩之以小者則小鳴叩之以大者則大鳴劉熙釋名曰鍾空也內空受氣多故聲大也文子曰虛無不受靜無不持牽秀

況法身圓對規矩冥立圓對謂有感斯對相風賦曰故無來而不應兮何適莫之足嬰

宮商潛運維摩經曰佛以一音演說法眾隨解類各得解脫是以如來利見迦維

託生王室如來竺道生維摩經注曰如者謂如與如冥無復有知之理從此中來故曰如來

瑞應經曰菩薩下當世作佛託生天竺迦維羅衛國王名曰靜夫人曰妙

拯溺逝川僧肇論曰騁六通之神驥乘五術之安車五乘天竺言行此言乘五乘一人氏傳曰楚子玉使鬬勃謂晉侯曰請與君之士戲君憑軾

而觀之說文曰出溺為拯論語曰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

開入正之門大庇交喪維摩經曰雖行入正道而樂行無量佛道是菩薩行僧肇論曰啟入正之平路坦眾聖之夷塗大品經說入正曰正見正思惟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正念正定爾雅曰庇廕也莊子曰世喪道矣道喪世矣

世與道交

於是玄關幽鍵感而遂通玄關幽鍵喻法藏也謝靈運金剛般若經注曰離鍵玄風暖以雲積字林曰鍵門距周易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孰能與於此

遙源濬波酌而不竭遙源濬波喻曰取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莫知其所以也

行不捨之檀而施去聲洽羣有非為實捨故大士之捨見不施之捨者及於眾生斯為不捨以慈而施故羣有俱洽大品經曰不施不慳是名檀波羅蜜僧肇論曰賢劫稱無捨之檀成具美不為之為也天竺言檀此言布施波羅蜜此言到彼岸也羣有謂有色無色有想無想以其不一故曰羣有僧肇

唱無緣之慈而澤周萬物夫行慈者以眾緣則慈無所寄故大士之慈離於眾相離相行慈名為無緣無緣生慈是為真實以斯而唱則物無不周涅槃經曰得諸菩薩無緣之慈僧肇論曰禪典唱無緣之慈思益演不知之知泥洹經曰無緣者不住法相及眾生相釋道安曰解

演勿照之明而鑒窮沙界夫以明照物明從緣散周易曰習周萬物而道濟天下

照之明猶無得之得無得而得斯為真得故勿照之明斯為真明矣演真明而廣照何止鑒窮沙界乎僧肇論曰至人虛心真照理無不統而靈鑒有餘金剛般若經曰諸恒河所有沙數佛世界

如是盜**導**匹機之權而功濟塵劫機謂機心也權方便也夫以機心導物物所以機為多不何止功濟塵劫乎僧肇論曰至人灰心滅智內無機照之勤辨凶論曰魏氏功濟諸華法華經曰如人以力磨三千大千土復盡末為塵一塵為一劫此諸微塵數其劫復過是時義

遠矣能事畢矣周易曰天下隨時隨時之義大矣哉又曰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天下之能事畢矣然後拂衣雙樹脫

屣金沙左氏傳曰叔向拂衣從之涅盤經曰佛在拘尸那國力士生地阿利羅拔提河邊婆羅雙樹間雨時世尊臨涅盤史記武帝曰嗟乎吾誠得如黃帝吾視去妻子如脫屣

惟恍惟惚不暇不味莫繫於去來復歸於無物老子曰道之為物惟恍惟惚王

不撓焚燎堅林不盡之靈無歇大矣哉答賓戲曰聖哲治之棲遑大千者謂一

因斯而談則棲遑大千無為之寂三千界下至阿毗地獄上非想天為一

正法既沒象教陵夷曇無讖曰釋迦佛正法住世五百

穿鑿異端者以違方為得一孔安國論語注曰妄作穿鑿以成文章不

知所以裁製論語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

已謝宣遠贈靈運詩曰違方往有公杜預左氏禮記曰

順非辯偽者比微言於目論言偽而

於是馬鳴幽讚龍樹虛求摩訶摩耶經曰正法衰微六百歲已九十六

維絕紐陸機大將軍宴會詩曰頹綱既振謝莊為沈慶之答劉義

火宅晨涼華嚴經曰不壞法雲徧覆一切剎法華經注曰雲譬應身則殊形並現順機不

暉慧日於康衢則重昏夜曉法華經曰慧日大聖尊久乃說

故能使三十七品是法對糾曰菩薩圓淨照均明

有樽俎之師言義徒精銳有樽俎之深謀維摩經曰於諸見不動而修行三十七品是為宴

九十六種無藩籬之固邪黨

既而方廣東被教肆南移邪黨

周魯二莊親昭夜景之鑿漢晉兩明並

勝大能勝九十六種論議論曰城池無藩籬之固

經題云大方廣佛華嚴經孔安國尚書

傳曰被及也周易曰君子以教思無窮

無藩籬以自固羅什維摩經注曰摩訶秦言無大亦言

七品二乘通大品經說三十七道品曰四念處四正勤四

如意足五根五力七覺分八正道分樽俎之師已見上文

兩故曰慧日又曰諸子安穩得出皆於四衢露坐爾雅曰四達謂之衢五達謂之康

宅眾苦所燒我皆拔濟之暉慧日於康衢則重昏夜曉

頭陀經心王菩薩曰我見覆蔽飲雜毒酒重昏長夜云何得悟慈心示語使得開解

法華經曰三界無安猶如火

已謝宣遠贈靈運詩曰違方往有公杜預左氏

勒丹青之飾

顧微吳縣記曰佛法詳其始而典籍亦無聞焉魯莊七年夜明佛生之日也左

立十三年莊王崩左氏傳莊公三年瑩桓王然則周莊王魯莊公為同時瑞應經曰到四月八日

夜明星出時佛從右脅墜地即行七步牽子曰漢明帝夢見神人身有日光飛在殿前以問朝臣

傳毅對曰天竺有佛將其神也後得其形像何法盛晉書曰彭城王紘以肅祖明皇帝好佛手書

形像經歷寇難而此堂猶在宜成作頌蔡謨云今發王命稱先帝好佛於義有疑張綱集曰盡功

金石圖然後遺文閒出列刹相望遺文謂經也史記曰天下遺文靡不畢集太史公

相望澄什結轍於山西林遠肩隨乎江左矣高僧傳曰天竺佛圖澄西域人

也晉懷帝永嘉四年來適洛陽以麻油雜茵支塗掌千里外事皆澈見掌中如對面焉後澄死之月

人見在流沙又曰鳩摩羅什天竺人七歲出家什既道流西域名被東川符堅遣呂光西伐破龜

茲乃將什至涼州姚萇已殺符堅光遂王彼至長子興破涼州始將什至長安後卒長安漢書文

帝詔曰使者冠蓋相望結轍於道班固漢書贊曰秦漢以來山東出相山西出將高僧傳曰支遁

字道林本姓關陳留人初至京師王濛甚重之年二十五出家師釋道安符不後還吳入荆王義

之遂與披襟解帶雷連不能已又曰釋惠遠本姓賈氏廬山門人遊許洛出家師釋道安符不後還

吳入襄陽南遊荆州欲往羅浮屆尋陽見廬山遂居焉三十餘年影不出山迹不入俗晉義熙十

二年終禮記曰十年以長則兄事之五年以長則肩隨之晉中興書元帝詔曰朕應天符創基江

左春秋命歷序曰東頭陀寺者沙門釋慧宗之所立也瑞應經曰太子出北城

方為左西方為右頭陀寺者沙門釋慧宗之所立也瑞應經曰太子出北城

子曰何謂沙門對曰沙門之為道舍妻子捐棄愛欲也南則大川浩汗雲霞之所沃

釋僧肇維摩經注曰沙門秦言義訓勤行趨涅槃也南則大川浩汗雲霞之所沃

蕩周易曰利涉大川海賦曰滂濇浩汗又曰灑濟溱澗蕩濇沃日北則層峯削成日月之所迴薄

山海經曰泰華之山削成而四

方蜀都賦曰陽鳥迴翼於高標西眺城邑百雉紆餘左氏傳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

楊雄反離騷曰恐日薄於西山西眺城邑百雉紆餘左氏傳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

東望平皋千里超忽楚辭曰出不入兮往不反平原忽兮路超遠信楚都之勝地也宗法師行

繫珪璧擁錫來遊毛詩曰有匪君子如珪如璧東觀漢記馮衍說鮑叔永曰珪璧其行

而起以為宅生者綠業空則綠廢言身從緣生緣亦斯廢也維摩經曰如影從身業

金光明經曰所謂無明緣行緣識緣名色緣六入緣觸緣受緣愛緣取

取緣有緣生緣老死憂悲惱滅聚釋摩羅經注曰諸法之生本乎三業既無三業誰

作諸存軀者惑理勝則惑亡惑煩惱也言萬法雖廣解惑則起相受生解者身心寂滅

者愛身情也苟曰無常豈可愛戀若能悟不惑而惑自亡矣惑者無復存身也

遂欲捨百齡於中身殉肌膚於猛鷲禮

曰古者謂年為齡齒亦齡也范曄後漢田巴報馮衍書曰百齡之期未有能至尚書曰文王受命

唯中身列子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雪漢書臣瓚注曰以身從物曰殉李尤七難

曰猛鷲陸贄班荆蔭松者久之左氏傳曰伍舉奔晉聲子將如晉遇之於鄭郊班荆荆

龍壘水處明五年始立方丈茅茨以庇經象沈約宋書孝武皇帝即位改元曰大明淮南子

其小也說文曰茨蓋也爾雅曰庇蔭也後軍長史江夏內史會稽孔府君諱覬

沈約宋書曰孔覬字思遠會稽人也初舉揚州秀才補主為之薙草開林置經行之

薄後除冠軍長史江夏內史隨府轉後軍長史覬音冀

室周禮曰維氏下士二人鄭玄曰維翦安西將軍鄧州刺史江安伯濟陽蔡使

君諱興宗沈約宋書曰蔡興宗濟陽人也為使持節復為崇基表利立禪誦之

堂焉維摩經曰佛言諸佛滅後以全身舍利起七寶塔表刹莊嚴而供養也

首毛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彌勒成佛經曰彌勒佛讚言大迦葉比丘是釋迦牟尼佛大弟

保鴻名而常為稱後有僧勤法師貞節苦心求仁養志楚辭曰原生受命于貞

躬兮苦心論語子曰求仁而得仁死之無所懼也纂修堂宇未就而沒

藏舟易遠魏太祖祭橋玄文曰懿德高軌汎愛博容莊子曰夫藏舟於涘藏山於澤謂之

徒閱其無人榱椽毀而莫構周易曰闕其戶闕其無人高誘可為長太息矣

漢書賈誼曰可惟齊繼五帝洪名紐三王絕業蕭子顯齊書曰高帝太祖諱道成字

長太息者此也惟齊繼五帝洪名紐三王絕業紹伯蕭何二十四世孫受宋禪史記

曰惟漢繼五帝末流接三代絕業祖武宗文之德昭升嚴配禮記曰周人祖文王而

武昭升于上孝經曰格天光表之功弘啟興復尚書曰成湯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

嚴父莫大於配天格天光表之功弘啟興復天又曰光被四表格于上下毛詩曰

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大猷爾宇為周室輔是以惟新舊物康濟多難毛詩曰周雖舊

東觀漢記博士議曰除殘去賊興復祖宗是以惟新舊物康濟多難其命惟新左

氏傳伍員曰不失舊物尚書曰康濟小民禮記晉步中雅頌駟合韶護

太子申生使人辭於狐突曰君老矣國家多難十洲記曰炎洲南海中萬二千里韓詩外傳曰成

以養耳鄭玄曰韶炎區九譯沙場一候王之時越裳氏重九譯而獻白雉於周公尚書曰

舜樂設湯樂也西被于流沙解嘲曰粵在於建武焉蕭子顯齊書曰明皇乃詔西中郎將鄧州

刺史江夏王觀政藩維樹風江漢子也封江夏郡王仍為持節都督鄧司二州諸

軍事西中郎將鄧州刺史尚書曰以爾友邦擇方城之令典酌龜蒙之故實方城謂

冢君觀政于商又曰彭善瘴惡樹之風聲刑清於是乎在刑罰清左氏傳先軫曰取威定霸於是乎在

夏內史行事彭城劉府君諱誼蕭子顯齊書劉誼字士穆為江夏王鄧州行事者

刃所遊日新月故莊子曰庖丁為文惠君解牛曰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千牛而刃

遊刃必無餘地矣論語子夏曰道勝之韻虛往實歸瑞應經曰迦葉二弟問迦葉曰今

日知其所止月無忘其所能也道勝之韻虛往實歸乃捨梵志道學沙門法豈獨大其

駘兀者也與夫子中分魯立不教坐不讓虛而往實而歸以此寺業廢於已安功墜

於幾立慨深覆篲悲同棄井論語曰譬如為山雖覆一簣進吾往也孟子曰有

為者譬如掘井掘井九仞而不及泉猶為棄井也

因

百姓之有餘閒天下之無事孫卿子曰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時故五穀不絕而百姓有餘食斬伐長養不失時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餘材西都賦序曰

庀耳徒揆日各有司存左氏傳宋災使華閱討右官官庀其司杜預注曰庀具也毛詩曰揆之以日作為楚室論語曾子曰遵豆

於是民以悅來工以心競周易曰悅以使民民忘其勞莊子曰舜之治天下使民心競王隱晉書荀勗議曰君子心

力爭賢臣頌曰雖崇臺五層延表百丈說文曰南北曰

巨丘被陵因高就遠層軒延表上出雲霓楚辭曰高堂邃宇檻層軒

飛閣逶迤下臨無地西都賦曰修除

夕露為珠網朝霞為丹雘九衢之草雲旗兮透移王逸曰透移而長移與迤音義

千計四照之花萬品山海經曰少室之山其上有木焉名曰帝休葉茂狀如楊其枝五衢黃花黑

金姿寶相永籍閑安金光明經曰如來之身

息心了義終焉遊集大灌頂經曰息心達本

法師釋曇珍業行清修理懷淵遠今屈知源是故名沙門勝鬘經

寺任永奉神居夫民勞事功既鏤文於鍾鼎周禮曰民功曰庸事功曰勞凡

有功德者銘書於王之太常國語

曰昔克路之役秦來圖敗晉功魏顯以其身卻退秦師于輔氏親止杜回其勳銘於景鍾章昭言

時稱伐亦樹碑於宗廟左氏傳曰季武子以所得齊之兵作林鍾而銘魯功焉臧武仲

世彌積而功宣身逾遠而名劭法言曰年彌高而德彌

美也敢寓言於彫篆庶髣乎眾妙法言曰吾子少好賦曰然童子雕蟲

曰質判玄黃氣分清濁周易曰玄黃天地之雜也天玄而地黃

涉器千名含靈列子曰輕清者上為天重濁者下為地

萬族周易曰形而下者謂之器器謂品物也南都賦曰百品千名春秋元命苞曰岐行

上派澆風下躡莊子曰德又下衰及唐虞濼渚散朴淮南子以溲為澆

塵為岳瑞應經曰感傷世間沒於愛欲之海百法論曰情塵之意合故知生也言人皆沈於愛

皇矣能仁撫期命世毛詩曰皇矣上帝臨下有赫天竺三言釋迦牟尼此言能仁不退轉

尼劉蚪曰能仁哀此忍土俯來拯拔故曰能仁瑞應經曰期運之至當

乃睠中土聿來迎毛詩曰奄有龜蒙遂荒大東法華經

衛毛詩曰乃睠西顧又曰聿

奄有大千遂荒三界毛詩曰奄有龜蒙遂荒大東法華經

方便於三界火宅拔濟眾生毛詩曰殷鑒不遠瑞應經曰太子至

殷鑒四門幽求六歲毛詩曰殷鑒不遠瑞應經曰太子至

十四啟王出游始出城東門天帝化

為一佛土又曰如來以智慧

方便於三界火宅拔濟眾生

作病人即迴車悲念人生俱有此患太子出城南門天帝化作老人迴車而還愍念人生丁壯不久太子出城西門天帝化作死人迴車而還愍念天下有此三苦太子出城北門天帝化作沙門太子曰善哉惟是惟快即迴車還念道清淨不宜在家又曰佛既歷深山到幽閑處菩薩即拾葉草以布地正箕坐月食一麻一麥端坐六年亦既成德妙盡無為勝曼經曰唯有如來化就帝獻方石天開淥池瑞應經曰佛還樹下道見棄衣取欲方成理澤好石來置池邊白佛言可用浣衣又曰明日食時佛持鉢到迦葉家受飯而祥河輟還於屏處食已欲澡漱天帝知佛意即下以手指地水出成池令佛得用名為指地池

水寶樹低枝 瑞應經曰時尼連河水流甚疾佛以自然神通斷水涌起高出人頭令底揚塵欲出無所攀池上素有樹名迦和絕大**通莊九折安步三危** 爾雅曰六達謂之莊漢書曰修好其樹自然曲枝下就佛佛牽而出**川靜波澄龍翔雲起** 令身調善

願誠子曰飽食安步以仕易農尚書曰竄三苗於三危**青山廣運給園多士** 法華經曰佛震大法鼓摧伏異學外道邪師入佛性海煩惱風息**金粟來儀文** 閻嶺山中與大比丘眾萬二千人俱尚書曰帝德廣運金剛般若經曰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與大比丘眾千二百五十人俱毛詩曰濟濟多士

殊戾止 發迹經曰淨名大士是往古金粟如來尚書曰應乾動寂順民終始命苞曰八孫卿子曰生人之始也死人之終也**法本不然今則無滅** 維摩經曰法本不然今乘觀法本自不然今何以滅乃真寂滅**象正雖闌希夷未缺** 象法正法已見上文史

穎曰闌言希也老子曰視之不見名之曰夷聽之不聞於昭有齊式揚洪烈毛詩曰文名之曰希王弼曰無象無聲無響無所不通無所不往

昭于天班固漢書述曰爰著目錄略釋網更維玄津重榭僧叡師十二法門序曰奏希序洪烈揚雄解嘲曰不足以揚洪烈釋網更維玄津重榭

也音裔翊泄切叶韻惟此名區禪慧攸託禪慧禪定智慧也倚據崇巖臨眺通

壑楚辭曰忽臨眺夫舊溝池相漢堆阜衡霍言宗嚴之高通壑之大故以湘漢為溝池

城江漢無無武亭皋幽幽林薄毛詩曰周原無無葦茶如飴上林賦曰亭皋千里靡不以為池

曰林高誘淮南子媚茲邦后法流是挹毛詩曰媚氣茂三行情超六入維摩注曰深草曰薄

佛身即法身也從六通生從三明生僧肇曰天眼宿命眷言靈宇載懷興昔毛詩曰眷

解曰昔之兮荷蓋王丹刻翬飛輪與離立左氏傳曰丹桓宮楹又曰刻桓宮楹杜預曰

翬者鳥之奇異者也禮記曰晉獻文子成室晉大夫發焉張老曰美哉輪焉美哉奐焉潘岳關中記曰未央殿東有鳳凰殿春秋元命苞曰火離為鳳劉邵魏文帝詠曰鳳凰立翬象設

既闢睟容已安 信根於心色睟然見於面趙岐曰睟潤澤之貌**桂深冬煥松疎**

夏寒 楚辭曰何所冬煥何所夏寒爾雅曰煥煖也**神足游息靈心往還** 瑞應經曰佛已神足適鬱單日界

貞石南刊 維摩經曰降服四種魔勝幡建道場

齊故安陸昭王碑文

沈休文

公諱緬字景業南蘭陵人也

蕭子顯齊書曰安陸昭王緬字景業又曰蕭氏之先蕭何居沛至孫侍中彪居東海蘭陵縣東都鄉中都里晉

商武姬文所以膺圖受錄

王命論曰暨于稷契咸佐唐虞光濟四海奕世載德至于湯武而有天下國語史伯曰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孫

秦項以靈亂魏氏乘時於前皇齊握符於後

亂及文武成康僅克安民周易曰時乘六龍以御天孝經鉤命決曰帝受命握符出也

靈源與積石爭流神基與極天比峻

尚書曰導河積石至于龍門毛詩曰崧高

祖宣皇帝雄材盛烈名蓋當時

蕭子顯齊書曰太祖皇帝考諱承之惟岳峻極于天

考景皇帝含道居貞卷懷

大略晉中興書曰諸葛誕名蓋海內又曰鄧遐氣蓋當時

前代帝周易曰居貞之吉順以從上也

論語識曰仲尼居鄉黨卷懷道美宋均曰懷藏也

含辰象之秀德體河岳之上靈

周易曰在天成象王弼曰象謂日月星辰孝經援神契曰五嶽之精雄聖四瀆之精仁明

氣藹

公

風雲身負日月

論衡曰谷子雲唐子高章奏百上筆有餘力然則賢者有風雲之智故吐文萬牒莊子曰孔子圍於陳蔡之間太公往弔之曰子其意者修身以明

立行可模置言成範

仲長子言曰規矩可模者師傳之德也曹植學官頌曰言為世範行為時矩

外發清明內昭

禮記曰和順積中而英華外發又曰清明在躬氣志如神

天經地義之德

周易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也毛詩曰困心則友

簡久遠大之方

周易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也毛詩曰困心則友

率由斯至

周易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也毛詩曰困心則友

挹其源者游泳而莫測懷其道者日用而不知

毛詩曰泳之游之周易昭昭若三辰之麗于天滔滔猶四瀆之紀于地

紀于地

傅子曰二漢之臣爛如三辰之附長天又曰道教者昭昭然猶日月麗乎天春秋漢舍琴曰九卿法河海毛詩曰滔滔江漢南國之紀

德無爽

典引曰神靈曰昭光被六萬物仰之而彌高千里不言而斯應

若夫彈冠出仕之日登庸

君于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

澁事之年

漢書曰王陽與貢禹為友世稱王陽在位貢禹彈冠言其取舍同也尚書帝曰疇咨若時登庸又曰登庸

軍麾命服之序監

周禮曰建大麾以田然麾旌旗之名州將之所執也命服爵命

督方部之數斯固國史之所詳今可得略也

水德方衰天命未改

水德

州凡十三部置刺史數謂等差也賈逵國語注曰簡略也

水德

謂宋

水德

謂宋

水德

謂宋

水德

謂宋

水德

謂宋

也左氏傳王孫滿曰今**太祖龍躍侯時作鎮淮泗**蕭子顯齊書曰宋明帝以淮南孤

周德雖衰天命未改**如仁夕惕之志中夜九**易曰見龍在田時舍也或躍在淵自試也孫卿子曰君子博學深

謀修身端行以俟其時潘岳金谷會詩曰遂擁朱旄作鎮淮泗**迴**論語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

其仁周易曰君子夕惕若厲司馬遷書曰賜一日而九迴**懷抱**廣雅曰

龕取也**深圖密慮眾莫能窺**漢書劉向上疏曰

智不可不深圖也**右蓋同王子洛濱之歲實惟辟疆內侍之年**周書晉平公使叔譽於周見太

曰太子晉行年十五而臣不能與言列仙傳曰王子喬者周靈王太子晉**起子聖懷發言**

也好吹笙作鳳鳴遊伊洛之間漢書留侯子張辟疆為侍中年十五也**中旨**晉中興書王敦上疏曰

導動靜顧問起子聖懷**始以文學遊梁俄而入掌綸誥**蕭子顯齊書曰

中書郎遊梁謂相如也漢書曰梁孝王來朝從遊說之**蘭桂有芬清暉自遠**魏都賦曰

士相如見而說之客遊梁禮記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帝出于震日衣青光**言齊

若蘭芬也楚辭曰椒桂擢以顛覆王逸注曰言已見先賢若**受瑞析珪遂荒雲野**周禮曰典瑞掌

椒桂之人劉琨勸進表曰茂勳格于皇天清暉光于四海**侯各取方士首以白茅以為社毛詩曰俾侯于魯**

也周易曰帝出于震震東方也春秋元命苞曰孔子曰扶桑者日所出房所立其耀盛蒼神用事

精感姜原卦得震震者動而光故知周蒼代殷者為姬昌人形龍顏長大精翼日衣青光宋衷曰

為日精所羽翼故以為**方軌茅社俾侯安陸**蕭子顯齊書曰齊受禪緇封安陸侯漢書

名木神以其方色衣之**苑載暉龍樓之門以峻**漢書曰武帝辰太子及冠就宮上為立博望苑使通賓客從

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博望之**

三善仰敷四德晉中興書烈宗詔曰桓沖協隆治道禮記曰行一物而三善皆得者唯世

二曰而眾知君臣之義矣其三曰而眾知長幼之節矣周易曰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博望之**

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獻替帷辰實掌喉唇**國語史點謂趙簡子曰夫事君者諫過而賞善薦可而替否獻能

亮命作**奉待漏之書銜如絲之旨**東觀漢記曰樊梵字文高每當直

喉唇**公以密戚上賢俄而奉職**事常晨駐車待漏如絲已見上文

非止恒授周書孔子曰文王得四臣丘亦得四友自

蕭子顯齊書曰緇遷侍中越絕書曰吳王書**出納惟允劍璽增華**尚書帝曰龍命女作納

闔廬始得子胥以為上賢無異乎聖人也**伊昔帝唐九官咸事熊豹臨戴納言**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

應劭漢官儀曰侍中殿上稱制出則陪乘**是司**漢書劉向上疏曰舜命九官濟濟相讓應劭曰尚書曰禹作司空棄后稷契司徒咎繇作

才子八人仲熊叔豹**自此迄今其任無爽爰自近侍式贊權衡**蕭子顯齊書曰

才子八人仲熊叔豹**世祖即位緇遷**

才子八人仲熊叔豹

才子八人仲熊叔豹

才子八人仲熊叔豹

五兵尚書淮南子曰準繩連體權衡合德百

工繇焉以定法式輔弼執玉以翼天子也

而皇情眷眷慮深求瘼

臨下有赫鑿觀四方

方求民之莫班固漢書引詩

姑蘇奧壤任切關河

與壤猶與區也韓康伯王述碑曰述

而為此瘼爾雅曰瘵病也

蓋關河之重

都會殷負提封百萬

史記曰夫吳有海鹽之饒章山之銅三江五湖之利

亦江東一都會也西京賦曰百物殷阜辭綜注曰殷

最凡言大舉頃畝也李奇曰提舉也舉四方為內也韋昭曰積土為封限

全趙之裱服

稱

戰國策蘇秦說齊宣王曰臨淄之塗人肩

乃鴻鶩舊吳作守東楚

蕭子顯齊書曰

守吳質魏都賦曰我大公鴻飛充豫劉琨勸進表曰奄有舊吳牽秀祖

孫楚詩曰受茲明命作守西疆漢書音義孟康曰舊名吳為東楚也

弘義讓以勸君子

論語識曰伯夷叔齊讓龍舉干寶晉紀曰丁固父覽以義讓稱尚書

振平惠以字小人

武王曰助哉夫子周書成王曰朕不知字民之道微問伯父尚書王曰

無或敢伏小

撫同上德綏用中典

老子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鍾會曰體神妙

疑獄

得情而弗喜宿訟兩讓而同歸

漢書曰張湯以倪寬為獄獄探以古法義決疑獄

論語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

矜而勿喜東觀漢記曰魯公為中牟令宿訟許伯等爭

雖春申之大啟封疆鄧攸之

緝熙岷庶不能尚也

史記曰楚考烈王立以黃歇為相號春申君請封於江東王許之

因城吳故墟以自為都也國語史伯謂鄭桓公曰加之以德可以

大啟王隱晉書曰鄧攸字伯道為吳郡太守吳人餓死攸到表振貸臺不時

夏首藩要任

聽攸乃輒出倉米一郡蒙濟不受祿俸唯飲吳水毛詩曰緝熙文王之典

重推轂

古王者遣將也而推轂曰闔以內寡人制之闔以外將軍制之

殷江漢

李尤函谷關銘曰函谷險要

南接衡巫風雲之路千里

衡巫三江名吳郡

通西通鄧鄧水陸之塗三七

左氏傳曰鄧南鄧人杜預曰鄧今鄧縣南江水之北

是惟形勝闔外莫先

漢書田肯曰秦形勝之國也闔外已

建麾作牧明德攸在

蕭子顯齊書曰緬轉鄧州刺史周禮曰建大麾以封

乃暴以秋陽威以夏日

孟子曰

之亢靡遺

西征賦曰澤靡不漸恩無不逮尸子曰舜之行其

明無不察容光之微

必照

孟子曰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趙

由近而被遠自己而及物

史記泉陶曰邇

可以及遠

惠與八風俱翔德與五材並運

聖主得賢臣頌曰恩從祥風翔淮南

表左氏傳子罕曰天生五

遠無不懷邇無不肅

阮嗣宗勸晉王賡曰

邑居不聞夜

吠之犬牧人不覩晨飲之羊

司馬彪續漢書曰劉寵字榮祖遷會稽太守徵入為將

作大匠山陰縣民去郡數十里有若耶山中有五六老

老生未嘗到郡縣佗時吏徵發不去民間或夜不絕狗吠竟夕民不得安自明府下車以來狗不
夜吠吏希至民間年老遭值聖化聞當棄去故戮力來送寵謝之為選受一大錢故寵在會稽號
為一錢其清如是家語曰孔子為大司寇初魯之販羊者沈猶氏常朝飲其羊以詐市人及孔子
之為政也則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也 **譽表六條功最萬里** 漢書音義曰舊刺史所察有六條察民疾苦
不敢朝飲其羊也

賊為民之害及大姦猾者察犯田律四時禁者察民有孝悌廉潔行修正茂才異等者察吏不簿
入錢穀放散者所察不得過此漢書曰倪寬為郡內史課殿當免民恐失之輸租繼屬不絕課更
以最楊雄為益州刺史作節度曰刺 **還居近侍兼饗戎秩** 蕭子顯齊書曰編還侯府
史居深門之中總萬里之統者也 **東西兩晉茲選特難羊**

寄隆儲端任顯 魏略曰中領軍延康置故漢北軍中候 **東西兩晉茲選特難羊**
琇願言而匪獲謝珍功高而後至 晉諸公讚曰羊琇字稚舒泰山人通濟才術與
護軍太子詹事世祖即位累遷左將軍中護軍特進何法盛晉中興書陳郡 **升降二宮令**
謝錄曰琇字瑗度安少子也為輔國將軍距氏進號征虜左僕射領詹事 **績斯侯** 蕭子顯齊書曰緇遷
中領軍太子詹事 **禁旅尊嚴主器彌固** 蔡邕袁逢碑曰乃撫京邑總齊 **禹**

宄神皋地埒分陝 漢書司馬遷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宄西京賦曰寔惟地之 **江左**
以來常遞斯任東渚鉅海南望秦稽 稽子虛賦曰齊東渚鉅海南有琅邪孔皋會
稽記曰秦望山在州城正南史記曰始皇
登之不望南海越絕書曰禹救水到大
越上茅山大會計吏更名茅山曰會稽 **淵藪胥萃藿蒲攸在** 尚書曰今商王受為天下
逋逃主萃淵藪左氏傳曰

子叔為政不忍猛而寬鄭 **貨殖之民千金比屋** 漢書千乘之國必有千
國多盜聚人於菴蒲之澤 **雲屋萬家** 徐幹陳情詩曰脚蹶雲屋
下嘯歌倚華楹屋或為費 **刑政繁舛舊難詳一南山羣盜未足云**
漢書曰王遵為高陵令會南山羣盜備宗數百人為吏民害於是王鳳薦遵
徵諫議大夫守京兆都尉行京兆尹事旬月開盜賊肅清蘇林曰備音朋 **渤海亂繩**

方斯易理 漢書曰上以冀遂為渤海太守問曰渤海廢亂朕甚憂之卿欲何以息其盜賊遂
曰臣聞治亂民猶治亂繩不可急也唯緩之然後可理臣願一切以便宜從事上
許焉 **公下車敷化風動神行** 蕭子顯齊書曰緇出為會稽太守漢書曰班伯為定襄太守
克平太玄經曰風動雷興謝承 **誠恕既孚鉤距靡用** 杜預左氏傳注曰孚大信也漢書
後漢書曰威令神行征艾胡士 **不待赭汗之權而姦渠必翦** 漢書曰張敞守京兆尹召見諸
距以得事情鉤距者欲知馬價則先問狗已問羊又問牛然後及馬參伍其價以類相推則知馬
之賤貴不失實矣晉灼曰鉤致也距閉也設欲知馬價先問狗又問羊然後及馬使對者無疑以
知馬價示若不問而自 **南陽葦杖未足比其仁** 范曄後漢書曰

令致諸偷以自贖偷長曰今一旦召詣府恐諸賊驚駭願一切受署做皆以為吏遣歸假置酒小
偷悉來賀飲醉偷長以赭汗其衣吏坐里闔閱出者有赭輒收縛之一日捕得數百人盡行法罰
尚書曰織厥渠魁 **無假里端之籍而惡子咸誅** 歌錄曰鴈門太守行曰外無猛政內
孔安國曰渠大也 **被以哀矜孚以信順** 哀矜已 **南陽葦杖未足比其仁** 范曄後漢書曰

姓偏著 **被以哀矜孚以信順** 哀矜已 **南陽葦杖未足比其仁** 范曄後漢書曰
里端 **南陽葦杖未足比其仁** 范曄後漢書曰
農人也遷南陽太守吏民有過但用蒲鞭罰之示辱而已然終不加苦韓詩外
傳孔子曰水之精為土老蒲為葦願無怪之曹植對酒歌曰蒲鞭葦杖示有刑 **穎川時雨無**

穎川時雨無
文選卷五十九

以豐其澤

趙岐三輔決錄曰茂陵郭侯為潁川化如

公攬轡升車牧州典郡

范曄

書曰范滂為詔使登車攬轡有澄清天下

之感蔡邕橋玄碑曰牧一州典五郡也

感達民祇非待期月

論語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

成

老安少懷塗歌里詠

論語子曰老者安之少者懷之

莫不歡若親戚芬若椒蘭

國之君將誰與至哉其所與至必其民也而其民之親我若父母

其好我芬若椒蘭漢書刑法志曰鄰國望我歡若親戚芬若椒蘭

磨旆每反行悲道泣

孫卿子曰夫暴

攀車臥轍之戀爭塗忘遠

東觀漢記曰秦彭字國平為開陽城門候後拜潁川太守老

去思一借之情愈久彌結

漢書曰何武為

始元年遣謁者侯盛齎書徵霸百姓號呼

去思一借之情愈久彌結

彌結

漢書曰何武為

兆尹其所居亦無赫赫名去後常見思東觀漢記曰寇恂為河內太守徵入為金吾潁川盜

賊羣起車駕南征恂從至潁川盜賊悉降百姓遮道曰願從陛下復借寇君一年上乃留恂

方

漢書曰何武為

城漢池南顧莫重

左氏傳屈完曰方城

北指峭潼平塗不過七百

峭二峭也

曰潼水華陰縣界伏滔正淮論曰

西接嶢武關路曾不盈千

漢書音義應劭曰嶢山

之關也李奇曰在上洛

壽春北接梁宋平塗不過七百

蠻陬夷微重山萬里

魏都賦曰蠻陬夷微重山萬里

書注曰微塞也以木柵水為

翼表曰襄陽北去河洛不盈千里

蠻陬夷微重山萬里

魏都賦曰蠻陬夷微重山萬里

書注曰微塞也以木柵水為

夷狄界也魏都賦

小則俘民略畜大則攻城剽邑

賈逵國語注曰伐國取人曰俘漢

書晁錯上兵事曰胡虜小入則小

利大入則大利攻城屠邑驅略畜產史記曰盜賊滋起大羣至

數千人攻城剽邑小羣盜以百數掠兩鄉里方言曰略強取也

晉宋迄今有切民患烽

傳晉

鼓相望歲時不息椎埋穿掘之黨阡陌成羣

史記曰攻剽椎埋掘冢皆為財

謂發冢也

傲法侮吏之人曾莫禁禦累藩咸受其弊歷政所不能裁

賈逵國語注曰

裁制

加以戎羯窺窬伺我邊隙

朱鳳管書曰前後徙河北諸郡縣居山間謂

之羯胡劉琨勸進表曰狡寇窺窬伺國瑕隙

未起馬首便以南向

魏志臧洪答陳琳書曰秋

塞草未衰嚴城於焉早閉

李陵與蘇武書曰涼秋九月塞外草衰抱朴子鮑生曰人君恐後豐之

不虞故嚴城以備之戰國策子楚謂秦王曰臣恐邊境早閉晚開也

永明八載疆場大

駭吳均齊春秋曰承明八年匈奴寇胸山左氏傳沈尹戌曰吳新有疆

朝不怡

司馬遷書曰主上食

揚旆漢南非公莫可

蕭子顯齊書曰緬為雍州刺史

曰漢南之國間

於是驅馬原隰卷甲逾征

毛詩曰驅馬悠悠又曰子彼原隰孫子兵法

曰漢南之國間

威令首塗仁風載路

李尤武功歌曰恩普洽威令行首塗猶首路也謝承後漢書序曰

軌躅清晏車徒不擾

漢書音義

安取一扇授之聊以贈行宏應聲曰輒當

軌躅清晏車徒不擾

漢書音義

牛酒日至

奉揚仁風慰彼黎庶毛詩曰厥聲載路

軌躅清晏車徒不擾

漢書音義

牛酒日至

壺漿塞陌

漢書廣武君謂韓信曰不如案甲休兵百里之內牛酒日至以饗士大夫孟子

失

左氏

義犬羊其來久矣

漢書名臣奏曰太尉掾應劭等議

徵賦嚴切唯利是求

左氏

呂相告秦曰秦雖與晉出入首鼠疆界災蠹彌廣漢書田蚡謂韓安國與長孺共一禿翁何為首鼠

秦唯利是視又曰唯好是求兩端首鼠曰首鼠一前一卻也說文曰蠹木蟲也

以喻公扇以廉風乎以誠德盡任棠置水之情弘郭伋待期之信東觀漢記曰龐參字

仲達拜漢陽太守郡民任棠者有奇節參到先候之棠不與言但以籬一本水一杯置戶屏前自抱孫兒伏於

戶下參思其微意良久曰棠是欲曉太守也水者欲吾清也披大本籬欲吾強宗也抱兒當戶欲吾開門恤

孤也於是歎息而還參在職果能抑豪助弱以惠政得民司馬彪續漢書郭伋并州牧行部西

河到美稷數百小兒各騎竹馬逢迎伋問曰兒曹何自遠來對曰聞使君到喜故來迎伋曰辛

美稷先期一日伋念負諸兒即止一亭須期乃往伋重信得人心皆此類也

金如粟而弗

觀馬如羊而靡入范曄後漢書曰張奐字然明檄煌人也遷安定屬國都尉羌戎豪帥感

諸羌前以酒酌地曰使馬如羊不以入東觀漢記曰魯恭為中牟

廩使金如粟不以入懷悉以金馬還之令時郡國頓傷稼犬牙緣

界不入中牟河南尹袁安聞之疑其不實使仁恕探肥親往察之恭隨行阡陌俱坐桑下有雉過

止其傍傍有童兒親曰何不捕之兒言雉方將雛親曰所以來者欲察君之化迹百蟲不犯境此

一異也化及鳥獸此一異也豎子有仁心由是傾巢舉落望德如歸廣雅曰洛謂村

此三異也且以狀言安周易曰信及豚魚淮南子曰尉佗離書其歸

衛遷刑于夷儀淮南子曰尉佗離書其歸

韻尚書曰鳥夷卉服蜀都賦曰夷歌成章范曄後漢書曰益州

韻刺史朱輔上疏曰白狼王唐叢等慕化歸義作詩三章也

毛萇詩傳曰具俱也

疆民獷俗反志遷情韓詩曰獷彼淮夷薛君曰獷覺也之貌劉駒

猛風塵不起囹圄寂寞東觀漢記曰蔡形為遼東太守

富商野次宿秉停苗野無風塵魏都賦曰囹圄寂寞

弗起豺虎遠迹范曄後漢書曰宋均字叔平南陽人也遷九江太守郡多虎暴數為民患

北狄懼威關塞謐靜偵謀不敢東窺駝馬不

敢南牧偵伺也鄭玄周禮注曰謀賊反間為國賊者范曄後漢書曰鮮卑寇遼

方欲振策燕

趙席卷秦代過秦論曰振長策而御宇

陪龍駕於伊洛侍紫蓋於咸陽楚辭

未桑婦下機曹植荀侯誄曰機女

參請門衢竝走羣望左氏傳曰乃大

維永明

九年夏五月三十日辛酉薨春秋三十有七城府颯然庶僚如賈

楓然吹木

男女老幼小臨街衢潘勗荀彧碑曰男

接響傳聲不踰時而達于

四境戚榮緒晉書曰羊祜薨於是街

夷羣戎落幽遠必至望城拊膺震動鄂

邑竝求入奉靈輓藩司抑而弗許雖鄧訓致劈面之哀羊公深罷

市之慕

范曄後漢書曰鄧訓字平叔遷護烏桓校尉病卒官吏民羌胡愛惜旦夕臨者數千人戎俗父母死或悲泣皆騎馬歌呼至聞訓卒莫不號跳或以刀自割又刺殺其犬馬牛

東還號送踰境

蕭子顯齊書曰緇襄奉觴奠以望靈仰蒼天而自訴齊書曰百姓設祭於峴山鄭玄周禮注曰喪所震響成雷盈塗咽水王曰聚蚊成雷江衛與荀

公臨危審正載貽話言

說文曰話會楚囊之請惟幾而彌固

公臨危審正載貽話言

左傳曰楚子囊伐吳還將死而遺言謂子庚必城郢君子謂子囊忠君死不忘衛魚之心身

匹而意結

韓詩外傳昔衛大夫史魚病且死謂其子曰我數言蘧伯玉之賢而不能進彌子瑕退之徒殯於正堂

二宮軫慟遐邇同哀追贈侍中領衛將軍給鼓吹一

部諡曰昭侯時皇上納麓在辰登庸伊始

允副朝端兼掌屯衛

蕭子顯齊書曰明帝初為右僕射加領衛尉晉

聞凶哀震感絕移時因遣沈痾絲留氣序世祖日夜

京師城門屯兵

憂懷備盡寬譬

世祖武帝威榮緒晉書賀循履曰

疾孫權夜為不寢中使醫藥口食之物相望於道

上雖外順皇旨內殷私痛獨居

不御酒肉坐臥泣涕霑衣

毛萇詩傳曰殷憂也東觀漢記曰齊武王以譜想遇害上

若此移年癯瘠改貌

爾雅曰癯瘠也

莫倚

穀梁傳曰兄弟天倫也何休曰兄弟先後天之倫

分命懿親台牧竝建

尚書曰分命義

對繁弱以流涕望曲阜而含悲

左氏傳子魚

改贈司徒因諡為郡王禮也惟

氏之瑱封父之繁弱尚書曰魯侯伯禽宅曲阜

擊悅之麗篆籀之則

法言曰今之學者非獨為之華藻也又從而繡其擊悅李軌曰擊帶

窮六義於懷抱究八體於毫端

毛詩序曰詩有六義焉一日風二

奕思之微秋儲無以競巧

符四曰蟲書五曰篆印六曰署書七曰文書八曰隸書

取睽之妙流睇未足稱奇

周易曰弦木為

也馬融廣成頌曰儲積山鼓廣思河澤

取睽之妙流睇未足稱奇

取睽之妙流睇未足稱奇

也馬融廣成頌曰儲積山鼓廣思河澤

取睽之妙流睇未足稱奇

也馬融廣成頌曰儲積山鼓廣思河澤

取睽之妙流睇未足稱奇

也馬融廣成頌曰儲積山鼓廣思河澤

取睽之妙流睇未足稱奇

也馬融廣成頌曰儲積山鼓廣思河澤

取睽之妙流睇未足稱奇

也馬融廣成頌曰儲積山鼓廣思河澤

取睽之妙流睇未足稱奇

也馬融廣成頌曰儲積山鼓廣思河澤

取睽之妙流睇未足稱奇

也馬融廣成頌曰儲積山鼓廣思河澤

取睽之妙流睇未足稱奇

也馬融廣成頌曰儲積山鼓廣思河澤

取睽之妙流睇未足稱奇

也馬融廣成頌曰儲積山鼓廣思河澤

取睽之妙流睇未足稱奇

也馬融廣成頌曰儲積山鼓廣思河澤

取睽之妙流睇未足稱奇

也馬融廣成頌曰儲積山鼓廣思河澤

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幽通賦 至公以奉上鳴謙以接下

周易曰鳴謙貞吉中心得也尚書曰奉先

思孝接撫僚庶盡盛德之容交士林念公侯之貴

辨論曰接上盡盛德之容吳志魯肅曰不失下曹

從事交虛懷博納幽關洞開

鄒潤甫為諸葛穆晉王命曰雖曰博納虛懷

笑情瀾不竭

毛詩曰燕笑語兮是以有譽處兮世說曰王

詔曰蓋德冠生民必贊不泯之榮 蓋百代之儀表千年之領袖

荀氏家傳曰荀彧

器敬每朝會罷坐而目送之曰魏舒堂堂實曰人之領袖也

已哉

子產吾其與之及三年又謂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

天德之無厚痛棠陰之不畱

周易曰用九天德不可為首也鄧析子曰天於人無厚

思所以克播遺塵敞之穹壤

魏都賦

乃刊石圖徽寄情銘頌其辭曰天命玄鳥降而生

之遺塵曹植露盤頌曰

商

毛詩商頌文也

是開金運祚始玉筐

金謂殷紉子曰五德從所不勝虞土夏木殷金周火呂

入房

春秋元命苞曰殷紉之時五星聚房房者蒼神之精周據而興

周王

毛詩序曰有客微子來見祖廟詩云有客

本枝派別因榮命氏

微子之後食邑

亦白其馬侯服

命燕往視之鳴若隘隘二女愛而爭搏之覆以玉筐少選發而視之焉遺

三仁去國五曜

卯而北飛遂不反高誘曰帝天也天命驚降於有城氏女吞之生契

惟聖造物龍飛天步

莊子孔子曰夫造物者為人司馬彪曰造物謂道也周

革有除有布

鼎革一卦名也周易曰井道不可不革故受之以革革物者莫若鼎

矣仰膺乾顧

曹府君陳寔誄曰赫矣陳君

景皇蒸哉實啟洪祚

毛詩曰文王蒸

期誕德絕後光前

應五百歲之期也曹植上文帝誄表曰階青雲而

幾以成務覺在

論策文曰光啟

喬嶽峻峙命世興賢

毛詩曰崧高維嶽峻極于天維岳降神生甫應

民先 周易曰夫幾者動之微又曰夫易開物成務孟子伊尹曰天之生斯人使先覺覺後覺也子天民之先覺者也

位非大寶爵乃上天 周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孟子有天爵有人爵也

爰始濯纓清猷濬發 楚辭曰水清可以濯吾纓毛詩曰濟哲維商長發其祥

升降文陛逶迤魏闕 漢書梅福上疏曰願一登文石之陛涉赤海之上心居乎魏闕之下高誘曰魏闕象魏之闕也

惠露霑吳仁風扇越 陸機謝成都惠露止 涉夏踰漢政成期月 楚辭曰江與夏之不可涉夏水名

用簡必從日新 於落葉 為盛 周易曰簡則易從又 在上哀矜臨下莊敬 哀矜已見上文論語曰季康子問使

草木不天昆蟲得性 毛詩序曰周家忠厚仁及草木又曰 我有芳蘭民胥攸詠 芳蘭即上芳 羣夷蠢蠢巖別嶂分 爾雅曰嶂山盡落其從如雲 毛詩曰齊子

挈妻荷子負載成羣 莊子曰邠人謂邠王曰挈吾妻子以從王 迴首請吏曾何 若椒蘭也

足云 封禪書曰昆蟲閭澤迴首面內漢書曰邛 昔聞天道仁罔不遂 老子曰天道無 語子曰仁者壽莊子曰 彼蒼如何興山止簣 毛詩曰彼蒼者天殲我

龍頓轡 毛詩曰駕彼四牡四牡項領頓轡喻死也楚辭曰貫鴻濛以東揭兮維六龍 斯民曷 於扶桑王逸注曰結我車轡於扶桑以甯日行幸得延年壽也頓猶舍也

仰邦國殄瘁 毛詩曰人之云 齊殞晏平行哭致禮 晏子曰齊景公遊於淄晏子死 趨知不如車之馱則又乘之比至國四下而 趙沮昌國列邦揮涕 史記曰樂毅為燕伐齊

攀去轂遵渚號追臨波望哭 毛詩曰鴻飛遵渚范曄後漢書曰祭 無絕終古惟 左氏傳伯州犁謂皇頃曰夫子 哀感徒庶慟興雲陛 左思七略曰闔甲弟之 階毀雷

攢川汎歸軸 禮記曰君殯用輜輶至于上鄭玄曰攢猶叢也殯君棺以 競羞野奠爭 龍輜叢不題湊象梓儀禮曰遷于祖用輜鄭玄曰輜輶也

蘭與菊 楚辭曰春蘭兮秋 菊長無絕兮終古 塗由帝渚朱軒靡駕 楚辭曰帝子降兮北渚尚書大 傳曰未命為士不得乘朱軒

東首 楚辭曰東首 塋園即宮長夜 廣雅曰首向也漢書音義如渚曰塋冢田也禮記曰孔悝 逝川無待 鼎銘曰即宮于宗周李陵詩曰嚴父潛長夜慈母去中堂

黃金難化 逝川已見上文史記少君言上曰祠寵則致物 鐘石徒刊芳猷永謝 吳 而丹砂可為黃金黃金成可為飲食器則益壽

墓誌 吳均齊春秋王儉曰石誌不出禮 典起宋元嘉顏延之為王琳石誌

劉先生夫人墓誌 蕭子顯齊書曰太祖為劉瓛取王氏女瓛卒天監元年下 詔為瓛立碑號曰貞簡先生王僧孺劉氏譜曰瓛取王法

刻之金石 王逸楚辭注曰謝去也

墓誌 吳均齊春秋王儉曰石誌不出禮 典起宋元嘉顏延之為王琳石誌

劉先生夫人墓誌 蕭子顯齊書曰太祖為劉瓛取王氏女瓛卒天監元年下 詔為瓛立碑號曰貞簡先生王僧孺劉氏譜曰瓛取王法

刻之金石 王逸楚辭注曰謝去也

墓誌 吳均齊春秋王儉曰石誌不出禮 典起宋元嘉顏延之為王琳石誌

劉先生夫人墓誌 蕭子顯齊書曰太祖為劉瓛取王氏女瓛卒天監元年下 詔為瓛立碑號曰貞簡先生王僧孺劉氏譜曰瓛取王法

刻之金石 王逸楚辭注曰謝去也

墓誌 吳均齊春秋王儉曰石誌不出禮 典起宋元嘉顏延之為王琳石誌

劉先生夫人墓誌 蕭子顯齊書曰太祖為劉瓛取王氏女瓛卒天監元年下 詔為瓛立碑號曰貞簡先生王僧孺劉氏譜曰瓛取王法

刻之金石 王逸楚辭注曰謝去也

墓誌 吳均齊春秋王儉曰石誌不出禮 典起宋元嘉顏延之為王琳石誌

劉先生夫人墓誌 蕭子顯齊書曰太祖為劉瓛取王氏女瓛卒天監元年下 詔為瓛立碑號曰貞簡先生王僧孺劉氏譜曰瓛取王法

刻之金石 王逸楚辭注曰謝去也

墓誌 吳均齊春秋王儉曰石誌不出禮 典起宋元嘉顏延之為王琳石誌

施女也

任彥升

既稱萊婦亦曰鴻妻

列女傳曰老萊子逃世耕於蒙山之陽或言之楚王楚王遂駕車至老萊之門楚王曰守國之孤願變先生老萊曰諾妻曰妾聞之

居亂世為人所制此能免於患乎妾不能為人所制者投其畚而去老萊乃隨之又曰梁鴻妻者同郡孟氏之女也德行甚修鴻納之共避逃霸陵山中後復相將至會稽賃舂為事雖雜備保之中妻每進食常舉案齊眉不敢

復有令德一與之齊

曹植王仲宣誄曰既有令德材技廣正視以禮修身所在敬而慕之

不實佐君子簪蒿杖藜

毛詩序曰又當輔佐君子求賢審官東觀漢記曰梁統與杜林書曰君非隗囂不降志辱身至簪蒿席草不食其粟莊子曰子

居室有行亟聞義讓

言初居室及於有行俱聞義讓故曰亟也列女傳鮑蘇妻曰如不教我以居室之行毛詩曰女子有行左氏傳趙衰曰臣亟聞其言

矣稟訓丹陽弘風丞相

蕭子顯齊書曰歐晉丹陽尹恢六葉籍甚二門風流遠矣然其妻王氏丞相遵之後也

尚秋曰王夷甫樂廣俱宅心事外言風流者稱王樂馬

肇允才淑闡德斯諒

毛詩曰肇允彼桃蟲又曰窈窕淑女禮記曰內言不出於閫闈**蕪沒鄭鄉寂寥楊冢**范曄後漢書曰鄭玄字康敬玄履屨造門告高密縣為玄特立一鄉曰齊置士鄉越有君子皆異賢之意也今鄭君鄉宜曰鄭公鄉七略曰楊雄卒弟子侯芭負土作墳號曰楊冢

參差孔樹毫

末成拱

皇覽聖賢家墓誌注曰孔子家在魯城北泗水南冢塋中樹以百數皆異種人傳言孔子弟子異國人各持其國樹來種之其樹柞枌柰離五味櫟檀之樹魯人莫之識老子曰合抱之木生於毫末公羊傳曰秦伯謂蹇叔曰爾之年老冢上之木拱矣

暫啟荒墟長局幽隴

蕭子顯齊書曰王氏被出今云合墓蓋歐卒之後王氏宗

夫貴妻尊匪爵而重

喪服傳曰夫尊於朝妻貴於室潘岳夏侯湛誄曰惟爾之存匪爵而貴

文選卷五十九終

金陵書局印
汲古閣本

文選卷六十

行狀

齊竟陵文宣王行狀

祖太祖高皇帝

父世祖武皇帝

任彥昇

南徐州南蘭陵郡縣都鄉中都里蕭公年三十五行狀

公道亞生知照鄰幾庶論語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孝始人倫

忠為令德毛詩序曰成孝敬厚人倫左氏傳君子曰忠為令德公實體之非毀譽所至論語子曰吾之於人誰毀誰譽如有所譽

高誘呂氏春秋注曰體行也莊子曰舉世譽之而不加勸舉世非之而不加沮天才博瞻學綜該明郭子曰孫子荆上品狀王

羣潘岳任府君畫贊曰學綜羣籍智周萬物至若曲臺之禮九師之易七略曰宣皇帝時行射禮博士后

曰易傳淮南九師道訓者淮南王安所造也漢書音義曰淮南王安聘明易者九人號九師說樂分龍趙詩析齊韓漢書曰雅琴趙氏

宣帝時丞相魏相所表又曰雅琴龍氏九十九篇名德梁人也又曰詩
魯齊韓三家應劭漢書注曰中公作魯詩韓嬰作韓詩后倉作齊詩也
陳農所未究河閒
所未輯漢書曰成帝時以書頗散人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又曰河閒獻王德從人得善
書必為好寫與之畱其真加金帛賜以招之由是或有先祖舊書多奉以奏獻王者故
得書多與
漢朝等

有一於此罔不兼綜者與
謝承後漢書曰劉觀
方彙所載靡不必錄
昔沛獻訪對於雲臺

東平齊聲於楊史
東觀漢記曰沛獻王輔承平五年秋京師少雨上御雲臺召王帝取卦
以詔書問輔曰道豈有是邪輔上書曰泰易卦震之蹇蟻封穴戶大雨將集蹇長下坎上艮為山
坎為水出雲為雨蟻穴居而知雨將雲雨蟻封穴者故以蟻為與文詔報曰善哉王次序之及曰
上以所自作光武皇帝本紀示東平獻王蒼蒼因上世祖受命與興頌
淮南取貴於食時

陳思見稱於七步方斯蔑如也
漢書淮南王安上使為離騷傳旦受詔曰食時上
世說曰魏文帝命陳思王七步成詩詩曰其在甕
下然豆居釜中泣本是

初沈攸之跋扈上流稱亂陝服
沈約宋書曰沈攸之字仲
攸之帥武義至夏口反毛詩傳曰無然時援猶跋扈也西京賦曰睢盱跋扈尚書曰非台
小子敢行稱亂賊榮緒晉書曰武陵王令曰荆州勢據上流將軍休之委以分陝之重
宋鎮

西晉熙王南中郎邵陵王並鎮益口
沈約宋書曰明帝第六子雙字仲綏封晉熙
王進號鎮西沈攸之舉兵鎮尋陽之益城又
曰邵陵王友字仲賢明帝第七子也年
五歲出為南中郎將江州刺史邵陵王

世祖毘贊兩藩而任總西伐
齊王太子奉
晉熙王變鎮
尋陽之彭城
公時從在軍鎮西府版圖朔將軍軍主南中郎版補行參

軍署法曹
沈約宋書曰除拜則為參
軍事府版則為行參軍
于時景燭雲火風馳羽檄

謀出股肱任切書記
魏文帝與吳質
書曰元瑜書記

刀筆不足宣功風體所以弘益
文士傳曰太祖雅聞阮瑀名辟之不應連見逼促
乃逃入山中太祖使人焚山得瑀送至召入太祖
時在長安大延賓客怒不與語使就伎人列瑀善解音能鼓琴遂撫弦而歌因造歌曲曰奕奕天
門開大魏應期運青蓋巡九州在西東人怨士為知己死女為悅己玩恩義苟潛暢他人焉能亂
為曲既捷音聲殊妙當時冠坐太祖大悅署為記室何法盛晉中興書曰王承字安期司空東海
王越以為記室參軍雅相敬重救子毘曰夫學之所益者淺體之所安者深閑習禮度不如式瞻
儀形諷味遺言不如親承音旨王參軍人倫之
表汝其師之史記張釋之曰秦任刀筆之吏
除邵陵王友又為安南邵陵王長

史東夏形勝關河重複
東夏會稽也尚書王曰爰建爾于上公尹茲東夏漢書田肯曰
秦形勝之國也韓康伯王述碑曰述遷會稽太守此蓋關河之
重復決

選眾而舉敦悅斯在
論語子夏曰舜有天下選於眾舉皋陶不仁者遠矣左氏
傳曰晉蒐於被廬謀元帥趙衰曰卻縠可臣亟聞言矣說
禮樂而敦詩
書君其試之

除使持節都督會稽東陽臨海永嘉新安五郡諸軍事輔

國將軍會稽太守太祖受命廣樹藩屏
左氏傳富辰曰昔周公故
封建親戚以藩屏周室
公以高

昭武穆惟戚惟賢
漢書韋玄成曰父為昭子為穆孫復
為昭也漢書文帝詔曰右賢左戚
封聞喜縣開國公食邑

文選卷六十一

千戶又以奏課連最進號冠軍將軍漢書曰倪寬為農都尉大司農越人之

巫覩正風而化俗范曄後漢書曰第五倫字伯魚京兆人也拜會稽太守會稽俗多淫祀

姓其筮祝有依託鬼神詐怖愚民皆案論之篁竹之酋感義讓而失險漢書淮南王上

有矣屠吏輒行罰於後遂斷絕百姓以安邪叟忘其西昃龍巨狹其東舉范曄後漢書曰劉寵拜

光武紀贊曰金湯失險匠山陰有五老叟自若邪山谷出送寵曰聞當見棄故自扶奉送潘安仁楊經誄曰日昃景西

望子朝陰范曄後漢書曰任延字長孫南陽人拜會稽都尉年十九吳有龍巨長者隱居志不降

辱四輔三公連辟不到掾史白請召之延曰龍巨先生躬德履義有原憲伯夷之節都尉洒掃其

門猶懼辱焉召之不可使功曹奉請修書致醫藥使相望於道積一歲養乃乘輦詣府門願

得先死備錄延辭讓再三遂署議曹祭酒阮籍奏記曰將耕東皋之陽輸黍稷之稅會武穆皇后崩公星言奔波泣血千里

蕭子顯齊書曰武穆表皇后諱惠昭河東人父璣之后生子良禮記曰惟父母之喪見星而行夜

見星而舍毛詩曰星言夙駕仲長子昌言曰救患赴急跋涉奔波者憂樂之盡也禮記曰高子皋

執親之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君子以為難水漿不入於口者至自禹穴禮記曾子謂子思曰吾執親

嘗見齒君子以為難禮記曰親喪外除鄭玄曰日月已竟哀不忘

曰司馬遷南遊江表衣袞外除心哀內疚禮記曰親喪外除鄭玄曰日月已竟哀不忘

禮屈於厭降事迫於權奪禮記曰有從有服而無服公子於其妻之父母鄭玄曰凡

表曰情由而茹戚肌膚沈痛瘡鉅廣雅曰茹食也禮記曰創鉅者其日久痛甚者故

權奪也知鐘鼓非樂云之本縗麤非隆殺之要論語子曰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馬融

而已左氏傳曰齊晏桓子卒晏嬰薨衰斬履苦枕草孫卿子曰喪三年何也曰加隆焉故三年以

為隆細小功以為殺鄭玄禮記注曰有隆自殺進退如禮莊子曰木在於上末在於下要在於主

詳在於臣鐘鼓之音羽旄之容樂改授征虜將軍丹陽尹良家入徙戚里內

屬三輔黃圖曰宣帝為杜陵徙良家五千戶居於陵漢書政非一軌俗備五方漢書曰

曰萬石君傳曰徙其家長安中戚里以姊為美人故也公內樹寬明外施簡惠范曄後漢書馮衍說鮑永曰幸逢寬明之日將值危

方難泉載穆轂下以清西京賦曰寔惟地之奧區神泉漢書谷永上疏曰辭宣為御史中丞執

憲轂下胡廣漢官解故注曰轂下喻在輦轂之下京城之中也范曄後

漢書曰楊連為零武皇帝嗣位進封竟陵郡王食邑加千戶復授使持節

漢書曰楊連為零都督南徐兗二州諸軍事鎮北將軍南徐州刺史遷使持節侍中

都督南兗徐北兗青冀五州諸軍事征北將軍南兗州刺史兗徐

接壤素漸河潤漢書武帝詔曰淮南衡山兩國接壤東觀漢記曰拜郭伋潁川太守召

見辭謁帝勞之曰賢能太守去帝城不遠河潤九里冀京師并蒙福也未

及下車仁聲先洽漢書曰班伯為定襄太守玉關靖柝北門寢局漢書曰龍勒

禮曰凡軍事聚櫟鄭玄曰擊櫟兩木相敲行夜時也櫟與柝同史記曰齊威王曰吾朝旨以

吏有黔夫者使守徐州則燕人祭北門裴駢曰齊之北門說文曰扇外關門之關

董司岳牧敷興邦教晉起居注宋公表曰董司乖方過寔引罰孔安國尚書傳曰董督司徒掌邦教也潘岳關中詩曰岳牧慮殊禮記司徒明七教以興民德尚書曰

如故又授車騎將軍兼司徒侍中如故即授司徒侍中又如故上

穆三能下敷五典漢書曰三能色齊君臣和蘇林曰能音台尚書帝曰契汝作司闢玄徒敬敷五教在寬又曰五典克從孔安國曰五典五常之教

闡以闡化寢鳴鐘以體國玄謂道也太玄經曰玄門混沌難知孫放數詩曰一往縱闡懷矯迹步玄闡范曄後漢書曰桓榮為五更贊曰待問

自嘿呂氏春秋曰齊人有欲得金者清旦衣冠之鬻金者之所見人操金攫而奪之吏捕而束縛之問曰人皆在焉子攫人之金何故對吏曰殊不見人徒見金耳左氏傳申叔時謂楚

本官領國子祭酒固辭不拜八座初啟以公補尚書令陳壽魏志評曰八座尚書即古

聲化之有倫繁公是賴禮記曰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鄭玄曰

夫國家之道互為公私君親之義遞為隱犯禮記曰事親有之百揆之任也

公二極一致愛敬同歸國語樂共子曰成間之人生於三事之如一父母有諫諍之義

又授使持節都督揚州諸軍事揚州刺史本

官悉如故舊惟淮海今則神牧尚書曰淮海惟揚州地理書曰崑崙東南地方萬五千里名曰神州

不言之化若門到戶說矣周易曰不言而信存乎德行之孝經曰君子之教

武皇晏駕應劭風俗通曰宮車晏駕謹按史記曰王稽謂范雎曰夫事有不可知者有不可

仰惟國典俛遵遺託俯辭天倫踊絕于地居處之節復如居武穆

式是敷奏百揆時序尚書曰敷奏以言又曰納於百揆百揆時敘王隱晉書詔曰今

式是敷奏百揆時序尚書曰敷奏以言又曰納於百揆百揆時敘王隱晉書詔曰今

式是敷奏百揆時序尚書曰敷奏以言又曰納於百揆百揆時敘王隱晉書詔曰今

式是敷奏百揆時序尚書曰敷奏以言又曰納於百揆百揆時敘王隱晉書詔曰今

之憂穀梁傳曰兄弟天倫也何休曰兄弟後天之倫次聖主嗣興地居旦爽蕭子

書曰鬱林王昭業文惠太子長子世祖崩太孫即位有詔策授太傅領司徒餘悉如故坐而論道動

以觀德周禮曰坐而論道謂之三公德記地尊禮絕親賢莫貳晉中興書恭帝詔曰

賢莫貳班固諸侯王表序又詔加公入朝不趨讚拜不名劍履上殿蕭傳

之賢曹馬之親兼之者公也漢書曰上賜蕭何帶劍履上殿入朝不趨又曰上欲自

自行是無人可使者乎上以為愛我賜入殿門不趨而綜與傳寬同傳竟無不趨之言疑任公誤

也魏志曰曹真字子丹太祖族子也明帝即位遷大司馬賜劍履上殿入朝不趨晉公卿禮秩曰

汝南王亮秦王東吳王晏梁復以申威重道增崇德統進督南徐州諸軍事

餘悉如故並奏疏繫上身沒讓存王隱晉書曰武帝贈羊祜天不慙遺梁

岳頽峻左氏傳曰孔丘卒公誄之吳天不弔不慙遺一老禮記曰孔某年某月日薨春

秋三十有五詔給溫明秘器歛以袞章備九命之禮遣大鴻臚監

護喪事朝夕奠祭大官供給禮也漢書曰大將軍霍光薨賜東園溫明秘器服虔

置尸上歛并蓋之周禮曰三公故以慟極津門感充長樂東觀漢記曰東海王彊薨

自袞冕而下又曰上公九命

地舉聲盡哀至長樂宮白豈徒春人不相傾壘罷肆而已哉史記曰趙良謂商鞅

太后因出幸津門亭發喪男女莫不流涕童子不歌謠春者不相杵劉縉聖賢本紀曰

子產治鄭二十年卒國人哭于巷商賈哭於市農夫號于野乃下詔曰褒崇庸德前王

之令典追遠尊戚泐情之所隆禮記曰禮樂之情同故明王相故使持節都

督揚州諸軍事中書監太傅領司徒揚州刺史竟陵王新除進督

南徐州體睿履正神監淵邈道冠民宗具瞻惟允毛詩曰民肇自弱

齡孝友光備毛詩曰張爰及贊契協升景業變和合曜五教克宣台曜

教並已敷奏朝端百揆惟穆尚書曰敷奏以言晉中興書謝石上疏曰寄重先願

見上文任均負圖先顧則顧命也尚書曰成王將崩命召諒以齊徽二南同規往哲毛詩

開雖麟趾之化王者之風也故繫之周公鵠巢騶虞之德方憑保祐永翼雍熙東京賦

諸侯之風也故繫之召公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哀慕抽割震動于厥心

其天不慙遺奄見薨落楚遺已見上文方言曰奄哀慕抽割震動于厥心

今先遠戒期龜謀襲吉禮記曰喪事先遠日尚書曰謀及卜筮孔安國茂崇嘉制

式弘風猷可追崇假黃鉞尚書曰王左杖黃鉞孔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

安國曰鉞以黃金節斧

五

太宰領大將軍揚州牧綠綬 綬具九錫服命之禮魏晉官品曰相國丞

潘勗九使持節中書監王如故給九旒鑾輅甘泉鹵簿曰游車九乘黃屋左

纛輜輶車漢書曰紀信乘王車黃屋左纛李斐曰黃屋天子車以黃綳為蓋裏纛毛羽前

後部羽葆鼓吹挽歌一部虎賁班劍百人漢書韓延壽給羽葆鼓車歌車

鼓吹歌車也晉公卿禮秩曰諸公及開府位從公者給虎賁二十人持班劍焉王隱晉書曰

帝次第也封安平王薨諡曰獻公道識虛遠表裏融通淵然萬頃直上千仞

范曄後漢書郭林宗曰黃叔度汪如千頃之陂魯僕妾不覩其喜愠近侍莫見其

傾弛晉中興書曰衛玠終身不見其愠喜王隱晉書曰他人之善若己有之尚書穆

之有技若民之不臧公實貽恥尸子曰見人有過則如誘接恂恂降以顏色

論語曰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方於事上好下規己魏志劉寔曰王肅方於事而廉

於殖財施人不倦左傳叔向曰齊桓施帝子儲季令行禁止誠者令行禁止

國網天憲真諸掌握范曄後漢書劉陶曰今權官手握王爵口含未嘗鞠人於輕

刑錮人於重議東觀漢記曰袁安為尹十餘年政令公平未嘗以贓罪鞠人常歎人有

不及內恕諸己非意相干每為理屈晉中興書曰衛玠常以人有不及任天

下之重體生民之俊孟子曰伊尹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如此華袞與緼絺呂

同歸山藻與蓬茨俱逸潘岳密陵侯鄭公碑曰公雖遠華袞猶未其絨韓詩子路曰曾

刻鏤為山稅者梁上楹畫以藻文聖主得賢臣頌曰長於蓬茨之下良田廣宅符仲長之言范曄後漢書曰仲長統字

志應璩與程文信書曰故求遠田在關之西南臨丘園東國鎔銖軒冕以東國若丘園

素瀨交輝劉公幹贈五官中郎將詩曰明月置之虛室人野何辨莊子曰虛室生

阿徵士劉蚪獻書於衡岳贈以古人之服弘以度外之禮蕭子顯齊書

哲廬江人也隱居東離門下望之墓側豫章王命駕造門點後門逃去竟陵王子良聞之曰豫章

王命尚不屈非吾所議遺點嵇叔夜酒杯徐景山酒鎗以通意虞孝敬高士傳曰何點常躡草屨

時乘柴車請子顯齊書又曰劉蚪字虛豫南陽人也豫章王為荊州牧辟蚪為別駕遺書禮請蚪

修賤答不應命子良致書通意蚪答書後以江陵沙洲人遠乃徙居之魏志曰太祖賜毛玠素屏

風素憑几曰君有古人之風故賜以古人之服干寶晉紀何曾屈以好事之風申其趨

謂太祖曰阮籍如此何以訓世太祖曰度外人也宜其容之

王之意見叔為好士於王何如使者復還報宣王曰先生徐入寡人請從宣王因趨而迎之於門

乃知大春屈已於五王君大降節於憲后致之有由也

人建武末沛王輔等五王居北宮皆好賓客更遣請丹不能致信陽侯陰就光烈皇后弟也以外

戚貴盛乃詭五王求錢千萬約能致丹則使人要劫之丹不得已既至就故為黍飯蔥菜之食丹

推去之曰以君侯能供甘旨故來相過何其薄乎更致盛饌乃食東觀漢記曰荀恁字君大鴈門

人也承平中驃騎將軍東平憲王蒼辟恁著祭酒敬禮焉後朝會上戲之曰先帝徵君不至驃騎

辟反來何也對曰先帝秉德惠下臣故不來驃騎將軍執法檢下臣故不敢不來

其卉木之奇泉石之美公所製山居四

時序言之已詳文皇帝養德東朝同符作者

尊為文皇帝山濤故事曰保傅不可不高天下之選羊祜秉德義克己復禮東宮少事養德而已

論衡曰治國之道一曰養德養德者養名高上之人亦能敬賢禮記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

明聖者述也爰造九言實該百行

作之謂也

遵衿襜於未萌申炯戒於茲日

障也幽通賦曰既訊爾非直且暮千載故乃萬世一時也

以吉象又申之以炯戒

命公注解

宇初構超然獨往

死者可歸誰與入室

淑匹婦之操亦有取焉

好德愚竊惑焉

積成卷軸門階戶席

震于外寢

無所改修以記吾過

順流虛己若不足

至於言窮藥石

竟陵王集有皇

衛將軍王儉綴而序之

竟陵王集云衛將軍

王儉為九言序贊

山

淮南王莊子略要曰江海之士山谷之人也輕天下細

萬物而獨往者也司馬彪注曰獨往自然不復顧世

顧而言曰

國語曰趙文子與叔譽觀乎九

原曰死者若可作吾誰與歸

尙前長之遺風王隱晉書劉琨

乃命畫工圖之軒牖既而緬屬賢英傍思才

日神爽忽然若己之待對也

論語孔子曰吾未

見好德如好色者

即命刊削投杖不暇

禮記曰子夏喪其子而

喪爾子喪爾明汝何無罪子夏投其杖而拜之

公以為出言自口驥驟不追

物理失之毫釐差之千里

所造箴銘

李允集序尤好為銘讚門階戶席莫不有述

家語南宮敬叔曰孔子作春秋垂訓後嗣

先是

左氏傳曰晉侯求介之推不獲以縣

上為之田曰以志吾過且旌善人

從諫如

左氏傳曰晉侯求介之推不獲以縣

上為之田曰以志吾過且旌善人

從諫如

王命論曰從諫如順流莊子曰人能虛己以游於

世其孰能害之老子曰太白若辱廣德若不足

至於言窮藥石

若味滋旨左氏傳曰孟孫卒臧孫入哭甚哀曰孟孫之惡我藥石也信必由中貌無外悅左氏傳曰周鄭交惡君子曰信不由中質無益

也孫卿子曰是謂以己為物役矣尚書曰無怠無荒乃撰四部要略淨住子淨住子云遺教

我無怠孫卿子曰是謂以己為物役矣尚書曰無怠無荒乃撰四部要略淨住子淨住子云遺教

父是汝大師若住於世無異我也又云波羅提木叉住則我法住波羅提木叉滅則我法滅是故

眾僧於望海再說禁戒謂之布薩外國云布薩此云淨住亦名長養亦名增進所謂淨住身口意

身繫意如戒而住故曰淨住子者紹繼為義以沙門淨身口七支不起諸惡長養增進善提善根如是修習成佛無差則能紹續三世佛種是佛之子故云淨住子立勒成一

家懸諸日月漢書曰太史公書序略以拾遺補闕藝成一家言楊雄方言曰雄引洙泗

之風聞迦維之化禮記曾子謂子夏曰吾與汝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鄭玄曰洙泗大

漸彌留話言盈耳尚書曰疾大漸惟幾病曰臻既彌留說文曰話會合善黜殯之請

至誠懇惻黜殯已見豈古人所謂立言於世沒而不朽者歟左氏傳曰

范宣子逆之間焉曰古人有言曰死而無朽何謂也穆叔對曰豹聞

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也易名之典請遵前

烈謹狀禮記曰公叔文子卒其子成請諡於君

弔屈原文并序

賈誼

誼為長沙王太傅既以謫去意不自得章昭曰謫也及渡湘水為賦

以弔屈原屈原楚賢臣也被讒放逐作離騷賦其終篇曰已矣哉

國無人兮莫我知也遂自投汨羅而死誼追傷之因自喻其辭曰

應劭風俗通曰賈誼與鄧通俱侍中同位數廷議之因是文帝遷為長沙太傅及渡湘

水投弔書曰關其尊顯佞諛得意以哀屈原離讒邪之咎亦因自傷為鄧通等所翫也恭承嘉

惠兮俟罪長沙張晏曰恭敬也越絕書曰恭承嘉惠述賜往側聞屈原兮自沈汨

羅章昭曰皆水名羅今為縣屬長造託湘流兮敬弔先生言至湘水遭世罔極

兮乃隕厥身張晏曰諷言罔極言無中正嗚呼哀哉逢時不祥鸞鳳伏竄

兮鳴臬翱翔其尊顯兮讒諛得志胡廣曰關其不才之人無六翮翱翔之用

昔不賢聖逆曳兮方正倒植胡廣曰逆曳不得順道而行也倒植世謂隨夷為溷

困胡廣曰殷之賢士卜隨也章昭曰謂跣躄為廉李奇曰跣躄之盜莫邪為鈍兮

吳越春秋曰干將者與歐冶同師俱作劍闔閭得而賣之以故

使干將造劍二枚一曰干將二曰莫邪干將妻之名也

鈃刀為鈃漢書音義曰鈃

謂利也息鹽切

吁嗟默默生之無故兮應劭曰默默不得意也臣瓚曰先生謂屈原也幹棄周鼎

寶康瓠兮如瘡曰幹轉也史記音烏活切爾雅曰康瓠謂之甄李巡曰大瓠瓢也甄上列切騰駕罷牛驂蹇驢兮驥垂

兩耳服鹽車兮戰國策汗明曰大驥服鹽車上太行中版遷延負轅不能上章甫薦履漸不可久兮冠當加首而以

矣國其莫我知兮張晏曰訊離騷下竟亂辭也獨壹鬱其誰語鳳漂漂其高逝兮固

自引而遠去史記音漂襲九淵之神龍兮勿深潛以自珍音義曰襲覆也

千金之珠必九重之淵而驪龍鎮下張晏曰勿潛藏也鄧展曰音味蝮以隱處兮夫豈從蝦與蛭螾蝮音食人蝮害魚者蝮音也蘇林曰蝮音而服度曰蝮音泉章昭曰蝮蝦螭水蟲食人蝮音引所貴聖人之

神德兮遠濁世而自藏莊子曰宣尼見城上之將是聖人僕也是自理使騏驥可

得係而羈兮豈云異夫犬羊紛紛其離此尤兮亦夫子之故也李奇曰亦夫子之故也

也久也紛亂也應劭曰般音班或曰般桓不去紛紛構譏意也健為舍人爾雅注曰尤怨大也李奇曰亦夫子不如鸞鳳不逝之故權此答善曰言般桓不去離此怨尤亦夫子自為之故不可尤人

也歷九州而相其君兮何必懷此都也言知時之亂當歷九州相賢君而事之何必思此都而遭放逐鳳凰

翔于千仞兮覽德輝而下之見細德之險微兮遙曾擊而去之如

彼尋常之汙鳥瀆兮豈能容夫吞舟之巨魚應劭曰八尺曰尋倍尋曰常善

尋常之溝巨魚無所還其體而鯢鱓為之制也橫江湖之鱣鯨兮固將制於螻蟻晉灼曰小水不容大魚

螻蟻所見制以況小朝主闇不容受忠進之言亦謂讒賊小人所見害也鱣或作鱣史記鱣張連

切鱣音尋莊子庚桑楚謂弟子曰吞舟之魚楊而失水則螻蟻能苦之戰國策齊人說靖郭君曰

君不聞海大魚乎蕩而失水則螻蟻得意焉

弔魏武帝文并序

陸士衡

元康八年機始以臺郎出補著作游乎祕閣而見魏武帝遺令愴

然歎息傷懷者久之毛詩曰嘯歌傷懷客曰夫始終者萬物之大歸生死者性

命之區域家語孔子曰命者性之始也死者生之終也有始必有終矣尸子老萊子曰人生於天地之間寄也寄者同歸也是以臨喪殯而

後悲觀陳根而絕哭國語曰楚子西歎於朝藍尹臺曰吾聞君子思前世之崇替與哀

禮記曰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鄭

禮記曰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鄭

禮記曰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鄭

禮記曰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鄭

左曰宿草今乃傷心百年之際與哀無情之地意者無乃知哀之可謂陳根也

有而未識情之可無乎機答之曰夫日食由乎交分山崩起於朽壤亦云數而已矣左氏傳曰秋七月壬午朔日有蝕之公問於梓慎曰是何物也禍福何日則為災陽不克也國語曰梁山崩伯宗問然百姓怪焉者豈不以資高明之質

而不免卑濁之蔡尚書曰高明柔克居長安之勢而終嬰傾離之患故乎

夫以迴天倒日之力而不能振形骸之內穀梁傳曰沙麓崩林屬於山為麓沙山名無崩壞之道而云崩故志之也

外濟世夷難之智而受困魏闕之下魏闕王已而格乎上下者藏於區區之木尚書曰格于上下左氏傳楚靈

四表者翳乎最外爾之士尚書曰光被四表左氏傳子產曰諺曰最爾之國杜預曰最爾小貌也雄心摧於弱情

壯圖終於哀志長算屈於短日遠迹頓於促路算計謀也迹功業也思呼豈特警史之異闕景黔黎之怪積岸乎觀其所以顧命冢嗣貽

謀四子顧命已見上文爾雅曰冢大也左氏傳里克曰太子奉冢經國之略既遠隆

家之訓亦弘又云吾在軍中持法是也至於小忿怒大過失不當效也善乎達人之讜言矣善言也持姬女而指季豹以示四子曰

以蔡汝因泣下魏略曰太祖杜夫人生清王豹及高城公主四子即文帝以下四王也太

子託人自任已見上文列子相室同乎盡者無餘而得乎匹者無存言人命

則幾乎密與班固漢書哀紀述曰婉嬖董公方婉切毛詩曰綢繆東又曰吾婕妤妓

人皆著銅爵臺魏志曰建安十五年於臺堂上施八尺牀總帳鄭玄禮記注曰

朝晡上脯糒之屬漢書東方朔曰乾肉為脯方武月朝十五輒向帳作

妓汝等時時登銅雀臺望吾西陵墓田又云餘香可分與諸夫人

諸舍中無所為學作履組賣也舍中謂販妾既無所為可學作履組賣之晏子吾

春秋曰景公為履黃金之綦飾以組連以珠

歷官所得綬皆著藏中吾餘衣裘可別為一藏不能者兄弟可共
分之既而竟分焉匹者可以勿求存者可以勿違求與違不其兩
傷乎命衣裘別為一藏是匹者有求也既而竟分焉是存者有違也求為吝而虧廉違為貪而害義故曰兩傷悲夫愛有大而必失惡有
甚而必得智慧不能去其惡威力不能全其愛言愛是情之所厚故雖大而不能全其愛而必失之惡是行之所穢故雖甚而必得之故智慧不能去其惡威力不能全其愛前識所不用心而聖人罕言焉老子曰前識者道之華論語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又曰子罕言利若乃繫情
繫於外物畱曲念於閨房亦賢俊之所宜廢乎慎子曰德精微而不見是故物不累於內於是
遂憤懣而獻弔云爾白虎通曰天子崩臣子哀痛憤懣接皇漢之末緒值王途之多違
東都賦曰系唐統接漢緒答賓戲曰王途蕪穢周失其馭蔡邕釋詁曰王途壞人極也漢書元帝詔曰政令多違佇重淵以育鱗撫慶雲而
遐飛以龍喻太祖也重淵九重之淵也楊雄釋愁曰龍神龍之淵潛於慶雲而將舉史記曰若烟非烟若雲非雲郁紛紛蕭索輪囷是謂慶雲運神道以載
德乘靈風而扇威周易曰聖人以神道設教國語曰推羣雄而電擊舉勅敵其如遺左氏傳子魚曰君未知戰勅敵之人隘而不成列天贊我指八極以遠略必翦

焉而後綬淮南子曰八紘之外乃有八極也釐三才之闕典啟天地之禁闈三才已見前頭陀寺碑文范曄後漢書曰
梁太后詔曰周舉在禁闈有密靜之風舉修綱之絕紀紐大音之解微老子曰大音希聲許慎淮南掃
雲物以貞觀要萬途而來歸周易曰天地之道貞觀者也來歸歸之於己也不大
德以宏覆援日月而齊暉周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禮記曰天無私覆淮南子曰為帝異道而德覆天下楚辭曰與天地兮比壽與日月兮齊光宏普也濟元功於九有固舉世之所推史記太史公曰惟祖元功輔臣股肱毛詩彼
人事之大造夫何往而不臻左氏傳呂相曰我有大造乎西也杜預注曰造成也將覆篲於浚谷擠為山乎九天論語孔子曰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孔安國何苟理窮而性盡
豈長算之所研周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鄭玄曰言窮其義理盡悟臨川之有悲
固梁木其必顛論語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梁木已見上文當建安之二八實大命之所艱大命
命也尚書曰天監厥德用集大命雖光昭於曩載將稅駕於此年史記李斯曰當今可謂富貴極矣吾未知所稅駕也法言曰仲
尼之駕稅矣李惟降神之繇邈眇千載而遠期降神謂生聖智也千載一出故曰遠期也毛詩曰惟嶽降神桓子新
論曰夫聖人乃千載一出賢人君子所想思而不可得見者也信斯武之未喪膺靈符而在茲論語曰子畏於匡

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曹植大魏雖龍飛於文昌非

篇曰大魏膺靈符天祿方茲始春秋孔演圖曰靈符滋液以類相感

王心之所怡周易曰飛龍在天大人造也東京賦曰龍飛白憤西夏以鞠旅沂秦

川而舉旗魏志曰建安二十四年三月王自長安出斜谷劉備固險距守五月引軍還長安

秦川爰居伊陽踰鎬京而不豫臨渭濱而有疑冀翌日之云瘳彌四旬而成

災毛詩曰宅是鎬京谷賓戲曰周望兆動於渭濱尚書曰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詠歸塗以

反旆登峭澗而竭來魏志曰建安二十四年十月還洛陽東京賦曰乃反旆而迴復漢

有峭澗思玄賦曰次洛汭而大漸指六軍曰念哉魏志曰建安二十五年正月洛

迴志竭來從玄謀大漸已見上文伊君王之赫奕寔終古之所難楚辭曰長無威先天而蓋世

力盪海而拔山周易曰先天而天弗違漢書項羽歌曰力拔山兮氣蓋世厄奚險而

弗濟敵何疆而不殘每因禍以禔福亦踐危而必安難蜀父老曰遐邇

也時移切文曰禔安迄在茲而蒙昧慮噤閉而無端楚辭曰口噤閉而委軀命以待難

痛沒世而永言命論語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無四子以深念循膚體

而積歎追營魄之未離假餘息乎音翰楚辭曰我營魄而登遐老子曰抱一能

執姬女以嘔瘁指季豹而灌焉孟子曰嘔瘁而言嘔覺謂人嘔氣衝襟以

嗚咽涕垂睫而汎瀾蔡琰詩曰行路亦嗚咽桓子新論曰雅門周以琴見孟嘗君孟嘗

與決古今字同瀾涕泣闌干也違率土以靖寐戢彌天乎一棺毛詩曰率土之濱古詩曰潛寐黃

於天淮南子曰吾死也朽有一棺之土志高遠也尚書五行傳曰雲起於山彌咨宏度之峻邈壯大業之允昌周易曰富有

思居終而恤始命臨沒而肇揚穀梁傳曰先君有正援貞吝以甚渠悔雖

在我而不臧悔之行也周易曰自邑告命貞吝毛詩曰何用不臧惜內顧之纏絲恨

未命之微詳西京賦曰嗟內顧之所觀張堅與任彥昇書紆廣念於履組塵清

慮於餘香結遺情之婉變何命促而意長陳法服於帷座陪窈窕

於玉房孝經曰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毛詩曰窈宣備物於虛器發哀音於舊倡

禮記曰孔子請明器者備物而不矯感容以赴節掩零淚而薦觴家語曰子貢問

曰感容稱其服楚辭物無微而不存體無惠而不匹善而必逝言物在而人匹也

曰長太息以掩涕

家語孔子謂哀公曰君入廟而仰視榑桷俯察几筵其器皆存而不覩人君以此思哀則意可知矣
響像音影之異名魯靈光殿賦曰忽縹渺以響像孫卿子曰下和上響響之應響影之像形
應響景以隨形形聲成已翳沒影響故亦微清絃而獨奏進脯糝而誰嘗悼總必藏也鵲冠子曰景則隨形響則應聲也
帳之冥漠怨西陵之茫茫毛詩曰宅殷土茫茫登爵臺而羣悲貯美目其何望
字林曰貯長貽也博雅曰貯視也貯與貯同毛詩曰美目貯兮既晞古以遺絜信簡禮而薄塋則傷生能遵簡薄所以遺絜詩緯曰齊數好道廢義簡禮宋均曰簡猶闕也漢書劉向曰賢臣孝子亦命順意而薄塋史記曰因其俗簡其禮也
於後王言表絳輕微何所有而空遺塵誦而後王嗟大戀之所存故雖哲而不忘言情苟存乎大不能忘故覽遺籍以慷慨獻茲文而悽傷戀雖復上聖亦可嗟也

祭文

祭古冢文

并序

謝惠連

沈約宋書曰元嘉七年惠連為司徒彭城王義康法曹參軍義康修東府城墜中得古冢為之改塋使惠連為祭文雷信待成也丹陽記曰東府城西則簡文會稽王時第東則孝文帝子領揚州仍住先舍故俗稱東府

東府掘城北墜入丈餘文王道子府道子領揚州仍住先舍故俗稱東府得古冢上

無封域不用磚甃

毛詩傳曰甃甃甃也今謂之甃甃也

以木為槨中有二棺正方兩頭無和

呂氏春秋惠公說魏太子曰昔王季歷葬涇山之尾樂水樹其墓見棺之前和高誘曰棺題曰和

明器之屬材瓦銅漆有數十種

禮記曰孔子曰明器者神明之器也

多異形不可盡識刻木為人長三尺可有二十餘頭初

開見悉是人形以物棖撥之應手灰滅

說文曰棖杖也宅庚切然南人以物觸物為棖也廣雅曰撥除也補達切

上有五銖錢百餘枚

漢書曰武帝罷半兩錢行五銖錢也

水中有甘蔗節及梅李核瓜瓣

皆浮出不甚爛壞

爾雅曰瓠犀瓣說文曰瓣瓜中實也

銘誌不存世代不可

得而知也公命城者改埋於東岡祭之以豚酒既不知其名字遠

近故假為之號曰溟漠君云爾元嘉七年九月十四日司徒御屬

領直兵令史統作城錄事臨漳令亭侯朱林具豚醪之祭敬薦溟

漠君之靈黍總徒旅版築是司窮泉為壑聚壤成基一槨既啟雙

棺在茲捨畚悽愴縱鋪漣洏

左氏傳曰宋災陳番掘杜預曰畚箕籠也番音本掘居局切爾雅曰漣謂之鋪周易曰泣血漣如杜預左傳注

几筵糜腐俎豆傾低盤或梅

助也

芻靈已毀塗車既摧

禮記曰塗車芻靈自古有之也

几筵糜腐俎豆傾低盤或梅

李益或醢爾雅曰益謂之缶又曰肉謂之醢郭璞曰醢傳餘節瓜表遺犀犀已見上

追惟夫子生自何代曜質幾年潛靈幾載寡婦賦曰潛靈逸其不反為壽為夭

靈顯靈晦銘誌埋滅姓字不傳今誰子後曩誰子先功名美惡如

何蔑然百堵皆作十仞斯齊毛詩曰百堵皆興墉不可轉壘不可迴黃腸既

毀便房已積循題興念撫俑增哀漢書曰霍光薨賜便房黃腸題湊各一具蘇林曰以栢木黃心致累棺外故曰黃腸木頭皆內

射聲垂仁廣漢流渥范曄後漢書曰曹褒

也轉廣漢太守先是誰陽城南每陰常有哭聲問於府中寵使祠骸府阿掩骼格城曲

禮記曰孟春之月掩骼埋胔鄭玄曰骨枯曰骼仰羨古風為君改卜孝經曰卜其宅兆而安厝之輪移北隍窀穸東

麓說文曰城也無水曰隍音皇左氏傳楚子曰窀穸之事杜預曰窀厚也窀穸即新營棺

仍舊木鄭玄周禮注曰壙謂冢中也棺或為槨非也合葬非古周公所存禮記武子曰合葬非古自周公以來未之有也敬遵

昔義還耐雙魂禮記孔子曰魯人之制也酒以兩壺牲以特豚幽靈髮髯

飲我犧樽嗚呼哀哉魏太祖祭橋玄文曰幽靈潛翳李康獨懷賦曰幽魂髮髯忽有人形禮記曰祀周公於太廟牲用白牲尊用犧象也許宜切

祭屈原文沈約宋書曰少帝即位出延年為始平太守之郡道經汨羅潭為湘州刺史張邵作祭屈原文以致其意

顏延年

惟有宋五月日湘州刺史吳郡張邵沈約宋書曰張邵字茂宗吳郡人也恭承帝命建

旛舊楚賈誼弔屈原曰恭承嘉惠兮侯罪長沙周禮曰州里建旛鄭玄毛詩箋曰謂州長之屬陸機高祖功臣頌曰舊楚是分訪懷沙之淵得捐

佩之浦楚辭曰懷沙礫而自沈兮不忍見之蔽壅又曰捐余袂兮江中遺余佩兮澧浦弭節羅潭艤舟汨渚楚辭曰路漫漫

而高厲漢書曰烏江亭長艤船待如瀟湘南方人謂整船向岸曰艤乃遣戶曹掾某敬祭故楚三閭大夫屈君

之靈王逸楚辭序曰屈原與楚同姓任於懷王為三閭大夫蘭薰而摧玉纈則折語林曰毛伯成負其才氣常稱

比德於玉焉纈密以栗智也鄭玄曰纈緻也物忌堅芳人諱明潔堅芳即玉及蘭劉熙

日明潔鮮白珪曰若先生逢辰之缺賈誼弔屈原文曰嗟若先生獨離此咎溫風急

時飛霜急節溫風長物飛霜殺物也周書曰小暑之日溫風至京房占曰羸辛遘紛

昭懷不端羸秦姓平楚姓王逸楚辭序曰是時秦昭王使張儀譎詐懷王令絕齊交又使誘

端受業不敬此謀折儀尙貞蔑椒蘭史記曰楚懷王既絀屈平秦乃令張儀事楚秦昭王欲與懷王會欲行屈平曰秦不可信王問于蘭蘭勸王行秦因留懷王王逸楚辭序曰同列大夫上官靳尚妬害其能共譖毀之楚辭曰椒專佞以謾誦兮極又欲充夫佩緯王逸曰椒大夫子椒也楚辭曰余以蘭為可恃兮差無實而害長王逸曰蘭懷王之少弟司馬子蘭也身絕郢闕迹徧湘干詩傳曰干崖也比物荃蓀連類龍鸞韓子曰連類比物見者以為虛而無用荃蓀香草也王聲溢金石志華日月金石樂也逸楚辭序曰善鳥香草以配忠貞龍鸞鳳凰以託君子聲溢金石志華日月金石樂也

祭顏光祿文顏光祿即顏延年也

王僧達

維宋孝建三年沈約宋書曰孝建孝武年號也九月癸丑朔十九日辛未王君以山羞野酌敬祭顏君之靈嗚呼哀哉夫德以道樹禮以仁清尚書曰樹德務滋孔安國曰樹立也清明也惟君之懿早歲飛聲思玄賦曰蓋遠迹以飛聲義窮幾象文蔽班揚幾象謂周易班固揚雄也

郭璞三倉解詁曰楊音盈協韻性倅剛潔志度淵英楚辭曰體倅直以登朝光國實宋之華班固漢書述曰弱冠登朝蔡邕陳太丘碑曰紆珮金紫光國才通漢魏譽浹沙漢書茲國王治延城去長安七千四百八十里尚書曰破于服爵帝典棲志雲阿言服爵雖依帝命而棲志實在雲阿言高遠也管子曰將立朝廷者則爵服不可貴也張華勵志詩曰棲志浮雲清交素友比景共波共波猶連波以喻多氣高叔夜嚴方仲舉叔夜嵇康字也司馬彪續後漢書曰陳蕃字仲舉汝南人也出為豫章太守性嚴峻不接賓客逸翮獨翔孤風絕郭璞遊仙詩曰逸翮思拂霄廣雅曰風聲也流連酒德嘯歌琴緒漢書班伯曰式號式呼大雅所流連劉引緒也郭璞遊仙詩曰逸翮思拂霄廣雅曰風聲也遊顧移年契濶宴處何敬祖雜詩曰惆悵出遊顧毛詩曰死生契濶春風首時爰談爰賦秋露未疑歸神太素列子曰太素者質之始明發晨駕瞻廬望路毛詩曰明發不寐心悽目泣情條雲互李陵詩曰仰視浮雲馳奄忽互相踰涼陰掩軒娥月寢耀姮娥掩月故曰娥月周易歸藏曰昔月精微燈動光几牘誰炤衽長塵絲竹罷調孽悲蘭宇屑涕松嶠楚詞曰涕漸古來共盡牛山有淚晏子春秋曰景公遊於牛山北臨其國流涕曰若何而問之晏子曰使賢者常守則太公桓公有之使勇者常守則莊公有之吾君安得此泣而為流涕是曰不仁也見不仁之君一詔諛之臣一所以獨笑也

非獨昊天殲

我明懿毛詩曰彼蒼者天殲我良人以此忍哀敬陳奠饋蒼頡篇曰饋祭名也申酌長懷顧望歔

歔嗚呼哀哉

范曄後漢書曰劉陶上疏曰嗚爾長懷中篇而歎

文選卷六十

終

金陵書局
汲古閣本

